國聞周報

第十三卷　第四十八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全國新書彙刊

（第廿八週民國廿五年十二月一日）

本報前爲便利讀者購買書籍起見。曾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物分類介紹。未刊佈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贊許。唯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界所出新書。未能詳盡調查。致勞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增設新書介紹專欄。本報本服務社會。促進文化之初衷、特自六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二。在廣告欄內編刊「全國新書彙編」。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意選購。惟本報見聞有限。容有調查不週或遺漏之處。尚希各界不吝賜示。並加鑑諒爲盼。

小品，散文，雜著

兩漢散文	吳契甯	五角五分
人間雜記	陳適著	四角
采唐集（聯句）	呂佩芬編	八角
銀狐集	李廣田著	平三角精四角五分
淪亡後的東北	海　格著	二角

戲劇

娜拉	胡適等譯	三角
賽金花	夏衍著	一角五分
怒吼吧中國	羅稷南譯	三角

詩詞

運河	臧克家著	精三角五分平二角
知行詩歌集	陶行知作	一角五分
唐詩宋詞選	徐聲越	七角五分

冷熱集	任　鈞著	三角

音樂，書畫

黃石齋先生榕壇問業眞蹟	鐵琴銅劍樓藏	一元六角
簡易透視畫法	朱鈗等著	四角
高級口琴練習法	郁郁星編	三角
幼稚園音樂一百六十首	沈秉廉等	六角
惜抱軒手札（四冊）	孫陟甫收藏	一元五角
柴翁書畫集錦	清鄭珍作	三元

史地

元大都宮殿圖考	朱偰著	九角
西藏志	董之學等譯	六角
新疆之交通	譚惕吾著	三角
兩粵記遊	謝剛主著	二角
黃山遊記	李書華著	二角
房山遊記	李書華著	二角
陳亮年譜	童振福編著	五角
聖哲甘地	譚雲山	一角五分
伽利略傳	蔡賓牟譯	一角
歐洲近代史（二冊）	王繩祖著	三元二角
法國革命偉人傳	余楠秋編	三角
康居粟特考	傅勤家譯	二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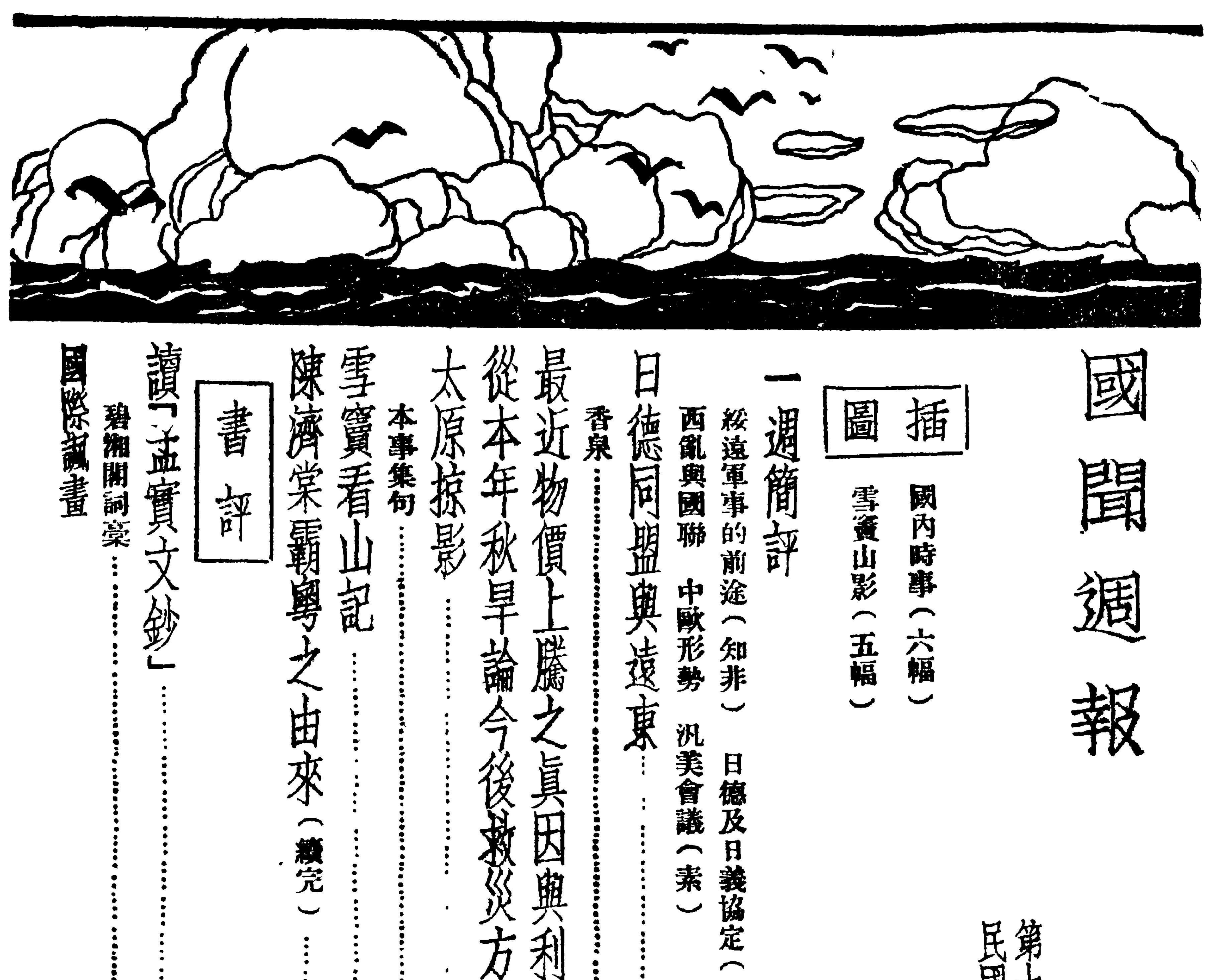
總類

四部備要書目提要（洋裝本）		甲一元四角乙一元二角丙八角

本報徵文啟事

逕啟者，本報於民國十二年出版，迄今已十三載，蒙國內外讀者歡迎訂閱，銷數日增，無任榮幸。茲定於明年第十四卷起，更擬將內容加意刷新，力求充實，以副讀者雅望。并本敝刊一向自由公開的態度，歡迎海內外　明達，惠賜　鴻文，俾光篇幅。文字題材，凡關於政治，經濟，國際，學術之論文，以及傳記，遊記，書評或文藝作品，均所歡迎。「新年號」并循例擴大篇幅，徵求佳作，酬報從豐。　惠賜「新年號」之稿件，務懇於十二月十五日以前，逕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本報編輯部收爲幸。耑此奉白，敬希海內外　同文，不吝　珠玉紛投，以增讀者興趣，無任盼禱之至。

本報編輯部謹啟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四十八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十二月七日出版



一週簡評

綏遠軍事的前途

從百靈廟到現在，（星期二）綏東綏北，暫無戰事。綏省已下大雪，異常寒冷，敗殘的匪偽，忙着守商都，最近有反攻百靈廟的企圖，尚未實現。從熱河從察北聽說續調了些偽軍，大概背景方面，還不甘心。

不過這些都不是重大問題，因為匪偽，再來也是失敗，現在綏防的鞏固，更不是攻下百靈廟以前之比了。援綏的軍隊，早已到達，陳誠將軍正在綏協同佈置着。中國的決心，對於侵犯者一定打，不管是誰。軍中士氣一致的熱烈，察北匪偽，紛紛有小股投誠，所以匪偽反攻得手的希望，絲毫沒有。

背景方面怎麼樣呢？上星期四關東軍忽然發表聲明，公然說同情內蒙軍願其成功，並且說綏事是因中國軍隊與共黨勾結而惹起的。最後說如影響滿洲，將要取有效的措置。這聲明顯然與日本政府所說不干中國內政之說，絕對矛盾。證明了內幕操縱的事實，最可駭的，是公然說與事實相反的話。在綏軍隊，都是直接負剿共責任的部隊，綏遠是防共最有効的省區，彼所謂勾結共黨之說，顯然恰與事實相反。

某些目的，有關者看法，一個是大舉侵犯的先聲，一個是對於我國將要肅清察北的威嚇。到現在止，大舉進犯之事實，尚未揭開，而中國要肅清察北，亦不會因此威嚇而中止。這裏有一點特值注意，就是，日參謀本部課長石原莞二奔走長春天津間開會，石原是該國陸軍的智囊，官小而權重，有一種消息，他去長春，是為防止擴大的。而按日本情形，似乎大舉侵華，目前還不是時機，因為內政上很複雜，而且業已感到中國決心之堅，及問題之大。

我們政府，表明了防衛一切外侮的決心，將委員長在洛陽，自然是為籌畫及指導援綏的軍事，詳細情形，外間雖不能知道，但可以這樣說：中國為緊急自衛，將不惜任何犧牲，所以根本上是防禦。今後的演進，畢竟要看日本。

南京交涉，這一週依然停頓着，因為綏亂未終，關東軍的態度又那樣叵測，事實上無從進行調整國交的外交。這種停頓的形勢，恐怕還要繼續一個時期。

讀者還要注意一點，從一種意義上說，中國比日本形勢好，中國軍心一致，守紀律，待命令，有完全的統制。日本內部，恐怕不及。我們要保住這個優點，沈着應付，一定能突破這個重大難關。（知非）

日德及日義協定

世界大局在加急演進着，貯蓄將來的變化。

這一週有兩個以日本為中心的國際協定成立——日德協

定及日義協定。日德協定是上月二十五日在柏林簽字的，日義協定則定於本月二日公表。

日德協定及其附屬議定書，就文字上看，是共同防共，存精神上簡直可以解釋成廣泛的軍事同盟。據傳日德協定除公開部分外，尚有秘密協欵；事實推斷，很有可能。

東亞西歐兩大國成立了這樣協定，將使歐亞局面牽混在一起，性質當然是重大的，在目前尤其促成法西斯，布爾什維克及民主主義各大集團的尖銳對立。

我們猜想日德協定是由日本主動的。她大概有一個劃時期的大計劃，在這個時期中，需要得到德國的物質的及技術的援助；當然德國也可以從日本手裏得到滿洲的幾種特殊物產。

日德協定對於我們中國的影響當然很大；不過我們要堅守自力更生的立塲，不同別國共利害，而對於中國共產黨問題認定完全是國內事情，不容外人干涉，對於國際的「共」我們當然也不去干涉。

日義協定的內容，是日本承認義大利併吞亞比西尼亞，義大利事實上承認「滿洲國」，此外還有商業條欵。這個協定在國際分野上與日德協定有同樣意義，而義大利竟違背自己在國聯席上投過票的信約，事實上承認了僞國，太傷中義間的一貫的友誼了。

蘇俄已作示威的吶喊，法國也在主動醞釀英法比三國的軍事同盟：這些反響自然也將相對的貯蓄世界大局的將來變化。

（草人）

西亂與國聯

本週西戰，馬德里政府軍重占優勢，西京人民已大批遷出，政府與國民兩軍日內或將有大接觸。

德義承認西班牙非法政府後，西政府籲請國聯行政院開會，討論德義干涉西國內戰事件。英國等對此舉，不甚關心，預料會議亦難獲任何結果，恐反將引起國聯與義國正面的衝突。

現時的西亂，未發生嚴重的國際影響，全仰賴英法兩國能嚴守中立。倘使戰事再惡化下去，引起旁的枝節，那末國際影響恐難保不嚴重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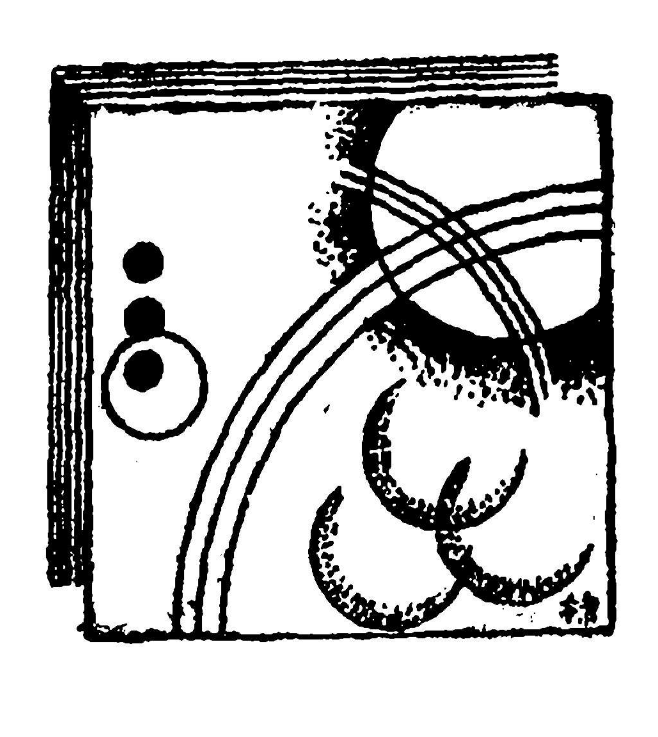
中歐形勢

在日德與日義協定的高潮中，德義兩國在中歐的活動，特別可以注意。現在兩國雖有相互的諒解，但另一方面，頗有分道揚鑣的趨勢。大體上說，目前德奧關係，爲奧揆道爾夫斯被害以來，一向未有的好轉。而匈國自總理貢布斯死後，則頗有遠德親義的傾向。本週匈攝政霍才的訪義，更增進了義匈的友誼。從這種動盪關係中，很可以看出所謂法西斯集團結合的程度。

汎美會議

汎美會議十二月一日在阿根廷京城舉行。美總統羅斯福和國務卿赫爾親自蒞會，加重了一般對於該會的注意。美國自前胡佛總統赴南美巡遊後，與拉丁國家的關係，漸見好轉。羅斯福新近膺選連任，又有南美之行，當然可以增進美洲國際間友好和經濟的關係。羅斯福氏在第一任內，着重內政問題，所以他這次在國際的首次周旋，頗值得注意。

（素）



日德同盟與遠東

儲玉坤

(一)引言

自蘇聯社會革命成功，以蘇維埃政體的姿態出現於動亂的世界之後，一般政論家就憂慮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或資本主義的國家之戰爭。當時聯合進攻蘇聯的呼聲也很高漲，幸賴蘇聯採取和平外交政策，放棄其領導世界革命的企圖，而埋頭於國內物質經濟的建設，第一次五年計畫於四年內完成，使資本主義的國家對蘇聯不得不以另眼看待，不但與資本主義的國家一一恢復了邦交，而且李維諾夫在萬國代表熱烈的鼓掌聲中，踏入了反蘇聯的大本營國際聯盟；由是這種戰爭的杞憂或惶慮，竟逐漸消失於無形。

但是到了危機日深的一九三六年，由國內階級對立的形態，演化為國際間法西斯陣線或反法西斯陣線兩大壁壘的對峙，由西班牙內亂而引起的國際干涉，使這種對峙的形勢，格外顯明，像一條鴻溝把國際劃分為兩邊，涇清楚楚；尤其自德與協定簽訂後，法西斯的集團益加強固，使跋扈飛揚的希特勒，更可為所欲為了。所以在德國更明目張胆地樹立起反蘇聯的旗幟。同時在遠東方面，自九一八以後，日本建築大陸帝國的野心，已曝露無遺，她要一口獨吞了中國，因此在遠東鼎足而立的蘇聯，便成了她的眼中釘，同時她還想藉進攻蘇聯，討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的歡心，以掩飾其侵略中國的罪惡，所以那時「日俄必戰論」的呼聲，確曾喧騰一時。可是目前的蘇聯，無論在軍事的經濟的國防上，和過去均不能同日而語，單單一個日本，決非蘇聯之敵。因此日俄關係才在表面上日漸緩和下去；可是日本憎恨蘇聯和恐懼蘇聯的心理，却並不因此而消滅；只有能找到與國，就要樹起反蘇聯的旗幟，所以以西方反蘇聯先鋒自居的德國，與以反蘇聯十字軍自任的日本，隨時有[illegible]反蘇聯同盟的可能。日德同盟

的傳說已久，表面上撲朔迷離，但事至今日，早已是千真萬確的事情了。日德反共協定的簽訂雖爲烟幕的又一種，但由此更可証明日德同盟確已成立。

（二）日德同盟的萌芽

日德同盟最初傳出，是在一九三五年的春天，巴黎晚報(Paris-soir)刊登日德訂立密約的消息，謂德國承認日本在西伯利亞貝加爾湖以東的權益，而日本承認德國在烏克蘭的權益，以此爲交換條件而後兩國在政治上軍事上技術上切實合作。不久英國工黨機關報每日新聞(Daily Herald)又傳出日德簽訂秘密協定，謂德國允許購買日本大豆一百萬噸，而日本則向德購買炸藥飛機軍用化學物品。日德同盟與遠東政局最有關係，我國駐德使舘職員童德乾氏也曾向各方面試探消息，據其報告曰：『民國二十四年正月間，余曾與某國外交當局談及德日同盟問題，彼稱兩國同盟談判，正在積極進行；旋復與駐與外交團有關之同僚討論斯事，咸謂屬實，但尚未簽字耳。德某外交家曾坦白向余宣稱，德居法俄同盟夾攻之間，捨聯日外，無他良策。嗣恐失言，再三聲明德日之間，迄今無合作明文存在云云。』（童德乾著日德同盟及影響載於外交評論六卷五期）不過世界各國都抱將信將疑的態度，日德同盟的消息便沉寂[redacted]了。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的十二月三十日莫斯科塔斯電訊社却又電傳：『倫敦政界對於日德雙方在柏林談判締結軍事互助協定的事件，仍極注意。談判的內容，逐漸曝露，共有兩種條約：一爲軍事密約，一爲對付共產主義的國際性的公開協定，其動機完全出諸於希忒拉。希氏並曾明白告知日本，根據過去的經驗，日德既要訂立軍事協定，就難於保守秘密，同時報紙如有刊載關於這個協定的消息，也不便完全否認。但是這種消息，最足以加强日本在遠東的地位，必使英國忿怒，因此希忒拉爲避免招英國的不滿及遮掩耳目計，便建議於日德締結軍事同盟之外，又公開締結一反共的國際協定。據希氏的意思，以爲如此，便不致引起任何一國的不滿，且能獲得英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同情。』到了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美聯社也發出了一個倫敦電訊謂：『根據英國的一個非正式而十分可靠方面的消息，日德的軍事密約，在一月四日以前，已經過初步的簽字，內容包括十六條，目的在對付蘇聯，同時規定兩國中任何一方與蘇聯開戰，他方應實行軍事上的合作，若遇一般的戰爭發生時，雙方保持着友誼的中立。』一月三十一日巴黎哈瓦斯通訊社也電稱：『德日同盟之說，傳來已久；頃據事業報外交記者宣稱：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曾於本月四

相與日本廣田外相簽訂友好條約，其中也包括軍事防禦協定的因素。該記者又稱：此項條約的詳細節目，不久便可揭露。該報又稱波蘭外部長柏克日前在日內瓦出席國聯行政院會議後返波時，曾在柏林勾留幾天，並與德國航空部長戈林有所商談，戈林對柏克曾說：德國因欲維持該國在遠東所處的地位，不得不與日本接近。』三月十五日華盛頓電稱：『據各方面的消息，知有日本軍人多名，現在柏林與德國最高軍事當局磋商法蘇依據法蘇互助條約合作對德作戰時，德日互相策應以制蘇聯的辦法。所以此間觀察，皆以為戰爭如不幸而爆發，蘇聯必有東西受敵的憂慮。』四月三十日華聯社東京電也說：『日德同盟已經實現，盟約訂成的時候，係在我國國府德顧問恩息德將軍返國之後。該約要點，規定日本一旦被蘇聯進攻時，德國應以實力援助日本。』

每逢日德同盟的消息傳出，日本政府終循例否認一次，但是事實勝於雄辯，蘇聯也早已知道日德同盟終有成立的一天，一九三五年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V. M. Molotov）在對中央執行委員的報告書中，也已提及日德間已有一種協定的存在。蘇聯政府預料到她的遠東及歐西兩邊，將來必有同時被攻的危機，所以在東烏拉爾（The East Ural）叢山之中，已經建立了規模宏大的獨立海陸軍的根据，以防將來的萬一。在歐洲多事的今日，日德同盟的傳說，漸為一般外交家所忘記。及至最近，美國巴爾的摩的太陽報記者派特森（Mr Patterson）倦遊東京歸去，到上海又發表了一個關於日德同盟的消息，他說：『德日兩國已在兩星期前締訂了一種同盟條約，共同對付蘇俄。』派氏並舉出種種事實來證明德日已締訂了同盟條約，並謂不久即將由廣田首相與有田外相提交樞密院，大約在下月二十四日議會開幕以前，將有聲明發表。同時在倫敦也有懷德爵士(Sir Frederick Whyte)作國際問題的廣播演說，据上海字林西報(North-China-Daily News）十一月十八日刊載其演說內容，略謂：『希忒拉廢棄凡爾賽條約與日德同盟也有相當的關係。不過日德關係謂有相當的接近則可，若謂一定會正式結為同盟，還不敢令人遽信。因為希忒拉一向主張和英國要保持友好的關係，所以他不願意允許日本什麼特權，深怕引起英國的懷疑，認為那是對她的一種威脅。即使德日同盟果真有實現，當然也要以避免接直反對英國海上交通為原則，她的範圍大約以從歐洲起，迄亞洲的太平洋沿岸止，而造成一個陸地大集團為限。這次希忒拉收回阿爾比（The Elbe）及奧達（The Oder）兩條國際水道的管理權，對於遠東方面也不無影響……日德同盟不僅在反對共產黨，對於蘇聯也抱着同樣的態度，譬如英

國政府是反共產黨的，但是却不能就說她是反蘇聯的。所以從歐亞各方面的消息綜合起來，便知道歐洲各國又將有一個新的問題發生了。』（North-China Daily News Shanghai November 18. 1936 P. 9 and P.16）派氏的消息傳出後，日本由外務省發言人授意同盟社否認，但是柏林僅否認日德軍事同盟，而宣稱日德兩國對於共產主義利害相同，這種條約只能稱為反共同盟，而非反蘇聯同盟，而將於不久的將來德日發一共同宣言。（十一月十七日國民電）英國倫敦泰晤士報也刊載英外相艾頓與日本駐英大使吉田會見，探詢日德協定的真相。英國官場的意見表示日德協定確有其事，並信其內容有二：（一）德國以軍火及製造軍火的機械，交換日本的商品；（二）另有一種政治性質的協定，除兩國發表聯合防共的宣言而外，不致另有條約締結。（十一月十八日路透電）同時泰晤士報對於日德諒解事，作一明決的批評，略謂：「外傳日德同盟已正式發表，為一種純粹防禦的性質，但目下蘇聯的志願，確在保全世界和平，蘇聯曾向日本提出不侵略公約的建議，而竟為日本所拒絕。……蘇聯的修戰備，尚不能以侵略視之。……日蘇關係近來已趨和緩，而此次與德國締結新約，又將引起日蘇的衝突，自此蘇聯西部邊境將為戰雲所籠罩了。……其實日德同盟的締結，在日本自身行動將失自由，顯為得不償的舉動。日本更要因此而喪失英國的好感。』（十一月十八日路透電）不過當日德同盟的消息傳到蘇聯與義大利去後，所引起當局的反響，証明德日同盟的傳說決非漫無根據。在蘇聯方面，據莫斯科路透社宣稱，據塔斯社所發表的可靠消息，謂蘇聯駐東京大使已由日外相有田口中探知日本正從事與某强國締結防共同盟的談判，但有田否認締結以蘇聯為對象的協定，同時日外相又宣稱，日本現時正與第三國談判，對於日蘇關係無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塔斯社又稱，據可靠來源，已知第三國決為德國無疑，並謂對付蘇聯的協定已在東京舉行草簽，表面上雖以互相防共為目的，但實際上係為日德兩國另一種秘密條約的烟幕，簽字國一方或雙方與第三國發生戰爭時，彼此採取一致的行動。不過當莫斯科接得日德同盟的消息後，並不引以為驚異，因為自希忒拉執政以來，蘇聯即深信日德兩國之間，必有此諒解存在，去年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在其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正式報告書中，已提及日德間已有一種協定存在。但當日德同盟的消息傳到義大利去之後，義報却一致讚許，尤其是義大利政府的機關報義大利日報(Giornale d, Italia)也刊載一消息略謂：「此項反共陣線，乃係義德兩國前在柏林談話時所樹立；後來義奧甸在維也納會議中，又將奧甸拉入反

共陣線，現在日本也參加其間，則反共陣線已推及遠東了。因為第三國際在一九三五年七月間舉行大會，議決進行的工作，無異於向法西斯主義國家公開宣戰，義德日三國的防共協定，乃是反對共產主義的防衛行動，其目的在於保障世界文化及各國精神上物質上的健全，也就是蘇聯共產黨所採取的侵略政策的必然結果。』同時該報編輯格達(Virginio Gayda)也撰一短評，謂：『義德日三國的團結，對共產主義作廣大的奮鬥，實由蘇聯共產黨處心積慮企圖反法西斯幫所致。今日公布的日德協定實為防禦共黨的一環。』就上述各國的電訊及報載，就可知道日德同盟的進行，確有其事，雖然日本一再否認，日本無意牽入歐洲政治漩渦，不願締結以對付某一指定國家為目的的條約。但是蘇聯表示仍不滿日本的解釋，由蘇聯駐日大使優里湼夫(Constantin Yureneff)訪問日外相有田，通知：『蘇聯政府認為有田於十一月十六日關於德日協定性質的解釋，不能滿意；蘇聯政府以為德政府需要日本的警察援助，日政府也需要德國的警察援助，以鎮壓各該國內的共產黨勢力；而締結國際協定，這種理由實難令人相信。所以這種反共協定當不過為另一日德協定的煙幕彈，而且該協定秘而不宣，究其目的當在共同對第三國，無疑的這種協定將妨害及日蘇的邦交非常嚴重。』德國海通社東方經理符厚斯也作長篇論文否認日德軍事同盟，謂德既重視對華友誼，對俄作戰又得不償失，故無與日締結同盟的必要，不過共同防赤則又當別論。擬與日本締結文化協定，以防止第三國際的威脅。因此種種原因，而各方對日德關係的注意大為增加；撲朔迷離的日德同盟蓋成為今日國際問題之核心。

(三)日德同盟的必然性

凡稍留心國際形勢演變的人，都會知道日德同盟成立的必然性，存在於日德兩國不滿現狀和反蘇聯的共同立場上。唯其如此，日德關係的接近由來已久，以致有今日日德同盟的傳出。茲將德日的反蘇聯政策以及近幾年來的日德關係，分述如下，以供讀者的參考，明乎此，對於這個時局之謎也就可以看穿其內幕了。

向東發展雖然是德國的傳統政策，但是在過去俾斯麥(Bismark)與史德萊斯曼(Stresemann)執政時，深知俄國的好感不可失，而欲力求德俄邦交的和睦。可是威廉第二(Williem II)與希忒拉却認為西歐無發展的餘地，而視蘇俄為其在歐的天然的殖民地；尤其是在黑海之濱的烏克蘭及波羅的海(The Baltic)區域；俾史二氏藉聯俄而獲得外交的勝利，已成為永垂不朽的功績；威廉第二因反俄而在歐戰中慘

敗，也是鐵一般的事實。現在希忒拉是否要重演威廉第二故事？在未分曉的今日，確是值得注意而饒於興味的問題。希氏在其我的奮鬥（Mein Kampf. My Battle）一書中，早已指示他的壯志與宏願，他要南下實現德奧合併（Anschluss）的計劃，並要東進征服烏克蘭奪取波羅的海諸國的領導權，以建立一龐大的第三帝國（The Thisd Reich）。所以自一九三三年希忒拉上台後，德蘇關係就遭到了厄運。希氏熟知羣衆心理，所以德國處處以强硬的態度對付國際，要求軍備平等不得要領，便退出日內瓦，與軍縮會議及國聯脫離關係，並且片面撕毀凡爾賽和約和羅迦諾公約，先行重整軍備，而後進軍萊因非武裝地域，至最近更收回阿爾比與奧達兩條國際水道的管理權，當然要惹起國際間惡劣的反響；希忒拉便毛遂自薦，以西方反蘇聯的先鋒自居，積極作反共反蘇聯的活動，以討資本主義的國家的歡心，企圖轉移資本主義國家的目標，而掩飾其在國際舞台上叱吒風雲的暴行。尤其是近年德蘇兩國的領袖的互相責罵，更加深了兩國邦交的惡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中，蘇聯召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報告蘇聯的外交政策，對於德國表示憂慮。他說：『老實說，蘇聯政府極願和德國樹立良好的關係，不過這種政策的實現，不能全靠蘇聯，而要看德國政府的態度。現今德政府所採行的外交政策，我曾在蘇維埃第七次大會中，引用希氏的我的奮鬥一書的話，希特勒率直地說有奪取領土之必要，同時希氏又說：「我之所謂歐洲新國，乃指俄羅斯及邊境各屬國而言。」：：世人無不知道德國法西斯國家，不僅從事於侵略計畫，且擬於最近的將來促其實現：：：：雖然如此，果真向我們進攻，我紅軍必將迎頭痛擊，以重新斬斷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企圖。』九月間蘇聯紅軍在德國反俄空氣中大演習，國防委員伏羅希洛夫（Vorosh-ilov）向紅軍及羣衆演說：『我可以對烏克蘭全體勞動者保証，無論何時，我們的敵人來進攻，紅軍必能以全力抵禦。：：：但我更有一大願望，就是當敵人進攻烏克蘭或白俄羅斯或蘇聯任何地方，我們不但不可任敵人入我祖國境內一步，而務須於其從來的地方戰敗他們』。並警告蘇聯內外的仇敵，史太林政府已準備戰爭，在西方邊境沿線，已建築了類似法國馬奇諾（Maginot）防線的地底砲台，以準備長期抵抗，這是蘇聯政府對德强硬的雄姿。我們再回顧一下德國的反蘇聯政策，我們從國社黨要人希忒拉，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戈林（W. Goering）等的演說中早已聽够了，尤其是今年九月國社黨在紐倫堡（Nuremburg）舉行的第八次當年大會中，充滿了反蘇聯的吼聲，無異於一個反蘇聯的十字軍大會

，以「布爾希維克主義為世界第一公敵」作標語與口號，希忒拉攻擊共產主義幾至體無完膚，並表示德國對蘇聯抱絕對的不妥協的精神，他說：『我們僅有一種願望，就是維護世界的和平；我們已知戰爭的罪惡，故極願與圍繞德國的四週各國人民攜手合作，共同從事維持和平的工作；但惟有一事我們必須明瞭的，就是德國永無傾向布爾希維克主義的一日。』德國不但自己積極進行反蘇聯運動，並在積極找尋伴侶。今年十月下旬意外長往訪柏林，舉行德義談話，已使義國重新開始其反共工作，而在歐洲結成反共同盟；十一月初義奧匈三國又在維也納開會，因為義大利的拉攏，奧匈也加入了反共的共同陣線。那麼德蘇戰爭是否可以避免呢？據紐約時報駐蘇聯記者杜蘭泰氏（Walter Duranty）在十月二十五日發表德蘇關係的檢討一文，他承認和平的前途頗難樂觀，因為德國現正從事於龐大的擴軍運動，這軍備斷不能擱置不用的，而且德國現在把全國的工業與勞力，全用於備戰的一途，故戰爭的爆發頗有可能。不過尚有時間的因素，德國在戰爭工業上雖已準備就緒，但是軍事領袖還希望再有一二年去訓練軍隊與充實國力。（譯文見十一月十九二十兩日上海大公報）

但是反蘇聯十字軍如果單從東歐方面去進攻蘇聯，却不易致蘇聯的死命，因不僅蘇聯西方邊境的防禦鞏固，且有法蘇互助協定為其有力的保障，因此他們便想到遠東來聯合日本，共同去夾攻蘇聯，使蘇聯東西受敵不易應付。而恰好日本也正如德國一樣，早已以反蘇聯急先鋒自居。她的用心是很顯然的，日本素有實行其大陸政策的野心，在田中奏摺中早已曝露無餘，他們要滅亡整個的中國，並要吞併亞洲的俄領，以建立一龐大的大陸帝國。九一八的瀋陽事變，就是積極侵略中國的前奏，同時也就是進攻蘇聯的開始。那時蘇聯的第一次五年計劃尚未完成，西伯利亞的防禦工程，也非常單薄，在日本國內的「日蘇必戰論」高唱入雲，其作用一方面欲藉此以掩護其武裝侵略中國的軍事行動，而轉變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態度，挽回日本的外交陷於孤立無援的困境；另一面日本確有趁蘇聯埋頭建設國力未充的時候進攻蘇聯的企圖。表現於事實的有強佔中東鐵路，時時對蘇聯挑釁，拒絕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提議。但蘇聯以其和平主義，在外交上處處獲得勝利，國際地位也日益增高，使日本不得不有所戒懼，同時蘇聯又無意於與日本作戰，因此日俄關係便逐漸和緩起來，但到了今日，蘇聯國力，西方的軍力，已非昔日可比，對日態度也漸趨強硬，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的蘇蒙互助協定就是對日侵略蒙古的一種警告，由是日蘇關係

又臻於極度的緊張，而日本在日蘇戰爭的戰略上，有不得不招致與國的必要，對中國一再要求締結共同防共協定。現在在歐洲既有志同道合的反共同志，當然樂於締結盟約，以共同對付蘇聯。所以日德在其二國反蘇聯的共同立場上，頗有成立同盟條約的可能性。

其次從日德兩國過去的邦交觀察，也大有締結反蘇聯同盟的可能性。因為在地理上日德兩國隔離得很遠，彼此間的利害關係很少有發生衝突的地方，就是在前次歐洲大戰之中，日本雖站在協約國陣地上作戰，但僅在中國裝腔作勢的對德宣戰，而沒有發生日德間的正面衝突。歐戰後日德又同為不滿意現狀(Status Quo)的國家，要求軍備平等，常引為同調，又是同為退出國際聯盟的國家。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倫敦泰晤士報曾有下面一段的記載說明日德兩國的外交活動：『近來德國對於日本的外交活動或遠東情勢的發展，非常注意。日蘇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更為德國最感興味的問題。我們暫且不論德國要求日本締結同盟的用意如何？就過去半月中日德兩國間的所謂「文化的接觸」，而論日本對國聯的態度，與其所表現的強硬政策，均為國社黨統治下的德國所同情的。』同年二月三日哈瓦斯電稱：『柏林日本學會新任總幹事村田教授對西萊齊斯報發表談話云：日德兩國文化頗多相同之處，日本學會即以發展兩國文化關係為宗旨，今後當先討論日德兩國的法律之起源，然後進而研究日德的藝術或文學。』無疑的，日本學會決不至僅僅負有文化的使命。同時這也是世所週知的事實，就是德國常派軍官到日本軍隊去充當教練，此外從德國在「偽滿」的經濟活動一點上觀察，也可推測出日德間正在進行其政治經濟軍事勾結。德國遠東經濟考察團是在一九三五年的初冬到日本的，在東京曾與日本朝野商議互相促進商業提攜的辦法多種，據說接洽的結果頗為圓滿，於是便興高采烈的到東三省各地去考察經濟狀況，後來折回日本。與日方交換條件，決定東三省大豆與德國機械互惠原則三項：(一)偽滿每年向德國購買三千萬元的機械之類；(二)德國每年向偽滿購買一億元的大豆及其他豆製品；(三)德與偽滿間所欲設立的短期信用，現時尚屬困難。並與偽滿進行通商條約的締訂。至今年四月三十日，德偽通商協定由「偽滿」駐日代表謝介石與德經濟考察團長克樸博士在東京簽了字。該協定宣稱：『德國匯兌管理局與「滿洲國」政府，由德國遠東經濟考察團的斡旋之下，訂立德「滿」貿易合同；其宗旨在對德「滿」貿易予雙方以種種便利，以期增進通商關係。本協定於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起實行，有效期間為一年。四月一日德駐華大使陶德曼返國，

過新加坡發表談話，謂德元首希忒拉要求恢復德國舊有的殖民地，但不希望收回現在日本代管下的太平洋各島。並說明德偽通商協定的內容：『該協定規定「滿洲國」得自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起的十二個月以內，以值日金一萬萬元的產品，運入德國；而德國則以外幣付此貨價的四分之三，其餘四分之一則以馬克付之。「滿洲國」得以此項馬克付德國運入「滿洲國」的物價，如德國匯兌地位不能使外匯處籌得外幣日金七千五百萬元時，則「滿洲國」輸德產品可以減少至六千五百萬元。此項協定如要繼續有效，其談判當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以前開始。』由此更可知日德同盟締結的必然性了。

（四）德日反共協定的簽訂

居然不出於一般所料，日德反共協定在柏林由德代表駐英大使里賓特羅浦（Herr Von Ribbontrop）與日本駐德大使武者小路公然簽字了。據二十五日國民海通社電傳，該協定的內容：『此間今日發表德日協定原文如下：德政府與日本帝國政府觀乎共產黨第三國際之目的，在分離國際間的關係，而企使國際歸順於第三國際；同時又深覺容忍共產黨第三國際干涉各國內政，不僅使各國內政和平及社會福利受絕大的威脅，就是世界和平也因此受到威脅，因此兩國政府為自衛起見，共同合作反抗共產黨破壞的行動，協定下列條文：（一）訂約國互相通知共產黨第三國際的活動及互相諮詢必需防衛策略及密切合作實施之實行；（二）訂約國將共同邀請國內治安受共黨第三國際破壞的國家實施自衛策略或加入此協定；（三）此協定的德日文本均認為原本；此協定自簽字日起發生效力，以五年為期；在此協定期滿以前，在相當時候訂約國將關於兩國合作方法有所諒解。（上海申報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德日協定附議定書，兩國代表業已同意的三點如次：（一）關於交換有關共產國際活動之情報及通知防禦共產國際的辦法，兩締約國負責當局將密切合作；（二）依據現行法律，兩締約國負責當局將採取嚴厲措置，以對付直接或間接在國內或國外為共產國際效勞或促進陰謀活動之份子；（三）由兩締約國負責當局組織一常設委員會並在該委員會內，討論一切進行方式及反抗共產國際陰謀活動之種種辦法。（上海申報十一月二十六日）日德同時發表申明，日外務省謂：『所謂第三國際自創立以來，予世界和平以

絕大的威脅。』『日本帝國政府為擁護萬古不變的國體，確保國家的安全，進而維持東亞的永遠和平，對於從來共產主義的活動，堅持明確的方針，現因鑒於第三國際威脅之增大，被逼而講求更嚴重的防衛措置，然第三國際之組織及活動，因係國際的反對抗計，必須有待於國際協定。』（上海大公報十一月二十六日）德國也由外交部情報局長波蒂徹發表申明，則謂：『協定原文至為明瞭，無須加以解釋，其目標乃在拯救歐洲的文化。』

此協定發表後傳到各國，無不以為這是日德同盟的一種烟幕彈，欲以一手遮掩天下的耳目。英倫巴黎各報即表詫異與疑慮的態度，莫斯科新聞報撰述社論，揭破日德反共反蘇聯的野心。僅隔了一天，倫敦晚正報（Stantard Evening Post）外交記者又發現了日德協定秘密議定書。其內容有二：（一）將荷屬東印度羣島畫分為德日兩國經濟勢力範圍；（二）解決戰前德國在太平洋各島屬之問題，關於第一項規定，以爪哇海，班達海，亞拉佛拉海作為界線，分劃德日兩國之經濟的勢力範圍。換言之，即以荷屬東印度的婆羅洲與西里伯兩島，作為日本勢力範圍；而以蘇門答臘與爪哇兩島作為德國的勢力範圍；關於第二項，聞德國聲明對於戰前太平洋所屬馬利亞諸，加羅林，馬夏爾各羣島，放棄一切權利。（南京中央日報十一月二十七日）據十一月二十八日大公報南京專電，亦稱：「德日協定除公布之件外，確另有秘密附件，惟不確悉其內容。」

由此更可知道日德協定的性質了。美國雖素以中立政策為其傳統的外交政策，代理國務卿穆爾（Walton Moore）也不得不說美國對於日德反共協定將以學者的眼光加以注意及研究了。

日德同盟既已成立，它對於遠東的政局將有如何的影響，無疑的，是我們急待解決的，因為這有關於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前途。茲將日德同盟與遠東政局的關係，略述如次。

（五）日德同盟與遠東政局

客觀的看，日德的締結同盟，對於日德也各有利弊。先言德國：第一日德同盟有礙中德邦交，誠如德國海通社東方經理符厚斯所說：『德國正向中國發展巨大市場，而於尚未完全成就之際，斷不至貿然有此狂悖的行動，以自絕其前途

。中國的興起，能使德國同臻於繁榮的境地，因為中國的購買力日趨高漲，能使德國工人有工作可做；德國大工業需要中國的原料；中國的工業也需要德國的機器，德國為什麼要把這攸關生存的中德友誼自行摧毀呢？德國在太平洋所採取的政策是以和平為基調的，因為商業需要和平，而生存需要商業；我們既需要生存與商業，就得保存和平。凡足以使德國商業陷於危險的境地事件，德國自然不願參加其間。」第二，德國的實力現時尚未充實，固不敢貿然冒險向蘇聯挑戰；而且德國雖垂涎「歐洲的穀倉」烏克蘭，但是出征烏克蘭必先侵入波蘭或奧匈，而波蘭已與法國同盟，並於最近外長往訪英倫，獲得了英國的保証，而合併奧國又為義大利所不許。所以德國正式進攻蘇聯尚有所待，如於今日締結日德同盟，更能引起歐洲反德集團的形成，以法蘇互助公約為經緯，擴大其反德陣線。第三，日德同盟不但要引起英國對德的反響，且有促進英蘇協調的更進一步。懷德(White)說：「希忒拉一向主張對英國保持友好的關係，所以希氏決不會允許日本什麼特權，恐惹引英國的忿怒，認為那是對她所加的一種威脅。」日德同盟足以使歐亞的國際關係益臻於息息相關，而歐亞各埋藏着一個爆炸的火藥庫，現在日德同盟，就無異於把這兩個火藥庫聯繫起來，只要有一個爆炸，他一個便立刻爆炸起來；所以，無疑的日德同盟的成立，要給世界和平更重大的打擊，當為英國所不贊成；而且英國在遠東的經濟利益，更受一重絕大的威脅，則其帝國安全與繁榮，又將如何維持呢？因此英國不得不出來，力謀英法蘇美以及小協約諸國協力合作，不論在歐洲或在遠東，都要站在共同的立場上來反德反日，以維護其帝國的繁榮與安全。

就是從日本方面觀察，日德同盟對於她也有不利的地方，日本著名的國際問題批評家米田實曾在日本評論十二月號發表論文，反對日德同盟，所依据的理由有三：（一）反共雖為日德兩國的共同目標，但是兩國之間的距離過遠，同時兩國的實際利益也完全不同。日本對於歐洲問題自此不過問為宜。如因同盟關係，而將日本捲入多事的漩渦之中，在日本則得不償失；（二）德國的目的在吞併烏克蘭，如日本與德締盟，該方面苟有戰事發生，則日本不得不履行條約，參加戰鬥；但對於日本則無利益之可言；（三）德蘇爭執既為不可避免的事，德蘇開戰，日本自必參加，故日本無與德國

締結同盟的必要。英國泰晤士報也說日德同盟使日本本身的行動，喪失自由，結果必致得不喪失，此外吾人尚須注意的，就是日英關係亦將因此引起變化。

最後論及日德同盟對於遠東政局的影響。近年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先佔領我國東北四省，進而覬覦我華北，日本在國際間總是宣傳說他們的行動是為了防止蘇聯勢力在中國的發展，而以東方及蘇聯急先鋒自任藉以博得歐美各國的同情，而掩護其侵略中國的一切暴行，同時東京也曾一再壓迫我國與日本締訂防共協定，企圖驅使我們去做他們反蘇聯的犧牲者。所以日德同盟成立之後，日本必加緊其對華侵略。因此我國站在十字路口，陷於無所適從的絕境。

但由近年來歐洲政局變動的昭示，卻給我們以無限的希望與光明，德波合作乃法蘇互助公約的所以締訂，日德同盟也可以說為法蘇互助公約所促成，但是日德締結同盟難道在遠東就不能促成英法蘇美的合作了嗎？中國民族已站在時代的尖端，只有從死裏求生，從戰爭中求和平。我們雖然主張自力更生，但在某種場合，必須運用智力，以外交為手段，藉國際的合力，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日德同盟後的遠東，必為日本稱霸的時代，中國在其蹂躪之下，英法蘇美也在其威脅之下。所謂國際的合作，本來只問利害，和國內的政體或主義是無主要關係的。總之，日德同盟之成立，便是遠東大戰開始之預兆；中國不是屈服在日本壓迫之下，為其驅使進攻蘇聯的犧牲者；便是英勇地樹起民族解放的旗幟，利用國際關係的演變，作最後的掙扎，從腥風血雨裏殺出一條民族的生路。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

香泉

規庵近作

客從滑臺來。為誦香泉美。地僻名莫彰。抱寂同角綺。瀠洄遊淇奧。瑟彼清流水。今古竹萬個。猗猗衛風旨。穰英豪衆阜。綷羽戲中沚。地介廉讓間。士貌嚴石裏。山岷楪且饒。萬箱盈於耜。尺咫百門泉。旌輿任塡委。金碧恩曾阿。譬鑿混沌死。息壤若可期。西笑情何已。廿年竊幽冀。氛慝日紛詭。彌鍾殫事人。景焰孰厭弭。共圍鬼瞰室。洹舍葵生屍。曰歸卻迷陽。孤懷坐淪否。剪荷益編蓬。遠諸斛茲始。罔求一壑專。聊欲托栖止。



最近物價上騰之真因與利害

魏友棐

一 幣制改革後的物價新現象

孔財長在十一月初公布了二十三年會計年度的財政報告裏，關於幣制改革後的匯價與物價問題，有下列一段話：「幣制改革，目前可謂已達成功期望，國內外輿論亦咸表贊許。上海物價指數在二十四年七月爲九〇•五，至二十五年六月增高至一〇六•一，俱見通貨緊縮之象已被制止，而匯價之穩定，更爲從前所未有，國家經濟及普通商業均受益匪淺。」事實上幣制改革以前，頗有許多學者批評我國經濟困難的主要癥結，在乎銀價上漲以後，對外爲外匯高漲，因而影響對內物價的慘跌。所以幣制改革以後，一方面求外匯的穩定，一方面求物價的合理地上昇，以期恢復舊日的繁榮，這一種企圖是有的。當本年中國經濟學社年會的時候，全國的經濟學者辯論的中心題目，差不多也是對此而發。當時的題目是：「中國施行新金融政策，應求國內物價穩定乎？抑應求國外匯兌穩定乎？」從此可見幣制改革以後，實現了外匯的安定，與物價的上昇，雖不是幣制改革的唯一目標，却是全國期望的一件事實。

關於幣制改革的實效問題，這裏不想加以評述，所願意述及者，是最近十月份以後國內物價的上騰與社會的影響。

匯價與物價實在不能分做兩起來說，這個倒不必旁舉，就以上面匯價上漲影響物價下落一事可以証之。因爲前者是貨幣的外價，後者是貨幣的內價。所以匯價可以影響及於物價，反過來說，物價也可以影響及於匯價。就說匯價影響於物價一點，也不能有一定的法則，必須隨各國的情形而定。例如舉本國對外匯價貶低而論，就原則上說來，國內的物價應該趨於上漲。但是這個法則適用於某種情形下是對的，却是不能作爲定論。這一國要是對於進口貨的依賴程度極强，

無論進口稅如何提高，進口貨的額量還是不減少，結果則反而因用於進口貨消費力加大，使用於土貨的消費力減少，土貨還是不能怎樣漲起來的。若是這一國對於進口貨需求的彈性極大，（就是可以要，可以不要，）那末，把用於外貨的購買力，來購買土貨，土貨才會得漲起來。這兩個國家情形不同，一樣地貶低對外匯價，所得的物價結果，却是截然不同的。

幣制改革以後對於外匯的安定，實不能否認是一件大成功。就我們所知，中央政府對於匯市的穩定，實已經過了三次的艱難。這艱難是什麼呢？第一次是去年十二月的倫敦銀市變動；第二次是本年五月間因法國政局變動而起的英美匯率變動；第三次是九月間的英美匯率變動。因為我國對英對美的基本匯率是很安定的，譬如說英對美的匯率高漲，則投機家可以用比市價低下的基本匯率購出美元，再購買英鎊，而獲得了意外的利潤。銀價也是如此。但這許多困難，中央銀行已經用許方法把難關渡過了。或者設法在海外設立匯兌基金，或者把外匯的售價與購價差額加大，一方使投機者無機可逞，一方使外匯的實力加厚，一年以來，外匯的總指數，只盤旋於五八，六左右，（以民國十五年為一〇〇）對英的匯率更保持了五六•二〇，絕對地安定。

就表面上推測，匯價是貨幣對外價値的指標，那末，匯價絕對地安定，要是各種情形不變，物價似不會有激劇的上漲。可是事實上証明，一年來的物價的指數却在漸漸地向上。這裏舉上海的生活費指數而論，以民國十五年為一〇〇，則去年十一月以後為一〇九左右，到本年三月即昇至一一四•一，八月即昇至一一五•五，九月略有回下，為一一三•五，十月仍昇至一一四。在上面所舉例中，一年來上騰的指數，不過百分之五左右，不能說有怎樣的變動。但就最近十月，十一月的各種進出口的原料物價說來，則一致上騰的勢趨，可以說是經濟恐慌暴發以來所未有，幣制改革以後，更是新現象。現在約略摘下，各重要商品最近市況如次：

一，絲經　絲經近三年來，高等絲每包自二千元之高價，一跌而到五百元，本年初雖曾超出九百餘元，但離往年的高價仍還很遠。一月以後，價格就一直跌下來，到七百元左右。到十月中旬，交易頓時加繁，平均漲價四十元左右，到十一月中旬，更回漲到九百元以上。

二，棉紗　紗價近三年來平均每包價格只在一百八十元左右，本年三月初就超出了二百元，九月份交上，交易就繁忙起來，十月份的標紗市價，平均為二百二十元左右，到了十一月中旬，又漲到二百四十元以上。這一種高價，就在比

較稱爲我國經濟黃金時代的民國二十年，二十一年，也就曾見，近五年來，更是創見。棉紗的原料是棉花．近年來棉貴紗賤，號稱民族工業的紗廠，因爲成本過高，沒一家不焦頭爛額。這一次紗價的向上，紗廠的開工時期到了，我們已經停工中的紗廠，固頗有乘機開工的，但是紗廠的重心，現在是日商英商，而不是我國。許多華北比較規模大一些的紗廠，早已在本年秋季被某方收買了許多，這情形還在我們記憶之中吧。

三，棉花　棉花近來每包市價，在四十元左右，因了各國軍需工業的興起，軍需工業原料需要的增加，棉價在去年即有高漲，本年八月間，復有四十六元之高價。十月以來，交易增繁，又因了紗價的高漲，棉價也跟着漲上。十月的市價仍爲四十元左右。十一月中旬爲四十一元左右。

四，疋頭，　布匹和呢絨，這幾個月來的市價更有激劇的上漲。布匹的數字，因爲沒有數字可根據，現在就把十一月十七日申報所舉呢絨十四種價格，製成平均如下：（單位元）

月份	呢絨十四種市價平均	漲或跌
九月份	三三·八〇	
十月初旬	三五·〇八	一·二八
十月下旬	三六·一七	一·〇九
十一月初旬	三七·二六	一·〇九
十一月中旬	三八·三五	一·〇九

如果將十一月中旬的價格與九月間的價格相比較，則每種呢絨價格，平均漲上四·五五元，即漲度達百分之十三左右。

此外如糧食，食糖，五金也均有漲上的事實，因爲沒有標準商品與價格可舉，所以從略。

各種商品不但一致上漲，而且交易額一致加多，進出口的貿易額也比去年加大，這裏爲便利說明計，就舉最近兩個月上海的對外貿易爲例：（單位千元）

月別	輸出	比去年同期增減	輸入	比去年同期增減
本年九月	三三、九一三	增一〇、一〇五	四八、二九二	增三三、四二六
本年十月	三二、三六〇	增二、九三六	四二、六六二	增一二、七七五

這一種情形，如物價的向上，貿易額的擴大，就國民經濟立場上說來，都不能不說是經濟復興，趨向繁榮的現象。現在這裏想加以研究的，就是這一種情形，究竟是什麽原因推動着它。次之，這一種現象給與國民經濟的影響是怎樣的？我們將給以怎樣的評價。順便想加以討論者，即一般人對於這次物價漲上的輿論的正反兩方面：正面派是將物價上漲上一方面來說，以爲工商業復與的先兆，歸之於新幣制的效

能。反面派是以爲物價上漲是通貨膨脹的先兆，歸之於新幣制的罪狀。這兩派極端不調和的解剖，也想在這裏加以解答。

二　物價上漲的原因

幾個月來物價激劇上騰的原因，可以分下列諸原因述之：

（一）農村消費力的增加　一般物價漲下的最大原動力，當然不能脫離供求關係。國內近幾年來連年災荒，重要生產品如米穀絲茶等等，或者是價格的低下，或者是市場的減少，所以生產量減少時，固不用說農村經濟沒有起色；就是生產量較好的時候，實際農民也不能得利。本年度國內重要米穀生產量，都稱豐收。歷年經常性的大規模水旱災荒，幸未勃發。生絲一項，因了存底的推動，出路是有進展的，但因爲歷年受到了虧本的教訓，所以出產不多。本年農產品的價格，生絲由於世界物價的漲上，而連帶有起色。便是米穀之類，也幸而沒有往年「穀賤傷農」的事實。至於小麥，因爲世界麥市的需要，小麥的出口的問題，曾經時賢很熱鬧地討論一番的，但出口的數量倒並不少。棉花的產量呢，據中華棉業統制會第一次估計全國棉產，本年長江黃河棉區氣候頗爲順適，所以產量可達一千六百多萬担。最近發表的第二次估計，據云因各處的水旱災影響，較第一次估計雖有減少，但仍有一千四百餘萬担，是近五年來的最高紀錄。總結上述各重要農產品而論，出產固然加多，市場也比較推動，價格方面，尤能開近年恐慌以後的新紀錄。所以不論推動農產品市場的原動力是什麼，而農村方面有商品的流出，農民貨款的收入，乃是可以斷定的事。查我國平年產銷狀況，全國的人口，最多是農民，最大消費者也是農民。農村的消費品是以農產品向都市交換商品的。所以本年度棉布類價格漲高的程度，比綢緞類爲厲害。那就是因爲棉布是農民的消費品，綢緞不是農民消費品的緣故。農民的經濟既然比較活動，因此漸漸地有恢復平年農村與都市間正常關係的傾向，而影響及物價的漲上。

（二）由於幣制改革的反映　新幣制的目標，本來是有穩定匯價，以及恢復物價的目標的。依一般貨幣上原理說，貨幣的購買力有所更變，則外匯也必然受到影響。但我國的新幣制，很容易看出有一種特點：即是努力於穩定外匯，却忽略了物價。又因爲新幣制的特點，使匯價在人爲的力量下顯示安定，而物價却是隨着自然原理而顯示變動。因此，物價是顯示漲上，而匯價却並不跟之而變動，這就是由於偏重單方面的關係。否則，照目前物價上漲的形態論，國幣對外

匯價的下落，乃是理想中可實現的事，必不會有今日的穩定的。

這從法幣的發行額上，可以找到一個線索。查本年十一月十四日為止的發行額，計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銀行的總計，為十萬七千四百十五萬元弱，查去年同期為五萬七千二百九十六萬元，所以要是我們以去年十一月的發行額數字為一〇〇，則今年為一八八。若是以本年十月與去年十月的發行額相比較，則去年為一〇〇，今年即為二二九。從這裏面觀察到，這一年來發行額的增加是極快的。十二個月中，發行額就增加了一倍，依照貨幣數量學說粗淺說來，那末，物價指數就該從一〇〇漲到二〇〇。

但這裏面須認識清楚的，那就是去年十月或十一月中的發行額，是不能作為我們批評的真實依據的。這因為在新幣制實行的前後，紙幣的發行以外，尚有硬幣流通在社會中。因此，發行集中以後，硬幣逐漸由中央銀行收回，同時，換發了紙幣出去，所以紙幣發行額的激劇增加，其中實包含着有硬幣換發的數字。明顯一些說，我國商業社會裏究竟有多少貨幣在流通着，向來是不為一般人所知道也是看不出的，在幣制改革以後，硬幣變成了紙幣，當然紙幣的紀錄上加增了數字位數這事態並不足為奇。比較交通便利一些地方，當幣制改革以後，持硬幣即向中央銀行換紙幣的，固然可以在短短幾個月裏可以實現。但在邊遠一些省份，硬幣的收回，當然須更延長了一些日期。因此，一年來，發行額的增高了一倍，我們是很難加上以通貨膨脹的斷語的。

不過就金融市場的動態論，倒可以推定紙幣發行額，是在增加着。在平年，確定一些說，是在幣制改革以前，不論是內政，外交，以及金融本態上有變動的時候，金融市場的緊張是立刻可以顯示的。遠徵之，如歷年內戰及一二八戰事均是。但自從幣制改革以後，因了管理通貨的關係，金融緊張的局面，頓時緩和了，而成了極平靜的一個局面。那就是社會現象的變化，影響不到金融市場的變化。中央銀行對於社會貨幣的需要，既儘量地供給着，則發行的數字就理想中，當然也是在增加着的。

在這裏，從紙幣發行額的加增中，即可以測知與物價的增高是有相當牽涉的。因為紙幣發行額的增加，並非就是貨幣數量的增加，所以反映於物價指數的，沒有與紙幣發行指數在同一比例上增高。更因為當局特別注重外匯指標關係，因此物價雖有變動，而外匯仍能維持安定。

（三）世界經濟的暗示　我國是世界經濟之一環，當然世界經濟的變動，直接即予我國以暗示。就過去觀察，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有一特殊的原則，即是中國的經濟受世界經

濟影響的時間較遲。例如一九二九年的世界大恐慌期，中國那時候並不恐慌，而且是很繁榮的一時期。直到一九三一年以後，中國的經濟才顯示着萎敝，不久而有恐慌的暴發。去年以來，世界經濟指標，又表示向上，中國仍表示蕭條時期。上面事實的發生理由，其中包含着特殊的原因，如銀價漲落等關係以外，我們還可以從我國經濟地位上測知。大家知道我國是次殖民地經濟，次殖民地經濟有一種特點，就是以本國的農產品換宗主國的工業品。這關係中已明示，次殖民地的經濟是受宗主國支配的。當宗主國商品過剩的時候，次殖民地既須受到更強烈的市場壓迫，同時，其原料的出口也成了問題，這時經濟便顯示衰敝。反之，宗主國經濟恢復了以後，原料出口既形增加，人民的消費力也跟着高漲起來。中國經濟所以是跟着世界經濟落後一步，其中有一部份是表示這樣意義的。

我們同時知道，這一期世界經濟恐慌的復興曙光，或者說，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得緩和恐慌的方法，乃是軍需工業。軍需工業的特殊發達，軍需工業原料的需要也跟着發達，原料的物價當然是隨着而高漲。

不但如此，在軍需工業以後的戰時準備，也是虛偽地推動物價的一種原動力。例如食糧的屯積對於需要量自然也會擴大。最便當的例，就是某方的收買小麥。

法郎貶值，為世界貨幣戰爭陣線一大變動，事態的經過，經英美法三國的妥協雖沒有事前一般人預料的嚴重，但英美物價，却受到刺激，而略有增高，我國自然也間接受到暗示。

（四）其他特殊原因　有許多特殊的原因，也促成物價的上漲。例如本年棉花市價的漲高，實由於世界棉產減估的刺激；而紗價的向上，却是因了最近全國日商紗廠工潮的澎湃，影響及出產量問題。又如十月中從上海運出的長江一帶商品，數量之大，是「五三」以後的最高紀錄，以担位估計，至少在一百萬担以上，價額在三千萬元以上。據商人表示，去貨擁擠的原由，除因湖南，江西，安徽各省的農民需要以外，有許多是備作堆存之用的。又有一個特殊原因，是本年長江水勢的減退比往年略早，秋季又少雨，長江下游的最低處，不過十四至十五英尺。用此預測冬令枯水期內，長江航線，必將受到影響。客帮對於冬天裏應用的商品，為未雨綢繆計，就得早一些運出，上述的特殊原因，也是擴大需要，刺激物價的原動力之一。

三　物價上騰現象的利害

如果只站在物價上騰的現象本題為出發點，撇開了一切

不說，則物價騰上，需要擴大，對我國經濟是一種好的趨向。由於商品需要的活潑，則農村與都市金融的調整，可以着手；以往的次殖民地表面繁榮，也可復見之實現。一切的金融上呆滯形態，也可以推動了。但從實際方面觀察，則關於這一次物價上騰的現象中，有許多利害應該注意的：

首先應該注意的，是物價漲上後的平民的生計問題。照十月份的生活費指數來說，跟去年同期相比上昇了百分之五左右，不能說怎樣的激劇漲上。但我們假定認為上面的觀察是不錯的話，就是說，要是物價上昇由於管理上的偏重外匯所致，則任此下去，物價必有正常以外繼續的增長，其勢必發生下列困難：

關於物價的高漲，工人與薪俸生活階級必先受到影響。因為物價是向上的，而工人與薪俸階級雖因經濟狀況的改善，可使收入加多，但其速度決不能跟物價向上的程度相適應。那就是物價漲上的程度，必超過薪俸增加的程度。查低物價與高物價政策，用之不得宜，就很容易生出相反的結果。例如法國去年的低物價政策，工人生活雖然比較舒服，但因物價低下的結果，使資本家利潤減少而無意生產，又使工人失業加多，不論在財政上產業上都受到影響。當時，法國所以行低物價政策的原因，就因為法國還不脫農業國的範疇，為了維護大衆階層的利益起見，但不料更造成恐慌的深刻化，這是當時意料之外的。至於高物價政策，受惠最大的部份，當然是工業生產資本家。我國的工業資本實還很幼稚，而且很不容易掙扎生存。所以大部份的人民，除了農民以外，就只有工人與薪俸生活者。最近工人與薪俸生活者的情形是怎樣的呢？準確的就業跟失業統計，現在看不到，只得從側面來觀察。查上海一埠的工商金融業倒閉與停業統計，二十三年為五一〇家，二十四年度為一〇六五家，二十五年上半年度為二九〇家。照此類推，本年下半期或許比上半年現象可以改進，但只就上半期的情形觀察，近三年來失業者的增多，乃是事實。物價增高的結果，從業的薪俸生活階層的困難固然是問題，而失業者的困難，更是切近的一個社會問題。

近年國內物價，又有一種不合理的漲落，那就是並不是由於國內的正常需求關係。例如上面所述棉價比紗價漲得快，使紗廠無利可圖，這更是管理物價者的責任。

從工業的生產上，反映出來的人民購買力，確乎比從前增進了許多，在各方面都可以看出來。除了上面所述的交通方面裝運加繁以外，即就上海電力公司發表的近三年來每月售電度數而論，從本年秋季開始，工業用電，比去年已有增加，足見上海的工業，已顯示轉機。同時，中央銀行發表生產指數，也指出我國生產指數的增加。但是要知道上面所述的上海工業用電統計，其中當然包括有在上海的外國工廠，而生產指數的編製，實根據統稅徵收的統計而來，也包涵有

外商數字。因此，我們據此而下斷語，可以說，中國境內的工業已較前進步，但並不即是中國工業的較前進步。也可以根據這一種理由而下斷語，即是中國市場的購買力是恢復了，而恢復後的利益，却並不定是中國的。

粗淺地從這兩方面觀察所得，對於這一次物價的上昇，商業交易的增繁，我們固然在整個經濟表面上可以欣慰，但要請注意者，第一是此後物價的管理問題。我們須知這一次物價的上昇，並不是純粹因了幣制改革後實效的表現，乃是農村豐收，僥倖又遭逢農產品價格穩定，因此推動了市場。但若是聽其正常以外自然地高漲，則必影響及整個經濟。因爲我們明瞭，我國並不是經濟上獨立的國家，許多外商的工業，實佔着極大的勢力，物價高漲結果，外商資本家利潤所得，將格外增大，其壟斷與制壓我幼稚工業的力量，也同時增加。雖然，就次殖民地經濟的現在，在都市農村間工業品與農業品互相交換的正常關係恢復以後，依附於推銷國際商品的許多大小工商業（如洋行公司等）以及銀行錢莊，都可以乘這一個機會而分得了利潤；但是根本上經濟上的殖民地性，將更加强化，是無疑的事。

研究我國商業金融的人，大概總知道中國商業金融最與盛的一年，便是國際商品輸入較多的一年。因爲輸入品的增加，就等於關稅的增加，所以同時也是財政收入富裕的一年。最顯著的例，就是近幾年農村購買力減少所映現的全國輸入減少，同時，金融商業顯示不景氣，財政的收支也感到不敷了。從這們說來，本年農村的購買力恢復以後，輸入商品也必隨之而加多，入超也必隨之而加大，如此，則我國每年國際收支，將轉入不利的一個階段，即每年對國際貸付額必將增大。我們上面曾經說起當局維持匯市的幾多苦辛，入超要是加大了以後，在表面次殖民地經濟繁榮上雖看不出，而管理外匯的中央銀行，必先會覺到。

上面雖曾說及物價漲上的原由不盡由於新幣制，但發行額的擴大，却無疑地會影響物價。在現在中央銀行竭力穩定外匯的情形下，紙幣發行額的增加，是不會立刻影響及外匯的，但因貨幣流通量增加，而使物價失其調整，乃是必然的事實。我們聽見當局有管理匯兌的專門組織，却尚沒有管理物價的專門組織。只注意了貨幣外匯而未曾注意到貨幣的內價，這是應該加以建議的一件事。

總之，要根本解除現在經濟上的病根，實在於民族經濟的獨立。要是我們認這一次物價的上昇是經濟復興的先兆的話，則須先認識中國民族工業機構在這恐慌期中業已被破壞，抵抗的力量更形薄弱，物價的上漲，反是爲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造一市場屯併的機會。否則，藉物價上騰的機會，表面的經濟繁榮雖可以得到曇花一現，而其結果必將使次殖民地性的經濟無法向上的。

這一種經濟上的依附性存在着，國際的償付雖可以用信用來代替，但依附的性質勢必將格外加强。至於要說到什麽非常時經濟的話，更不是先從經濟上求一出路不可。

從本年秋旱論今後救災方案



鄭子政

近時外患日深，禦侮不容更緩，但須充實民力，始得鞏固國防，而連年災患頻仍，民生凋零，是以防止災荒，安定民生，實不後於禦侮問題。本年入秋以來，旱荒之聲盈耳，此次災荒之範圍，致災之原因與亢旱之程度，不僅災民之急欲昭示於大衆，亦爲關心社會問題者之所欲速知，爰集多方報告，作簡略之陳述。

一 旱災之範圍

查今秋災荒之發生，實由於雨量之減少，乾旱成災。從實際雨量分布之局勢觀察，豫，晉，陝，甘，及鄂，蘇，皖之北部，與蜀東一部在九月份之雨量都低於準平均。黃河流域約差三十公厘，在沿長江方面相差之數尤覺懸殊，低於準平均達五十至一百公厘，於此區域實測雨量多在二十公厘以下，長江中游不過二十五公厘左右，黃河中游洛陽附近全月降雨僅一公厘，至十月中雨量更形稀少，黃河流域多不及一公厘，甚至無滴雨，低於準平勻二十至四十公厘之間。長江流域，雨量自西向東遞減，四川盆地較準平均差七十公厘，長江下游完全無雨，負差數在二十至五十公厘間。長江中游雖稍勝下游，所得雨量亦在十公厘以下，低於準平均差達一百至百六十公厘，爲全國負偏數最大者，至於東南海濱及華南雨量亦在十公厘以下。乾旱局面進展至長江以南，而乾旱之程度，因之益趨嚴重。

尋常氣候乾旱，未必成災。在中國則因水利欠修，灌溉不易，因而遭逢乾旱輒釀巨災，每於乾旱地帶即爲災患發生區域，此次告災諸省以豫爲最早，於八月中旬已呈亢旱之象，初在豫西昆鄰陝西之一部在潼關以東鞏縣以西，黃河以南，伏牛山以北二十餘縣，漸展至豫東而豫南。至九月下旬，報災縣數五十有一。面積統計十餘萬方里，災民達五二二五三六六人。其次告災在冀北昌平宛平房山一帶，又次爲皖北蚌埠太和阜陽各縣與陝省關中區各縣先後告災。殆及十月初旬，災區之範圍已擴大至川東與江南。蘇浙各縣亦感苦旱。浙東作物之損害，以衢州金華各屬尤屬嚴重，寧紹各屬次之。贛鄂二省亦呈旱象，江西一省未得詳明統計，湖北一省報旱縣份亦達二十九縣之多。總計此次災害波及豫陝冀鄂蘇皖浙贛川九省之多。查近年較重之旱災，當推民國二十三年，據農業實驗所調查，此次旱災於蘇皖湘贛鄂五省被災田畝達一萬四千五百十七萬市畝，損失估計七萬七千五百萬元。今年旱災損失雖尚待農業機關實地調查統計，但就農業實驗所發表本年冬季農作物災害損失估計，於旱災一項已達九千八百七十五萬四千

元，損失之重，可以想見，以秋旱之嚴重，恐實際損害，將超估計而上之。

二 乾旱之原因

今年災害之發生，實由於秋初以來，雨量減少，溫度增高，致形成亢旱之局。推其原委，乃因今年秋季冬季季風盛行期之移早，大陸高氣壓異常發達，風暴絕跡，九月份沿長江流域北緯二十八度，至三十二度間，未有一次風暴經過。至於中國沿岸一帶所得之雨量，多受九月三四二日颱風之賜予。華北方面則曾受低氣壓之眷惠。十月份推至北緯四十度以南，未曾有一次風暴之經過，高氣壓勢力，充分發展於大陸，風暴不至，颱風遠去，雨量之來源告絕，雖在高氣壓中，常亦有降雨之可能，但在十月中，於每次高壓南下，由寒潮而降之雨甚微，雨區多產生於長江上游，在中下游一帶，祇有望霓興嘆，仍受旱魃使虐。九月份華中各站觀測得晴朗日數達十五至二十日之多。十月份僅在月終有一次之微雨，沿江一帶，所得雨量，都在十公厘以下，乾旱之甚，長江水勢大落，航運蒙其影響。

三 乾旱之豫測

制裁天氣，使淫雨轉晴，或久旱下雨，以現時科學立論，尚屬幻想，縱使人工造雨，亦屬得不償失。雖人力之尚不足以制天，然人智之所及，已足以知天。一年各季之雨量，可以豫測，歲收之豐歉則在於人事。印度災荒之多素著。國賦之收入與預算，俱以來年季風雨量之多寡而定。因此在印度研究季節天氣預告已五十餘年。自白萊富(Blonford)伊里亞（Eliot）與華而幹（Walker）諸氏相繼努力研究，已有顯著之成效，其準確程度竟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華而幹曾著「季節氣候變動相關係數之推求」十篇，季風雨量之分布與世界氣候之關係皆曾論及。至今印度於季節氣候預告之研究，相沿勿替。日本岡田武松亦作東亞季節氣候變動相關係數之研究，並據所得相關係數推測台灣東北季風發生之早遲。岩崎東一郎以天津四月雨量，預測日本梅雨之潤涸。以一地與一地氣候變動作相關係數之推求，並非偶然，因氣候之變動乃互為因果，惟其因子較龐雜耳。在民國二十年長江流域大水於印度方面發生奇旱，此種相反不尋常之天氣變動，在大氣環流中已往之氣候變動中，自有線索可尋。譬如印度洋春季氣壓高夏季雨量豐多，東京春暖就主華北夏季多雨而長春春寒四月則主長江中游夏季多雨之朕兆，諸如此類，倘得多方搜尋氣候變動之關係，不難於三月或半年前，可以預知來季雨量分配之何如。則防患於未然，自能消災於未形。縱使不能阻天災之來，至少足以殺減災害嚴重與縮小災害範圍。關於此類各地氣候因子相關係數之推求，竺藕舫先生曾舉上海七月雨量與風速之關係為負〇，六三而上海七月風速與北平雨量之關係則為正〇，五八。涂長望先生曾著「中國雨量與世界氣候」文，即據推算相關係數作各地雨量預測。作者亦試作「長江下游之災荒與夏季雨量之預測」殆多為作一季旱潦預測之嚆始。又如水文之測量在長江流域，已有攸久之紀錄，據水文方面之觀察，亦得作同一研究，試作預告，現時尚未見有整理之著述。希冀於此旱潦預告之途徑，力事開發，災患得以預防則益於民生，非屬淺鮮。

四 救災防旱之新方案

印度旱荒之多與中國等齊，照過去統計，印度平均十年一大旱，

五年一小旱，而年來因救災政策之設施，與防旱技術之改進，荒旱之嚙數減少，災害之程度轉輕。中國之災荒據梅若蘭（Mallory）稱自紀元前一〇八年至紀元後一九一一年大小災荒有一八二八次之多。就長江下游自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一年二百六十八年中，據作者統計，有旱災一百五十六次。大旱約隔十三年有一次，小旱每二年有一次，旱災之頻繁，足以駭人，懲前毖後，苟不竭力設法以防災，則因災害而損失之人口與國富，曷可以計。爰就管見所及，議防災之方案數端，略其文藻，揭其綱領，以供當軸之採折。

一、籌設救災基金　查救災基金之設置，非爲創議，在印度因旱災問題之不易解決，於司徒賴基（J.Strachey）任印度財務總理時因議有政府饑饉保險金之創立，規定應於每年賦稅項下撥出一百萬鎊作防旱與救災之用，如該數不足，得酌量募債。而此種基金之創立，係屬利用每年賸餘稅收，並不另行科稅，增加人民負担，備若一種國賦儲蓄，此種基金於有災年份作賑災之需，於無災年份作防災建設之用。則有災時不損國力，無災時增進建設。基金之制度行之於印度垂五十年收有顯著之成效。他山之石，可以供磋，揆之於中國現時，經濟情形，救災基金實有設置之必要。災患發生毋庸急舉公債，或行捐募，救災在急，俟募債成立災患已甚，基金成立樹有統系之防災計議，旱荒之前得先事灌溉與防旱工事，則旱災漸少。旱災既形，振務即施，民無飢饉，是以救災基金之設置，實不僅作防災之計，亦奠定民生之道，用是主有救災基金設置之議。

二、實施防災教育　現時中國農民多墨守舊法，不事改良，聽天收成，風調雨順，五穀豐登，時雨不來，飢饉立至。諺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錤，不如待時。所以順利天時，恒事半而功倍。擇土之宜耕耘得法，則收穫無虞，輪番迭種，則飢饉不至。此皆防災之教育，應輸入至農村，使農民知天氣常識，能知何順利天時，在德國於一九二九年夏專設農村氣象講壇，教授德國天氣十日談，其旨即在於是。農民既知天時，其次須知防災之法，即旱耕技術方面之改進，譬如耕種方面，用壓土法，以扒板或輥軸將疏鬆之土鎮壓使下層之水分得因微細管作用，易於上升，供作物吸收。或用深耕法，除莠深耕則流失之雨量少而抗旱之力增。又有中耕法，將表面土壤扒鬆，破壞土面之微細管作用，使水分蒸發減少。或用覆蓋法，以細土沓蒿或樹葉或稿桿之類，將土壤表面蓋滿，減少其蒸發量。又有排水法，於地上開溝或在地下埋藏瓦管或水泥管，使地面過剩之水排去，則作物之根深入土中，根深則吸水範圍較大，而地下儲水量較多，因之在乾旱時期，仍能繼續生長。至於作物方面，則努力於抗旱品種之選擇，使作物所需之水量減少，生長期縮短。再勸農民採用輪種與休耕制度，預知一季雨量之多寡，輪栽作物，則田畝仍有收穫，旱荒之情形可以減少。在西北乾旱區域近半沙漠之地，則取休耕制度，以二季雨量供一季作物之營養，雖生產量之低減，然猶勝連年飢饉。關於防旱教育之常識，務使農民充分知道。所以防旱之教育，應儘量教化於農村，則乾旱未至，已有防旱之準備，遭逢乾旱，亦得不傷穀物，農民之經濟免於崩潰，災黎無有，民咸樂業，臻於斯境，實有賴於防災教育之實施。

三、推行倉庫制度　倉庫制度中國施行甚早，宋史載若內外倉場帳籍，供申愆期，則以法究治，並置專吏謂之倉司，操常平斂散之法，申嚴免役之政令，治荒修廢，振民艱阸，可見倉庫制度由來久矣。自經倉庫制

度廢除，荒歲則民不得食，豐收則穀賤傷農，農民之經濟常無昭蘇之日。而奸商從中操縱，坐收漁利，其原因在於缺乏一種國家倉庫之設，米價失去調整之關鍵。旱荒一起，米穀因分配不均，運輸不靈，米價漲落竟有相差至三倍以上。倘各地倉庫制度推行，則供求之分配，易得其均，而米價可得其平，荒歲之時，平糶振民，則旱無饑饉，此倉庫之應設立。祗須於出納之間，合理自然，完善之結果可期。查現代倉庫確有維持平衡之機能，在日本實施倉庫制度以來，於米穀統制管理上，已收成效。且現時國內農民，新穀登場，即以舉糶，豐收之利，坐以予人，荒歉之災，飢饉身受。實亦爲農村經濟衰落而有此種徵象，所以應有一種信託合作倉庫之設，使生產者與消費者得較接近，其所生產能自享其利此爲發展農民經濟之計，倉庫制度有切實推行之必要，不僅調整米價，防災振荒而已也。

四，組織賑災委員會　有健美之組織，始克收完善之效果。以防災賑荒之重要，自宜有賑災委員會之專設。現時賑災委員會似偏重於賑災而輕於防災。以事實上言，防災與救災不可偏廢，而防災之重要寔過於救災，所以賑災委員會之組織，應具縝密計畫，多方顧到。大致可以分析作四部份：一，災務管理方面主持基金保管，災區視察及行政事宜。二，防災設計方面分設氣候豫告，灌溉設施，蟲害豫防，疫癘豫防各組。三，救災工務方面，注意於工賑事宜。四，救災合作方面，從事於推行防災教育，辦理農民借貸，與倉庫管理等項。據此方案倘能切實做去，使救災基金有着，防災之研究開始，更努力於工賑，輔助農民經濟之發展，旱災之年將次減少，可預期也。

流灌　（百衲）

流灌因時自不同。貌恭心賞道俱窮。孤寒淚盡厓州日。成就平章一敏中。

日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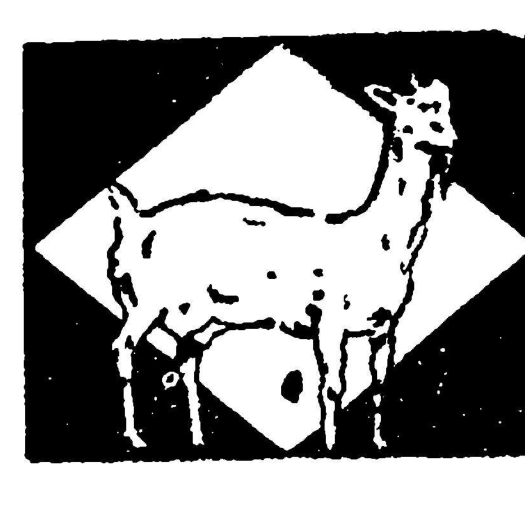
安西自咄陸沈心。孟達徒爲上堵吟。禍倚頹墻天寥寥。驕張據楊士瘖瘖。獰雷會遺龍藏領。鋌走爭堪鹿擇音。北脫南踰同窘步。日邊一例感愁霖。

柏梁　（規庵）

長平解賦柏梁都。阿耋光顏識字無。儘有勳華垂汗簡。瞰名豈必效酸儒。

敕勒

淚墮豪雄玉璧門。雁臣高詠出戍軒。茫茫四野陰山下。千載歌傳阿六敦。



太原掠影

陳放同

筆者這次得到了一個特殊的機緣到來太原，住了匝月，精神上非常愉快。在晉綏局勢空前緊張的現在，能夠到來太原小住，更使我找到了許多實際問題的答案。現將筆者個人零碎的見聞，報告讀者，諒能適合讀者的需要吧。但在本月內所得來的見聞，有如浮光掠影，故名此記爲『太原掠影』。

最初的印象

下了正太車，天氣已非常黑暗了。走進山西飯店，吃了飯便睡，太原的面目如何，實無暇觀賞。不過，我住的飯店却是很漂亮的，三層洋樓，內部設備盡力歐化，侍者也文質彬彬，彷彿置身上海二等高貴的飯店。因之我躺在床上便幻想出一幅美麗的太原市全景，柏油馬路，兩邊高聳入雲的商店，電車，汽車，霓紅燈：：都應有盡有。我這樣做着虛構的幻想，不知不覺便睡着了。

第二天恰逢是星期六，我吃了早點便走出山西飯店朝西拐進城去和太原市正式行見面禮。當然還有去拜訪友人的目的。

一踏進城門，昨夜幻想出來的美麗的太原市便從筆者腦海中消逝了。實際上和眼廉接觸的景物，是三和土的馬路，中國式的矮狹的商店，特別多的自行車在人叢中亂竄，洋車夫拉着洋車在馬路上搖曳。雖然沒有電車，公共汽車，也有多少闊人的汽車橫衝直撞。而由驢，馬，牛拉着的大車（運煤的車）和小車也傲然自得的在馬路上來來往往。拐到橋頭街，雖然有中華書局和中國銀行兩座土洋樓迎面撞入我的眼簾，但我總覺得太原畢竟還少有大都市的風度。

一進城已引起了我的注意，而走到市中心更使我驚奇的，就是在一百個行人當中，無論如何有五十以上是丘八大爺。我一邊走一邊猜：『山西眞的全省皆兵了嗎？』這個疑問直到會見雲華兄以後才得到解答。據雲華兄說，在馬路上跑

來跑去的丘八，大都不是眞正的丘八，而是受軍訓的公務員和學生等。閻百川氏鑒於目前晉綏地位的危險，特下令將全體公務員三千餘人，分兩批受短期（兩個月）軍事訓練。第一批已訓練完畢，現正訓練第二批。綏署的秘書參事及各廳處長等均要受訓。每日上午受兩小時術科訓練，下午又要聽講兩小時，可把許多老爺們苦壞了。其次，全省高中二年級以上的學生亦要集中受短期軍訓。第一批現已畢業。此外又還有地方行政人員訓練所的縣區長，縣第一科長，及警官七百餘人，公道團縣區村幹部訓練班一千餘人（現已受訓軍），……這些人員都同樣的受軍訓，所以一到星期日，太原市便變爲丘八世界。據閻百川氏的主張，晉綏有十萬軍隊，便必須有三十萬武裝的民衆來帮助軍隊作戰。而這三十萬民衆可必須有一萬五千知識份子去領導他們。這點和廣西曾經實行過的『寓將於學』的辦法完全吻合。

土貨券與法幣

第三天下午雲華兄領我去參觀以閻百川氏爲主席的經濟建設委員會主辦的太原市土貨商行。一座四層的土洋樓矗立鐘樓街頭，良足以自豪。陳列的各種貨品，雖然不免有多少土氣，但本質上均屬上品。經用而不美觀就是土貨的特色。在最下層陳列一種毛毡，毛非常厚，價錢十四元也還相當公道。於是便引起了我要買些土貨做紀念品的念頭。我揀好一張綠花紋的，非常滿意。但付錢時竟使我大失所望。原來這個土貨商行規定用土貨券（經濟建設委員會發行的紙幣，與普通晉鈔同樣在市面流通或許就是閻百川氏所提倡的物產證劵的前身吧）購貨的。我沒有土貨券當然不能購貨。同時雲華兄看見我把法幣當晉鈔用，也不贊成。據他說照目前的行市，一百元法幣可換一百十幾元晉鈔，即是說晉鈔外匯，一百元要貼十一塊多錢。這種行市雖然是時局緊張的結果，但闆人們之操縱，也是促成晉鈔飛降的要因。照雲華兄的主張是到錢舖賣出法幣，掉換到土貨券以後再來買毡子。但是後來這個主張依然是使我失望。因爲當我們到指定的銀號去掉換土貨券的時候，他們竟說沒有土貨券了。所謂『沒有』，就是『不換』的意思。爲什麽不肯掉換呢？這個問題，直到此刻（寫這篇掠影時）我也不很明白。

衣食住

在衣食住方面，可以看出太原市市民已經漸漸過着非常時期的生活了。

以前的公務員大都是穿長袍馬褂的，現在的公務員則一

律改穿短服，再也不准穿長袍了。以前踱行鴨步的先生們，現在也有些趾高面昂了。風氣所及，一般的市民也慢慢的脫掉長袍了。所以，目前在太原市街道，很不容易看見穿長袍馬褂的先生們，有之都無非是到城裏來觀光的鄉下老。這不能不說是太原市市民在外表上的進步！

由於市民之『短服化』，舊日的成衣鋪便大倒其霉了。反之，軍衣莊，西服鋪却利市十倍。與成衣鋪同一命運的就是綢緞店，任憑他們如何推銷私貨，也沒有往年的好況！

山西的特性，在穿衣這方面也充分地表現出來了。聽說什麼服用土貨委員會在專門從事提倡土貨的工作。並由該會規定一切公務員不准穿外國材料的衣服，如果發現有公務員服用洋貨的，第一次警告，第二次罰薪一月，第三次便要撤職。外面來的國貨雖未禁用，但也不很歡迎。除非是本土沒有出產的物品，才得求之於國貨，或者求之於歐美洋貨。這種禁例，不但適用於服裝方面，且適用於公務員日常一切用品方面。山西當局這樣努力自給自足計劃之實現，也不失為一種自力更生的辦法。但是私貨却充斥市場，不免是一種矛盾的現象！

時局的緊張，在食的方面也有了明顯的反映。我初到太原時，每袋頂上白麵售價三元七角（聽說比之去年同時已漲了九角），但到了現在，竟已漲至五元三角。以前用土貨券買麵可便宜一角，現在掉不出土貨券，市民當然再也享受不到這種權利了。豬肉在一月前每斤二角四，現已漲至三角二。香油也由三角六漲至五角一。頂上大米，一月前是一元三角一斗，現已漲至兩元一斗。當然一般的物價都已飛漲，但糧食方面却特別來得厲害！這一來，不但勤苦階層日益無法生活，即一般中下級的薪俸生活者，也不免要叫苦連天。糧價飛漲的原因，一般說來，當然是由於綏東戰事的開展，但一般奸徒之乘機收買積屯居奇，也是糧價飛漲的大原因。

最後說到住。筆者初到太原時，為着節省費用，打算租幾間房子來暫住。但走遍太原市的結果，都不容易看見招租的房條。即看見有多少房條，都有『無眷莫問』的禁令。這樣，我只好長久住旅館了。房條很少的原因，一方面固是空房不多，但另一方面，聽說是受了公安局制約的關係。說明白言之，即是公安局為着避某某人租佔民房起見，特通知一切住戶，不得自由招租，但到了現在，情形却兩樣了。到處都有許多空房，到處都有招租的紅紙條，這當然也是時局緊張的結果。

講到這裏，筆者又想起按司街某國人強佔民房的問題來了。這種事件的發生經過，報紙都已登載很得明白，用不着

筆者來贅述。事件解決後，某國人曾在該房門口貼了一張四方紙條，說『由於省政府的態度賢明，本案已圓滿解決。』這裏引起我注意的就是所謂『賢明』是如何『賢明』。所謂『圓滿』，是怎樣的『圓滿』？在某國人認為是『賢明』與『圓滿』，在國人是否也認為『賢明』與『圓滿』呢？這確實是個疑問。

驚蟄後的市民

太原的居民，自從上半年以來，即進了冬眠時期。但到了現在，敵人的大砲却做了驚蟄的響雷！把一切蟄伏着的市民都驚醒過來了！大多數的人們都已蠕動起來了，却是可喜的現象！『誰甘心做人的奴隸？誰願意鄉土淪亡』？這是目前太原一般人的心理！

筆者到太原之際，適逢犧牲救國同盟會籌備會正鬧得有聲有色，除了在報上公佈過該會的宣言與工作綱領外，並在海子邊中山公園召開過一次宣傳大會。宣傳大會雖然用了入場劵去限制羣衆的參加，但臚集在鐵門外的無數羣衆，絕不會因為被人摒諸門外便放棄其挽救危亡的『民族責任心』（閻氏用語），依然表現出他們是晉綏的萬里長城！

犧牲救國同盟會，現由閻百川先生親自領導，最近決定組織一千三百宣傳隊下鄉宣傳。各校的學生亦可參加這種工作。筆者認為這個團體就是官民合作的橋梁，她在晉綏抗戰過程中將起很大的作用。

除了犧牲救國同盟會以外，又還有國際座談會，新聞記者座談會，最後生路社，國防文學社等愛國團體的組織。其中國際座談會之組織比較龐大。但在環境限制之下，又已陷於不死不活的狀態。最近幾天，由於綏東戰事的開展，各校均紛紛成立學生救國會。停火，節食，募捐運動，已由學校普及於商界。現在募捐援助綏遠抗敵將士，已成為太原人的中心任務！當然，我們不能否認這種運動遠落在平津上海之後！但在現在能够風起雲湧的來做，也是很可喜的現象！

公道團

山西省主張公道團是全國聞名的政治集團，事實上就是山西省的黨部。總團長是閻百川先生，副團長是趙次隴先生。總副團長之下，有高級幹部委員會，委員大都是廳長，參事；高級委員會以下，又有青年委員會，婦女委員會，民衆委員會，工人委員會，及商人訓練委員會。各有委員八人，每位委員之下，有幹事四人（商委無），幹事之下又有四個小幹事，小幹事之下又有幾個不領薪的會員。以一個委員為單位，構成一個支部。委員每月薪水七十元，辦公費三十二，

幹事」新四十或三十元不等。小幹事則由十六元至二十元。各委員會之外，又還有總團部，縣團部，區團部及村團部。全省各縣都有公道團的組織。總團部設秘書主任一人，秘書主任一人，秘書四人。秘書處之下又分四科，各有科長員若干人，雖然是普通團的組織，總團部專管理外縣的團務，各委員會直屬於總團長，設一總幹事（梁化之先生是閻先生的外甥）總理各委員會的工作。

照閻先生的解釋，『公道是國家的精神，社會的元氣，也是人民權利與幸福的保障。』那末『為什麼成立主張公道團？因為共產黨要組織上壞人，殺村中的好人，組織上窮人殺村中富人。結果是好壞窮富一齊糟糕。我使你們村中組織主張公道團，就是為防共，免除村中的大殺戮』。這是很明顯沒有的，主張公道團的唯一任務也是防共！

但是，到了現在，主張公道團的任務，是不是應跟着時勢而有多少改變呢？我認為在目前他們應該負責挽救危亡，復興民族的任務來！他們應該領導起晉綏的民衆起來救亡。但是主張公道團，若要負担這種任務，又必須加以澈底的改造！因為衙門式的總發動機關固不能担任非常時期的任務，而唯新式是從的各委員們也很難希望他們成為非常時期的戰士！當然其中並非絕無有為的青年。

『毀家抒難』

最近閻百川先生為着抵抗頑敵的進攻，特將其先父遺產八十七萬元捐助戰費，藉以提倡『毀家抒難』運動。聞風而起者頗不乏人，如趙次隴先生捐一萬五千元，王治安先生捐四萬元，朱子良司令捐兩萬元，楊愛源總指揮捐兩萬元……假如全省甚至全國有錢的軍政領袖及國民都能如此慷慨捐助救亡經費，則最後勝利必然要歸我中國民族！

『是全國的問題』

聽說這次蔣先生到來太原，曾召集全體公務員二千多人在自省堂訓話一小時。蔣先生首先說明綏東問題，絕對不是局部的問題，而是全國，甚至是整個遠東的問題！這種分析是非常進步的，而且是正確的。過去我國當事者每認為強敵的侵佔我土地是地方事件，而主張就地解決，結果，中國的領土，便不斷的就地出讓！現在蔣先生既已認清了綏東問題是整個問題，那末，我們就希望蔣先生能有整個的救亡計劃，絕對不要再使之局部化，坐失時機。同時我們也希望晉綏當局，要從被動轉變為自動，更要在死裏求生，不應以死字來做最後的歸宿！

十一月十八日於太原旅次

本事集句 據汲古閣本六十名家詞

周棄子

一醉醒來春又殘。何因容易別長安。去年綠鬢今年白。付與旁人冷眼看。

（一）晏小山 思佳客 （二）周美成 浣溪紗 （三）歐陽永叔 采桑子 （四）黃山谷 鷓鴣天

却與年時舊意同。爲誰回首矮牆東。芳心只共絲爭亂。少日春懷似酒濃。

（一）晏小山 采桑子 （二）毛澤民 浣溪紗 （三）歐陽永叔 蝶戀花 （四）辛稼軒 定風波

當年不負瑣窗春，暮葉朝花種種陳。只恐來生緣又短。不如憐取眼前人。

（一）晁無咎 虞美人 （二）陳后山 浣溪紗 （三）晏小山 玉樓春 （四）晏同叔 浣溪紗

裊裊偏宜掌上憐。楚王台上一神仙。嫩黃染就蜂鬚巧。貼向眉心學翠鈿。

（一）杜壽域 浣溪紗 （二）歐陽永叔 瑞鷓鴣 （三）李瑞叔 醜奴兒 （四）晏同叔 采桑子

窄窄輕綃穩稱身。薄羅衫子正宜春。冰肌不受鉛華汚。淡畫眉兒淺注脣。

（一）蔡伸道 浣溪紗 （二）洪叔璵 浪淘沙 （三）辛稼軒 御街行 （四）辛稼軒 鷓鴣天

一斛明珠覺未多。今生有分共伊麼。無端不寄相思字。誰把多情惱亂他。

（一）晏小山 采桑子 （二）秦少游 浣溪紗 （三）晏小山 踏莎行 （四）辛稼軒 鷓鴣天

日高花謝懶梳頭。喚不回時莫着羞。鸚鵡多言防漏洩。而今情緒悔風流。

（一）柳耆卿 少年游 （二）陳后山 減蘭 （三）柳耆卿 玉樓春 （四）晏同叔 浣溪紗

不信相看有斷腸。爲誰消瘦減容光。也知自爲傷春瘦。誰使鸞愁故作雙。

（一）歐陽永叔 鷓鴣天 （二）歐陽永叔 浣溪紗 （三）歐陽永叔 玉樓春 （四）陳后山 南台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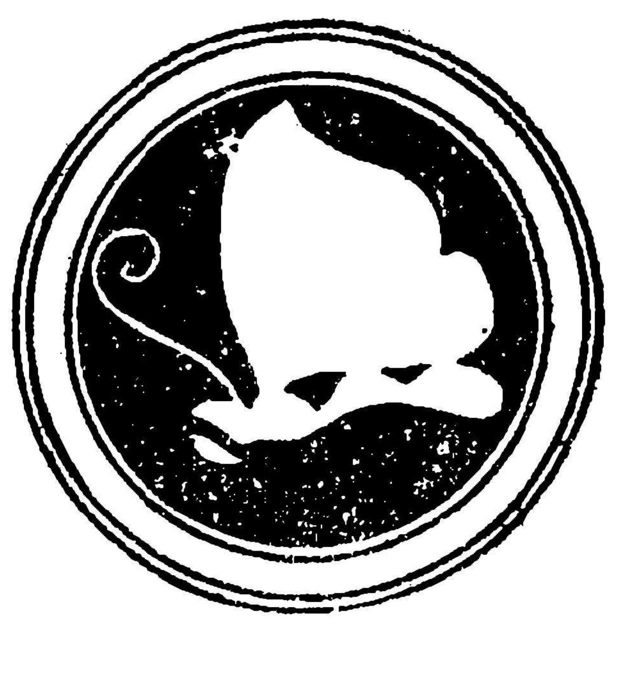
枝上流鶯和淚聞。一江離恨恰平分。當時不合催南渡。十二重城五碧雲。

（一）秦少游 鷓鴣天 （二）陸放翁 浪淘沙 （三）程正柏 鳳棲梧 （四）晏小山 思佳客

怨月愁烟長爲誰。舊歡前事入顰眉。相思本是無憑語。腸斷山長水遠詩。

（一）晏小山 思佳客 （二）晏同叔 浣溪紗 （三）晏小山 思佳客 （四）晏小山 思佳客

丙子秋日：在北陵



雪竇看山記

鑄成

從武嶺雪竇遊罷歸來，快一個多月了。腦子裏所留的印象，已日漸消失，此時再來寫這篇遊記，無疑的是一件困難的工作了。本來，遊山玩水，算是一種文人的雅事，記遊之作，也被稱為文學之一類，大抵有些文人們，還專為寫一篇遊記而出門旅行的。我是一向缺少這種文人的癖好。每年雖也總找幾個機會，作短程的旅遊；目的祇在想把充塞着的都市的煩囂，找一個適宜的地方，盡情一吐。此外，別無所求。所以即使留有些印象，早如過眼煙雲似的消失了。

這次遊雪竇武嶺育王，匆匆不過五日，更談不到有什麼收穫。因為照了幾張像片，當時週報想把牠刊出，附帶囑我寫一點東西，我也貿然答應下來了。直到一月以後的現在，才寫出塞責；其實祇是一篇攝影的說明罷了。

對於山，我一向便沒有像水這末愛好；這到並不是說我竟是一個「智者」。大概自從我有能力領略自然界的風趣以後，山給予我的印象，便不十分美滿。我是生長在水鄉的，開蒙時就隨着我父親到鄰山的一個鄉村裏讀書。這個「子曰店」，估據了山脚下寺廟的一角。三面背山，一面臨着小溪。當然，離街市很遠。山勢奇陡，上面祇有一片修修的竹林。六歲多的小孩，自然不敢離於塗徑，因此課餘活動的範圍，便僅侷促於這小溪的四週。一羣孩子，不是偷採菱角，便是撲魚，再不然就疊着小紙船吹放，山給予我的，祇是昏夜龐大黑影的威脅，和起風後種種可怕的嘯吼。以後到北方上學，也很少有登臨鑒賞的機會。直至前年一度遊嶽麓山，才漸覺山之可愛，而真真發生欣慕，實在還是從這次遊雪竇山開始。

這次的旅行，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因為中國旅行社發起組織溪口旅行團，而我正想看一看蔣先生故鄉的建設，便報名參加了。不料到動身的一天，旅行社忽來電通知，以加入的太少，臨時取消了，那時我一切多已準備齊完，而旅行的幻象，也已在腦子裏盤算了好幾天，在失望和熱望的交戰下，我便毅然單獨出發。在遊程的支配上，我是大體都依照着旅行團所規定的進行，因為在這條旅途上我還是生客。

傍晚從上海登輪，第二天清晨，就把我這個獨人旅行團送到了寗波。在船上，認識了寗海關的葛仲欣君，他與我不少必要的指示。上岸後便乘汽車向溪口進發。浙江的公路，本來比別省修得好，這條寗奉路尤其寬暢平穩，坐在車上，彷彿坐在鬧市的公共汽車裏一樣，一路山清水秀，修竹茂林，神志一新，車行四十餘分鐘，便到了溪口。

溪口是奉化的一個小村，處羣山之中。山中的泉水，匯流到村前，成一清澄之小溪，村口臨溪有一小阜，上建文昌閣，蔣先生回鄉常棲止於是，頗得臨流垂釣之趣。閣後有武陵學校，規模甚大。包括幼稚園，小學部，農業專科中學，農場，醫院等，大約凡村裏的一切改進事業，多以這個學校爲出發點。校長鄔士萍先生，是一個富有才幹計劃的人，所以成績很可觀，可惜因爲時間匆促，僅粗枝大葉地看了一遍。在村裏僅勾留二小時，便乘轎子登雪竇山。

轎夫的技術，似乎沒有杭州等處的那末熟練，但也沒有那種慣見的狡猾。一路指點山景，詳爲解釋，很令人起一種樸質親切之感。從他們的談話裏，知道蔣先生對於鄉人，甚至族人，並沒有卹老濟貧等類似的津貼分送。但對於地方上公益的事業，已辦得很可觀。在我匆匆經過這條僅有的大街上，可以看到寬闊的洋灰公路，廣大的公園，清潔的公廁，整齊的小菜場，和設備完全的學校，醫院，聽說從今年起，全村九百多個學齡兒童，多已强迫入學，完全免費。醫院裏也不收醫藥金。在這許多愉快的臉上，可以想見三千多村民所獲得的幸福了。離村約五里，便走進了山地。觸入眼簾的，是一片深淡不一的紅葉，鮮艷奪目。以烏桕樹爲最多，也最美麗，每顆樹上，甚至每張葉子上，有着許多紅紫青赤種種不同的顏色，遠看好像一樹盛開的夾竹桃。一望無際，楓樹較少，也比較單調。雪竇山之美，飾以滿山的紅葉，直像一個入時的少女，披着一件時髦的艷服，益發令人陶醉。

過了入山亭，山勢漸陡，山道也愈見盤旋曲折之妙。以一個久住在都市中的人，一旦投入這種美艷清新的境地，眞令人有飄飄然之感了。

經寒碧亭，慈心亭，御書亭，別無可記。山行一小時，到了雪竇寺旁的旅行社招待所，便在那裏投宿棲息。在那裏開始了我兩天的山居生活。

因爲奔波了一天，晚飯吃得特別香鮮適口，也許因爲山中的菜蔬比較新鮮的緣故。飯後一浴，週身舒泰，披着浴衣，躺在門外的石欄上，領賞那夕陽下的山色。雪竇寺正在脚下，一片平疇，清流環繞寺的四周，迎面是一個大松林，燈火隱現，方信古人所說天地間山水名勝都被和尚們佔盡之語爲不虛。招待所的特點在清潔，整齊，尤其使我感覺愉快的是招待的人非常有禮貌而沒有俗氣。恕我記憶力弱，竟把這位經理先生的姓名忘了，我眞得應特別表示感謝，在他誠懇周詳的指導規劃下，使我這個獨人旅行團竟沒有感到孤淒失迷的危險。山居的兩天內，尤有「賓至如歸」之樂。

要勉强說出牠的缺點，便是山裏沒有電燈。可是一燈如豆，星火搖移，映着窗外的月色，窗上的樹景，的確別有一番風味。

一覺醒來，已紅日上窗，急忙整裝出發，先順着山道，走到上隱潭，在一個小橋旁邊，有一座什麼廟，門前站着幾個村婦牧童，當我上前問訊的時候，一十一二歲的小孩，便很高興地願當我義務的嚮導，走過一小橋不遠，就看見一個很深邃的夾道，這便是上隱潭，拾級而下，約五百餘步

，石階甚峻，走去極感覺費力，到谷底再仰天一看，愈覺來程的艱險。雙峯矗立，峰頂小樹盤彎交錯，彷彿是工筆畫中細描着的一般。澗水從石縫中瀉注而下，飛瀑四濺，記得古人有咏靈潭的詩：『靈潭深入白雲堆，帶雨春雲為我開；亂石半空潭欲墜，瀑泉千丈正中來。兩軍酣戰鼓聲急，一雨生寒霹靂催；中有臥龍君勿狎，有時平地起風雷。』可謂絕妙寫眞，可惜因為潭裏光線太黑；沒有照着好的照片，中靈潭離上靈潭二里許，下靈潭又更下一里，三處雖一樣的是怪石僻徑，清澗飛瀑，可是各有各的風味，下靈潭的瀑布最大，有如百尺之白練從空而下。擲在亂石上，眞如兩軍酣戰的鼓聲一樣。

下午遊雪竇寺，山門上有蔣先生手題的「四明第一山」匾額。寺址並不寬大，建築也沒有什麼特別處；大概牠的可貴，還在四週風景的秀麗，迎面山色，撲人眼際，潺潺溪流，與殿上鐵馬聲相應和，令人有出塵之想。該寺相傳建於晉代，當有高僧駐錫，蘇東坡以未能登臨為憾；大約自雍正年間，御賜大藏經以後，名乃益顯。藏經閣在大雄寶殿後，再後便是客堂，各地善男信女，多借宿在那裏。後園古樹很多，寺僧一一指點，說是唐梅晉柏，但憑我的肉眼凡胎，委實不容易看出牠古的特徵來，現在的方丈，便是頂頂大名富於政治頭腦， 交際手腕， 聞名於儒道政學各界的太虛法師。

感謝上帝，這一夜睡得更舒適，一上了牀，「納頭便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遊妙高台，離雪竇寺約二里許，山路比靈潭道上更為難走；台平如砥，高出萬山，遠望層巒四起。台周現築有洋灰欄干，遊者稍便。台後有石奇禪師塔院，蔣先生在裏面築小屋三楹，頗饒幽趣。大概香港的妙高台，決不會有這樣的奇景罷。登樓下視羣巒，岡阜回互，平疇鱗次，寸人豆馬，溪帶嚴礪，無異置身雲表也。院內懸鑑禪師詩云：「一峯何突兀，不與衆峯齊，縱目乾坤窄，回首日月低。」其右有獅子巖，作獅子蹲踞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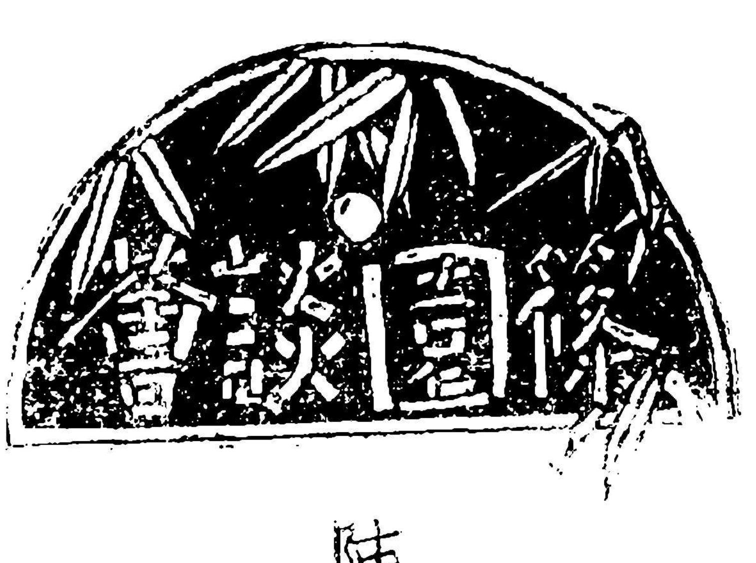
離獅子巖不遠，便到飛雪亭，亭聳危岩之上，與千丈岩對峙，成人字形的削壁，高有千尋，深不見底，千丈岩瀑布高懸，作二三曲折，始達山麓，飛雪亭裏有一個和尚在招呼遊人，俗不可耐，給了二毛茶錢，承他取出一個爆竹向岩裏燃放，響聲四震，紙花亂飛，頗有奇趣。千丈岩丹崖峯壁，陡峭萬仞，山水北來，經過山橋循澗下注，至半壁，有石突出，因之洒飛成雪。雪竇寺之名，大概就是從這裏起的。岩下有仰止橋，橋旁築有石室，以便遊人臥聽流水，仰觀白雲，不過從岩下路下去，山路峻峭，十分難走，尤其是沒有旅伴的我，更覺獨力難勝。

在山上又宿了一夜，翌日清晨仍乘轎下山；到溪口，即轉車到寧波，午後坐寧穿汽車到育王遊東南第一大叢林的育王寺。該寺規模之大，遠過於雪竇，裏面和尚有數千，其大可想。

是日傍晚乘新江天回滬，結束了這短期的旅行。

十二月一日補記


美麗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鳥語煙香
一般可愛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陳濟棠霸粵之由來（續）

（附粵軍統系談）

篠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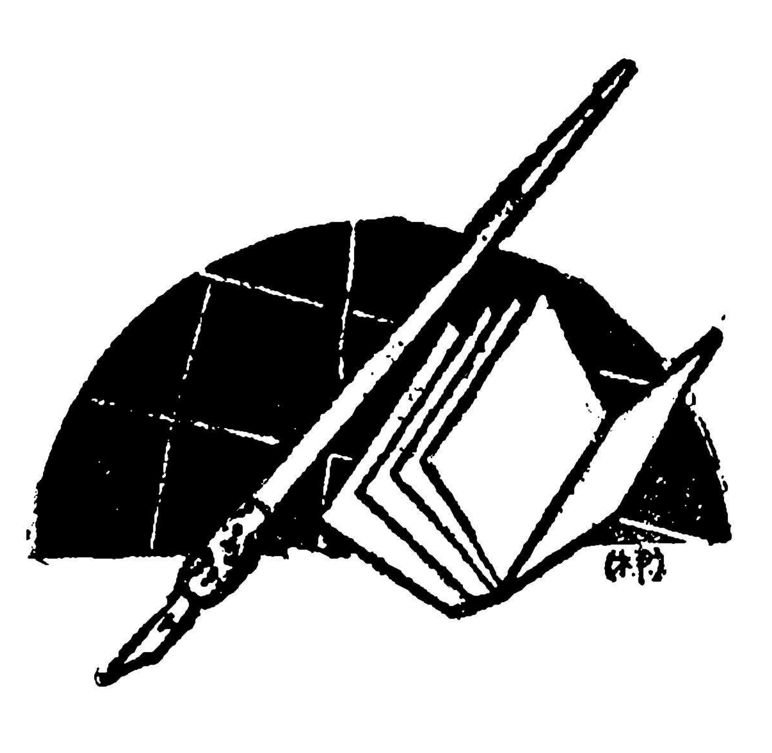
北伐之始，任潮以四軍軍長兼廣州軍分會主席，主持後方。是為前方四軍與後方四軍分立之始。既張陳兩師北伐，所向有功，實力膨脹，擴編為四軍與十一軍。未幾寧漢分立，陳附寧而張附漢。於是前方四軍，又分寧漢兩派。時任潮在粵，納古襄勤議，謂宜添練生力軍以厚兵力。任潮於是設軍事政治分校於肇慶，延李揚敬為教育長，訓練幹部，逐漸擴編。而其中心思想，即為反共。迨黨軍入滬，白崇禧納領事團之請，首倡清黨，任潮在粵，起而應之，左派在粵勢力頓衰，後方四軍，團結愈固。寧漢復合後，任潮拜第八路總指揮之命，全粵在握，維時所部即徐景唐陳濟棠兩大將，各領三師，一駐東江，一駐西江，此後方四軍搖身一變而為第八路。自是四軍之名，遂專屬於張發奎，不復為任潮有矣。

民十六之冬，左派不能忘情於粵，於是有張（發奎）黃（祺翔）回師之舉，終引起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共黨佔據廣州之變，此自非張黃意料所及。然既經定亂以後，左派在粵勢力，益見一落千丈矣。

左派之勢力愈衰，任潮之勢力愈盛。其時政治方面，則廣州政治分會，（任潮為主席）儼然為西南出政之中樞，幾與寧漢成鼎足之勢。軍事方面，即設東南西北四區善後公署，徐景唐主東區，陳濟棠主西區，王應榆主北區，皆任潮心腹，南區之陳銘樞，亦為任潮舊轄四軍之部將，而因最近夾擊張黃，又為同一陣線者。以故任潮得發揮權力，指導全粵軍民，努力清共剿匪聯團清鄉。粵省素為羣盜出沒之區，自革命初元，羣盜蛻化為民軍，風起雲湧，地方保甲團練之制，破壞無餘，郊坰以外，固甚騷然，即都市繁盛之區，白晝殺人越貨，亦數見不鮮，而尤以民十三四之交，滇桂軍據粵時為最甚。任潮主粵以後，首先肅清共黨餘孽，規復地方聯團之制，萑苻斂跡，都鄙咸慶乂安，迄於今日猶沐其賜。民國以來，論粵吏治績之隆，誠莫任潮若矣。

不幸以維持紙幣事，與古襄勤意見相左。時古以政委兼財政廳長，任潮部下大多不慊之者，慫恿去之，代以馮祝萬，馮軍人也，古頑強不允交代，馮率隊蒞廳接收，古自是大

盡任潮，旋入京依胡展堂，得任國府文官長。迄民十八之春，中央將開三全大會，其時武漢（李宗仁白崇禧主之）與中央已戰機迫切，任潮不忍其決裂，挺身入京，志在調停，詎甫抵京，猝被幽禁，留守粵垣之鄧世增，（鄧以獨立旅長，兼衛戍司令，及公安局長，軍警兩權在握，）聞報憤慨，昌言北伐，以抗中央，徐王從而附和之。惟銘樞濟棠，以赴會故，先期離粵，銘樞過港，宿英皇酒店，不戒於火，傷足，滯港勿行，濟棠至滬，襄勤使人諷止之，濟棠回港，與銘樞合謀挽回粵局。銘樞自兼省主席後，即與任潮齟齬。濟棠本無憾於任潮，統為名利心所驅使。寖假而海軍陳策，加入運動。標榜和平。濟棠及策，於三月三十日乘軍艦入粵，抵黃埔，先得李揚敬同情，（其時李繼方鼎英而為黃埔軍官學校校長），携手至粵垣。以銘樞濟棠將光鼐（蔣時為銘樞部下師長，駐瓊州），陳策等名義通電，服從中央，不參加北伐，於是徐王鄧等均莫敢誰何，而一律歉化。是時濟棠所部兵力凡三師，一師余漢謀，二師香翰屏，三師陳章甫也，駐紮西江，扼桂粵交通孔道。黃紹竑方領桂軍東下，其本人已行及三水，聞變折回。白崇禧在武漢失利，南行過滬，某元老為購意大利船票至港，先濟棠等一夕入粵，正與鄧等商軍事，至是亦倉皇離境。濟棠於是接受中央任命，代任潮而為第八路總指揮以主粵矣。然桂系終不服，與粵兵連禍結者累年。洎民二十，展堂不得志於中央。襄勤又復教粵軍將領和桂以與中央對抗。銘樞不從，其所部之白十一軍改編為十九路軍者，即去而歸附中央，參加勦共，轉戰數省，終乃戮力於一二八上海之役。濟棠從之，則一面藉以統一粵省內部，一面藉以聯絡廣西，形成西南與中央對峙之局。其勢力之坐大，殆於此時始。九一八以後，展堂回粵，濟棠初頗禮重之，利之以對中央，未幾即不令與聞要政，而僅月奉以乾脩。展堂意興索然，移家香港。襄勤又以其時下世。展堂晚年恒鬱鬱，嘗出國一度，歸亦怏怏。今年夏間有朱少穆者，同盟會之老同志，暮年落魄，橐筆為律師，恃其輩行尊，山膏善罵，間有辱及濟棠者。濟棠霸粵之日，凡偶語或腹誹者均有誅，少穆詎能逃斯劫。濟棠果加反動之名，執而幽之，某要人先為之講釋，濟棠不之理。迄展堂移書綏頰，濟棠遽命槍決之。展堂大憤，有說此為致死之因，未知確否。而要之襄勤生前，以卵翼任潮者卵翼濟棠。而濟棠卻利用之，以應付近八年來之政局，或左袒焉或右袒焉無往而不得利。足見政客欲利用軍人，而結果實為軍人利用。一般之政客，夫亦可以廢然返矣。濟棠下野之日，電余漢謀，殷殷以袍澤為言，蓋猶不忘情於第八路之舊統者。比者粵局更新，軍號不變，第八路之名，已成過去。而余漢謀專閫，即起用香翰屏為副總司令，徐景唐為總參謀長，最近如陳章甫亦任為交通處長。至王應榆，雖不在軍，然分司民政。此皆八年前之舊侶，聲應氣求，自是應有之義。平情而論，粵軍人物，除濟棠為不驚人意外，徐子在目前尚無可非議者。而濟棠之為濟棠，又實由乃兄維周及林翼中誤之，夫豈盡濟棠之咎，是以軍人專政，而為左右近習所包圍，鮮有不身敗名裂者，尚慎旃哉。



書評

讀「孟實文鈔」

良友公司出版　一九三六

——物我·距離——

楊剛

我素來有個習慣，愛挑剔人家的字眼兒，無論談話或讀書，往往爲了一兩個字眼和人嚷得臉紅頭漲，弄到人家指着我的臉罵我只會挑小窟窿時，我才無話可說，悶悶沉默下來。這沉默自然是面子上的，心裏還覺得有一肚子的理由，得自己去搜索一番，在挑字眼兒的背後，我常常就能找出一點道理，這麼一來，打敗仗對於我倒成了一種好處，似乎覺得字眼的安插和理由有很多關係，挑剔字眼也不是很罪過的。

歷史的道路是我們跑得長，文學批評的位置却似乎在西洋要站得更穩。人家有許多資性驁拔的智人將自己創造的才力全部注入批評的河流裏去，也有不少詩人，作家，縱橫家們以爲不令他們的光芒在文學批評裏面四射，就不甘心。因此人家的一部文學批評史被養成他們一套思想發展的紀錄，人類心能的河源由這股道上也匯流爲一條滂渤的長江，牠和詩歌小說一樣，爲滋培土壤，創造新生命盡了大力。

除了歷史上數得出來的幾個人物，論文學批評，我們說什麼也比不過人。我們的聰明人有了天秉，却捨不得把牠犧牲在這件累贅，冷落，不討好的事情上。想想看，古代不用說了，在近幾百年的文學史中，我們舉得出幾部像王靜安先生的人間詞話那種作品來？人們在這裏就那麼愛惜他們的筆。偶然見他涂幾句批評欣賞，你察得出他不成心，他是在紙上遣悶，因爲不要韻律，不須格式的方法，在心情需要閑散，不欲有所拘束時，不能說是不適用的。

人間詞話以牠卓異獨闢的見地挺趁起來。雖然靜安先生並未下心把自己獻給文學批評，但由這薄薄的冊頁裏，人隱然可以看見一片汗珠，一閃發亮的眼光。他寫字時，那一把筆準會在手心裏流汗。那不是隨心寫意的東西，說他在考據甲骨，殷先公先王之類的問題上有多麼堅實，人不能冷落了他的人間詞話在文學批評上的密度。講究文學批評的人，對於欣賞的境界問題，除了他所提的意見以外，似乎還沒有什麼別的觀點拿出來，說有，只得朱孟實先生一人。朱先生在孟實文鈔裏，以中西文學的底子通過

西洋美學的鏡頭，把王先生在人間詞話裏所提的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掉了個過，要將王先生的有我之境換稱無我之境，無我之境，叫作有我之境。他把這掉換的理由解釋得簡明確切，不但令人明白他，并且因他的解釋，也更能明白王先生的觀點。

可是前頭已經聲明過了。我有一個壞習慣：愛挑字眼，在讀孟實文鈔時，不免也受這習慣拘束，不能盡量領會朱先生的文章。當然，除了一些根本的態度和主張之外，眼前所想到的不過對於名詞上的東西有點疑問而已。現在說出來，就把牠當作請益的意思。

詩人們是種奇怪的東西，篝火似的，自己燒得紅紅烈烈，豐豐麗麗，也罷了，他偏愛招上別的樹，別的草地也和牠一般的熱，一樣的紅。詩人就是這麼一團火，他攬着一棵豐厚熱烈的心到處招換別人對他同情，頂好是人家和他一塊兒燒，十分不成，他就學着火那麼的，自己把自己的紅焰子裝在人家心上。總之他極其富於同情，又極其不甘寂寞，要人同情，即使外界的動作形色聲音，和他這焰子沒有多大淵源，或有也很模糊不清，他因自己燒得慌，同感作用又太大，便往往立刻把自己的情緒寄托在牠們身上，引為自己的同感知己，不管對方原來是怎麼一回事，情形說來像個瘋子，不是有好些人叫詩人是瘋子嗎？這種情懷的寄托原不需要物我兩忘的境界，反過來說，在這時候，詩人這個我不但他忘不掉，并且還有擴大和蔓延的光景，比如：『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柳飄綿弄行色，』『花落辭故枝，風迴返無處，』『但見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好像說得都很明白。在這幾句詩裏面，處處都是詩人的情懷在那兒弄着，鬧着，怒着，詩人極會鬧，把無知的風花楊柳，有知的狐狸都拉來作自己人，好像他可以搖身七十二變，將他的心，他的情裝在任何形體裏面似的。恰好詩人的我和他的情差不了多少，正和專制皇帝的尊嚴權威就是他的我一樣，所以有詩人托庇情感的詩境往往就是有我之境，王先生的『以我觀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怕就是這個意思。

講到無我之境，我把朱先生所說的『移情作用』所謂『物我兩忘』想了一想，好像可以用得上去。因為我在凝神入定，純抽象的觀照事物時，我的腦想會幫助我的眼，將事物的聲音形色剝掉，或是把牠同別的東西混合為一，或是只容下牠一個概念。由這兒，我視出一個幻覺，推出一番玄想，牠兩個雖不是親兄弟，可都是不沾塵埃，跳開紅塵了的隱士。牠們是『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一旦你知其處，你也就入雲很深，把塵埃上的物我之分忘懷許久了。人一到得這種雲深的境地，不免要把自己擱在大自然的運行之中，生命與無生命，有形與無形都屬一體，我的生命等於他物的無生命，無生命也無異於他物的有生命，在自然的行為中，一粒微塵就是一個世界，此時我是『形骸已化，心在何言。』不但『死物可以生命化』，『無情事物可以有情化』，生物何嘗不可以認為死物，有情又何妨就是無情？所以『采菊東籬下，』可以『悠然見南山』，見這南山，淵明大約是不必抬頭的，誰能說他的心頭沒有一座南山在那兒？說起來，『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這些句子也都是物心沒到極點，自然的生命在眼中浮游的境界。王先生所說『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我很懷疑不是講的這個。朱先生把有我與無我的境界解之為同物和超物之境，真是一種超卓的見解，助人領悟到這一層。

關於這兩種境界的高低，我想不用同物和超物去看，却直接以朱先生所提躍而深和斷而淺來斷，似乎要貼切些，因為朱先生的着眼點原是在這兒。大抵情廣意深的境界，很容易使個人的感受超脫為人間宇宙的感受，所以有人說，如果詩人的熱情，希望，與恐怖，如果詩人的勝利與他的悲泣，不和民衆相呼應，那麼，他怎麼能超越偉大呢？意思大約就根據在一點，超物的境界托於物而不泥於物，表明那詩人至少在寫這首詩的一刹那，他的情懷已經超越了他個人那小小的悲歡苦樂，為更偉大更崇高的對象作了喉舌，他的詩泉是深山大谷中湧騰不息的瀑布，不是那平原沙土中的一條小溪。超物之境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固然是藏在玄想裏面，可是牠已然超脫了個人私己的情懷，近乎是以宇宙的心為心，人情就是物理，物理也是人情，因此就見牠的品格高遠。依此說來，在同物之境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裏面，詩人的悲喜既已成為宇宙的哀樂，牠們自然也都可以算得很高的境界了。

其次是朱先生所講距離問題。中國講究新文學有了近二十年的歷史，但是文學批評方面有人講到距離這東西的，怕是以朱先生為第一。因為這項講究在西洋也才興起不久，講牠的人，不只是念過些文學作品，批評理論就算數，心理學在這行工作上，是有力量的基石。朱先生先弄心理學後來轉入文學，好像是命運安排來開闢這條門徑似的，因此就更顯得朱先生的工作寶貴。

本來藝術品與實物人生有距離，同時也與讀者有距離，這是真的。畫家筆下的一朵牆陰小花，固然離了那朵真的小花有說不清的遠，等到牠們在讀者的心境意象中時，又不知變了什麼樣繁複的形態，能將畫師原來的心意保留得幾分之幾。這些不同的情形用個專門名詞把牠們一包裹起，就叫做距離。牠是藝術品自己的天地，也就是牠的袖裏乾坤，壺中日月，因為牠本不是物與物或人與人的距離，牠實在是境界與境界的距離。距離安設的好，藝術品便如一隻鳥兒一樣可以在這天地裏面隱隱約約，活龍活現的飛舞。

想到這一點，對於說悲劇都有些古色古香，來証明距離的話，我又有點懷疑。古色古香似乎是物的巧合，不是傳境的必需。從前人喜歡是古非今，所以愛寫古人，正和希臘悲劇家為了尊崇貴族，悲劇主人翁必取王公貴胄是一樣。若僅就物的距離來說，當時戲劇，多為貴族階級取樂，專寫貴胄豈不是距離太近了嗎？事實上，是有許多悲劇都寫着當時人物的。比如托爾斯太的安娜卡倫琳娜，陀斯妥夫斯基的白痴，卡拉馬棗夫兄弟，罔兩之徒，易卜生的羣鬼，國民公敵連我們的紅樓夢，桃花扇全不但是古香古色，并且還是今香今色。寫紅樓夢的人是曹雪芹，而紅樓夢中的情節也就活在他本人所處的時空裏面。甚至如莎翁的悲劇馬克伯什距離莎士比亞的時期覺得也不算很陳遠。我們雖然不叫孔明穿上西裝，啣了雪茄烟登場，可是聽朋友說，孔明的羽扇綸巾也不是漢代的骨董，而是元人改作。我想元人有了佛道軍師的觀念之後，才把諸葛丞相趕上戲台出了家，這和用參謀總長的大禮帽罩在孔明的道髻上，給他披一件燕子尾禮服，怕也差不多吧。

朱先生以為悲劇與平凡不相容，我想說悲劇實在就活在平凡裏面，正惟平凡中的悲劇才是真痛心真不可免的悲劇。一篇石壕吏，其中的情節人

物該是多平凡？一曲長恨歌寫一位庸懦的皇帝將一個弱女子弔死了，取媚於大羣驕將悍卒，該是多平凡？有些平凡人要逃避軍役，就做平凡事，將自己的腿打斷，臂弄折，一般舊家庭的女人們受苦受氣，變瘋變顚，患着歇斯底里，成天打鷄罵狗，疑鬼疑神；還有一般母親們本是痛愛她們的女兒，却不得不人人噙住淚，咬着牙，折斷她女孩兒的脚骨，這些事跡裏面那裏找得出一絲一毫的英風豪氣出來？可是誰能說牠不是悲劇？人生是一根長矛一張盾，兩個寃家活在一個身子裏，天天你打我撞，日日如此，年年如此，甚至於鬧一輩子，都活不出個順暢的，這還不是悲劇的收場麼？悲劇是個狡黠狠心的東西，既找着這不合理的人生，把牠當作一片肥草地，便以各式各樣的形色來繁殖，有時要示威，牠就流血殺人，有時想變微菌，就扭扭揑揑醞釀纏綿。流血的是急性的悲劇，發得快，好得也快；不流血的悲劇是慢性的悲劇，牠不作聲，不動色，躲在你骨髓裏慢慢侵蝕你，借着你蔓延傳布於周圍鄰近，在這毒氣散布的時候，你眞不知道暗地裏偷偷葬送了多少平凡的或不平凡的生命！日常世界裏果然充滿了平凡收場，可是一段平凡收場是騎在多少悲劇的頭上走過來的？就是那平凡收場的本身，也就是大悲劇的結束呢。

像莎發克理斯的危底潑斯那樣一個人，生在那蠻野的殺人世界裏，原是應該和一條凡獸一樣，順着食色本性的要求來作人的。他吃要吃得惡，愛要愛得横，殺人也要殺得痛快，這沒奇怪，除了他能够竪起一根脊梁，不用手走路之外，他也只是一隻獸呀。若是他聽見預言說他要殺父妻母，便爲那神秘的預言所支使，斷乎違反本性，抗拒流風，一輩子作個淸修隱士，在希臘那時代裏，總數得上是個不平凡人吧。莎士比亞的哈姆列德若果眞平平凡凡的叫殺父佔母的仇人作爸爸，不見得不是悲劇，他若奮然復仇，不顧生死，這又非大魄力大英雄莫辦了。悲劇與人生的距離，恐怕不在牠與平凡不相容，牠如果眞是與平凡不容，倒不會爲害如此之烈，爲情如此之可悲。正惟牠消化在平凡裏面，使人不容易發現，就如一掛目不可見的天羅地網將整個日常人生一下打盡了，沒有誰能逃得出來，才眞正是人生的千古恨事。這樣恨事給人寫在紙上，演在台前，唱在嘴裏，有了一付形相令人指得出。但那指點不出來，穿流在人生裏面的就許是悲劇的精靈。只要作家能有那份魄力和精細將這精捉住，織入自己的境界裏，表達出來，人見了牠們不要抑憤的掉着眼淚來唱歌才怪。

實在呢，悲劇裏的不自然是多得很，但也只怪人生不對。誰叫人生老愛跟不合理結成一起的？悲劇的神秘也不過說着人生的謎語。倘若人生能够順着自然合理的生活下去，那有縫隙令悲劇鑽出來？可是人生就爭不起一口氣。女兒不肯愛母親的愛人，作娘的就使紅刀子和女孩兒過不去的事，報紙上不是沒有，年成荒了，母親還不會餓死，女兒的牙齒就落在娘的腿上，人也聽說過。我們看見七八十歲的白髮老翁摟着個紅腮玉骨的女郎睡覺，也看見親兄弟親姊妹爲了遺產打得頭破血流；帶甲百萬，登在金城湯池里面的元戎，會看見敵人就很大方的撒腿逃命，知心密吏往往就在暗中跟你搗亂，把你出賣，這一些五花八門神出鬼沒的事實，件件令人見了頭暈眼花，件件都像一重五里霧罩在我們上面，可是那一件不是人生，不是悲劇呢？就這一點講，悲劇不會距離人生，反而正是人生在出台。悲劇之所以會和人生有距離，恐不在於牠的神秘，倒在於牠的自然。作家要使不自然的行爲成爲自然的結果，他把自已的解釋加在不自然的現象上面，

於是各種不相聯續的，不自然的形相，被他用自己的解釋和領會貫穿起來，成了一串自然的發展，這發展不一定就是人生，也不一定就是讀者心目中的人生。但作家却說：在我眼中看去，人生就是這樣一回事，大家愛信不信。紅樓夢中設下的金玉緣明明就有個姻緣前定的宿念在作者腦中作怪，所以他有意爲那悲劇大大加了一場命運的作用。水滸傳的根源埋在伏魔之洞裏，想來可說也是這種性質。孽鬼中的阿爾文夫人爲她的浪子丈夫，犧牲了自己，又把唯一的兒子也葬送了，可是作者還不滿足，他定把她爲丈夫建築的孤兒院也燒掉，並且這燒火的人恰恰正是那主張她犧牲的孟代牧師。這些情節該湊合得多不自然？可是在作者的意念之中，牠却剛剛來得那麼順理，那麼正應，像是大造化自己安排的自然秩序，不管牠與人生實況生疎不生疎，也不問牠同讀者之間有多少距離。人生不爲自己作解釋，牠只有死洋洋，慘柯柯，不自然的現實，這現實不是沒有眞理，牠却輕易不將牠抖在外面，而要人們鑽天打洞的去探索。就在這兒，作家留下了很多活動的餘地。

悲劇本來就會與人生有距離，也與讀者有距離，但講到牠這距離，似乎不妨將三幕五幕，幾十個人馬，出口成章，當大衆說心事這些形式的問題推開一些。人事本不恰分五幕，但戲劇只得一幕二幕的也有，一段人事的變遷要說牠不是五幕，牠也有一幕，說牠不只一幕，牠又不妨有五幕。人說話本來不是出口成章，但會詩會曲的人，說話時常有帶腔帶韻，出口成文，不當大衆說心中隱事，却不妨自言自語。穿高跟鞋，帶面網者，我們今日也有的是；我們不是古人，也許古人從前就有喬裝的吧？

距離原有兩種：藝術品和實物相遠，讀者又和藝術品相離。不過一般的看來，這兩種之間，頗難劃出逼淸的界限。作品若與實物全無距離，就不易量出牠與讀者之間的遠近；太陽當頂時，三四塊錢一個的照像匣也照得出來些東西，但牠們多半是實物的抄寫，往往不能引起讀者的意象活動。並且人讀着藝術品時，所處固然是讀者的地位，到創製作品時，他也必得先將對象加以一番意境的吸納，予牠一點生命的解釋，這麼一來，對象在人心目中已經是藝術化，你所觀照的不僅僅是一棵樹，一塊石，而是一幅藝術的意境，在你動手製作之前，你所處的也還是讀者的地位。因爲如此，一模一樣的對象才能在不同的觀賞者心目中描摹出幾種各樣的景色來。天安門大街在一個人的心目中可以顯得莊嚴璀璨，但是當另一人走過那兒時，就許只見那剝落灰敗的殘紅宮牆，悄立在冷疎薄黃的夕陽光下，默然守着那奔忙來往的車哩，馬哩，人哩，一個個拖着一具灰黃的影子，朝着誰也不知道，沒把握的角落裏撞去。這樣的一條天安門大街，不正是一種『如說興亡斜陽裏，』的景象麼？夏日的雲彩原來也只是一件對象，可是某人會把牠看作一條蒼狗，某人又將牠認爲一隻猛獅，第三第四的人或許又說天上是在開着一朶牡丹，或聳出一個峻嶺。意識不同，心境各異，所得的意象也就有了分別。以此推而廣之，無論是海霧，是黃龍潭的飛瀑，是海寧潮，都可以有同類情形。風後之雲，原不必有入江之跡，却不妨有入江的情境。

詩境不是赤膊的人事，畫境不是可以捫捉的實物，一旦事物觸起你的靈魂，在你眼前顯出一番不經見的世界時，這世界就是藝術品的素影，牠和眞正的事物相距很遠，不僅只不是牠們的本來面目。要說事物的本來面目，我們的言語怕還要說素樸一些。事物的本來面目應該是事物自己。一根樹的本身怕只能說是一根樹，樹上晒着太陽，只是陽光鋪在樹上，舊宮墻白石馬路只是宮墻和馬路，很難說上莊嚴璀璨。到講莊嚴璀璨時，我們自己那些複雜經驗，感覺，情緒已經和他們融匯了。可不是嗎？海霧的本來面目就是海水蒸氣的凝結，在那里面若有仙子輕拖慢掩是海霧已經在人心起了幻化，和鄉下人說雷電相聲是雷母娘娘在閃眼睛，發脾氣同樣有了頗厚的人性。

人與物事之間需有距離，這原因恐不在於要跳得遠遠的，去看牠的本來面目，爲了本來面目，我們好像該站得切近，觀察得仔細些才對。可是我們眞太渺小，一與對象密切接近，藏在裏面的心智往往立刻會難過起來，受了欺負似的，人好像被對象包圍，被牠壓倒了，對象的一枝一葉，一磚一瓦，一針一線都會擴大起來，佔領了我們的心眼和意念，我們的意識觀感全不能依自己的傾向而自由活動。你遠望北海白塔時，儘管覺得牠崇偉莊穆，走去塔底下，抬頭看去，卻是心理彆扭，感受着一種逼壓不快的情味。你說：我還不如走遠些吧，儘在這兒待着，文藝女神都會給壓扁了。你趕緊跑下來，跳到橋外去，或是搖開一隻小船，漂在湖心，那幢白塔便如一尊玉佛打坐在絲雲滿團上，冉冉由青空降下，靜穆莊嚴中彷彿露有一絲微笑，又彷彿含了一脈悲憫的神色。那時候你覺得羣山俯首，合海低頭，生人萬物都似乎在寶座下的蓮花池裏獻音承歡，生命的歡樂和感戴，浮在水面，飄在雲頭，被人們的笑聲和歌唱在佛前演奏。說直來，便是那景物已經吸引接收了你意識中的諸種觀感，你把你的感念貫輸到對方裏面去，使他賦有你的意志情調，有時幾乎也有你的思慮，那時候，對象不妨變爲你意識的一部份，你的意境。所以，接觸對象時，我們自然要立在旁觀者的地位，一到欣賞，一到觀感流露時，不知不覺中我們已經演了一場喧賓奪主的啞劇了。

不妨說，在創造藝術品時，我們將意識織入了對象裏面，但是同樣的話也可以倒過來講，說對象是網在意識中間的。這對象既網在我意識中，我這作品當然與實物與讀者都隔了一層，所幸我的意識原不是一塊鐵板，一重大山，將作品與人間隔絕了，要把這意識說成那樣惡毒呆笨的東西，還不如將牠比作一團輕霧，一幅薄綃，說粗笨些，也可以將牠看作襍雜在對象裏的酵料。藝術品與讀者中間並沒有一段斷然隔絕的距離，說這關係是若即若離許要更合式。比如說讀荷馬的伊力埃得時，忽一片飛雲在眼

前掠過，你掄着看，原來是一掛白瀑，但一失神，蓬蓬的怒濤已像趕撲到你身上來了，牠熊熊烈烈，幾乎就是一場森林大火。跟着荷馬眞吃虧，在那裏，你不是在念書，你忘了眼前有書有字，只見自己像在奇峯絕嶺中顚躑，老望見一團妙象在遠峯岫雲裏，可老追不上，你輕輕掩上去，還是白搭，他文字所啓發的意境還是能溜在你的想像之外。凡偉大不世出的作品，無論就牠部分的情境或總論的旨意來說，總似乎有掛網罩住了人，這網裏有塊磁，磁沒那麼輕靈，藏了一道符，符又沒那麼華嚴莊重。讀者要抓牠，牠溜了，要指牠，牠散了形，要張咀喊時，四面八方都响應起一片回聲，弄得你茫然若失，痴痴若迷。你的神經不再爲你作信使了，牠變爲了那回聲的絲弦。在一點若近若遠的距離中，你要在絲弦上彈出調子，書出音色，便不免揣揣摸摸，賣弄自己的想像和感覺能力。是這樣，你把人家的作品情味公開了出來，作者不再是孤立的個人，寫者和讀者彼此讓意識在作品裏交互浸潤，意識感情的世界中發生了組織與匯合的過程，距離的意義就在乎此了。

藝術的距離，切實說來，都是由內而外的自然表現，單看成形式上東西不一定够；將牠分作人爲的和天然的兩種，也好像必要少一點。就巫峽圖來說罷，無論他是怎樣寫實的作品，只要牠眞是一幅藝術品，牠那左右前後，峯頭山腳，波光帆影，峽人鳥獸種種景色明暗的去取，全得運用在畫家方寸裏面，他依着自己的好尙和要求，將顏色光影同線條配合起來，這樣一幅圖對於沒見過夔門三峽的人自是有天然的距離，對於那些生長四川的人們也未嘗不有人爲的距離。荷蘭人精於畫雲彩，我們固然是拜倒樽前，就是荷蘭本國人又何嘗不自覺高興呢？講到時間的距離則人爲的成分更加濃重。時間的輪轉，本來就是人事，習慣，思慮，感情的過渡。這距離可以說就是人情思想的距離，文君私奔，海倫潛逃之所以百世傳爲佳話，人們思想態度的變化有很大講究。從這兩人私奔時起，傳下來的有幾千

年，在這期間，人類並不是站着不動，在那兒呆候着，聽憑地球去打幾個轉身，反之，人類是把自己翻來覆去由裏至外的改變了不知多少次，至今還無止境。把人類生活的本身當作一幅偉大的藝術品看來，這時間的距離實在也不過關於人格發展之一筆極其着力的描寫而已。況且這兩個女人的行爲在當時也並不是人人都視爲穢行醜跡，否則海倫的事跡就不能流露在荷馬的詩歌裏，文君也不能留下當壚的佳話，詩人的意識畢竟與常人不同，能看出行爲裏常人所找不到的意義，這一點距離說是屬於人爲，亦無不可。

同樣的，人爲的距離中也有天然的成份存在。塑像，雕刻寫人寫景所有的模特兒和藍本都不一定是讀者和鑒賞者所能寓目的。輞川『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他的詩畫中必有許多人爲的距離（我以爲這種人爲的距離，不是純形式的爲距離而有的距離，反之他也是由內而外某種意識所應有的表現形式，不過這篇文章裏而我不想講牠了，且留到異日來試試看）可是同時他所寫的東西也恰好都是他自己心頭的意境，不但與讀者全不相干，根本也就不是實際世界裏的景物，這裏的天然成分該是多麼重呢？

藝術的距離是否僅僅形式上的，是否僅僅要使我們『無沾無礙』的『諦視美的形相』呢？朱先生這種希臘主義的看法，我明白自己是晚輩，不敢說懂得淸。但亞理斯多德以爲悲劇所傳的憐和懼，能够滌滌讀者的感情，似乎比較朱先生所說的要多了一點希伯來主義的成分。就個人看來，在藝術裏面，頗覺沒有一定要屬於希臘主義的性質。藝術當然要揭示美的形相，也會那樣作，可是到揭示兩字一交代，立刻就會跟來下文，這下文是藝術和美招來的，牠轡得很，牠能不許你『無沾無礙』去『諦視』。因之亞里斯多德索性承認牠，說牠就在於能使憐懼的感情去滌滌感情。可是我想亞里斯多德所知所見的悲劇，都是恐怖流血的東西，所以他要那樣說，實則悲劇所引起的情調不一定都有懼怕，却往往含有憤恨；看過悲劇之後，感情不必都能得到滌滌，有時反而會掀起更大的抑鬱和憤悶。這種抑鬱就算並不討厭，也不可惡，反之我們倒很喜歡保有牠，然而牠能够盤在我們心腦中，却也是事實。藝術的手指一彈觸到這種感情問題上面來時，我們就無法可以停止在『無沾無礙』，停止在『諦視美的形相』上面了。

藝術，於我總是糊塗，囫圇像枚雞子，謎像生命。牠的得意手筆是美，可是這美尤其囫圇。有時人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以爲左手拿的是藝術，右手提的是生命，趕你一眨眼，誰是生命，誰是藝術，竟弄不淸。你活一輩子，活煩了，以爲自己寫了個大失敗的作品。忽一下，落在一部大藝術品裏面，你猛一跳，像上帝給你打了劑强心針。一個鮮生生的世界在你面前有打有笑，人人脖子裏嘈喫着紅旺的血和死亡爭，和無聊倦煩鬥，也不知是否傻子，把壓碎人骨的無理性和糊塗看成了紙糊燈籠，就對牠揮拳頭。人人燒起熊熊的眼火朝着大巉巖撞頭，以爲那裏面閉藏有所謂光明完美一類東西。這些炫目駭心的景色組成一股繩將你心繫上，你迷迷醉醉的就撒開了腿，你岸然以爲巉巖雖堅，不見得敵過了無盡無窮撞上來的頭顱！

這樣作，你不能讓爸和娘兒那寫藝術品的人。人家是在畫鷄子，却沒一定算計到雞子黃裏那縷生命也恰好用得着你的血去孵化。一點宇宙人生的意義不知從那棵星子掉落於他心上，他看着那美，就用自己的心血來澆培牠，糊塗到以爲那意義要不活着，他自己也得死去。竟至把自己變爲雞母也覺上好！一個鷄子若干字，個個字都是他一滴血，大家歡跳的活出他的樣子來。誰能說，興就怪在這股血隔下了一段作品的距離，可是寫字人倒輕輕笑了。笑他自己糊塗，也喜他自己明白。

碧湘閣詞稾

陳家慶

丙子清明海上味園社集集唐人句

東林初結社（皇甫冉）。唯德自成鄰（祖詠）。美景惜文會（錢起）。清明煙火新（祖詠）。門隨深巷靜（韓翃）。苔徑綠無塵（盧綸）。生事本魚鳥（李頎）。行歌秋復春（李頎）。道性深寂寞（劉眘虛）。所欲全吾眞（李頎）。古人已不見（李頎）。如今有幾人（郎士元）。

贈姚仲實先生即用先生贈滄宇詩原韵

靈光魯殿獨推君。巖谷頻年仰異芬。曠代高風誰可擬。百年上壽最堪欣。逍遙物外添吟興。收拾名山附吾文。却羨一杯萬事足。仙心道骨欲凌雲。

讀放翁劍門詩

細雨騎驢客。秋風入劍門。百年傷遠役。萬里滯羈魂。短鬢餘霜影。征衫半酒痕。詞源三峽水。佳詠滿乾坤。

山行偶作

客居忘世慮。物外有清機。雨過月初上。林深鳥正肥。微風來木末。空翠濕荷衣。坐愛溪山好。悠然未忍歸。

遣悶二絕

漠漠輕陰簾不捲。春來瘦減一分花。客中歸興濃於酒。怕聽前村噪晚鴉。

雨後誰參玉版師。故園櫻筍正當時。春江水暖鮮魚美。俊味年年繫我思。

題水仙卷子

淨洗鉛華好。盈盈水一方。輕妝來洛浦。清夢接瀟湘。淡極神難寫。春深影亦香。叢祠明月下。誰祀水仙王。

秋節南樓雅集和李範之先生韻

勝日多佳詠。生花筆夢江。舉杯月有偶。驚座句無雙。雲外飄香粟。堦陰守俊尨。晚來負於立。隔水聽鐘撞。

重九杜集分韻得吹字

海國逢重九。西風竟日吹。花開微雨夜。酒醒薄寒時。覓句多佳客。扶輪有大師。六街燈火盛。歸去未嫌遲。

徐君案題其影印銅佛及泉布圖

滄盧有奇癖。藏佛復藏泉。影印堪傳世。摩挲興欲仙。前身儷金粟。妙句吐青蓮。古色盎然好。今人擬昔賢。

大觀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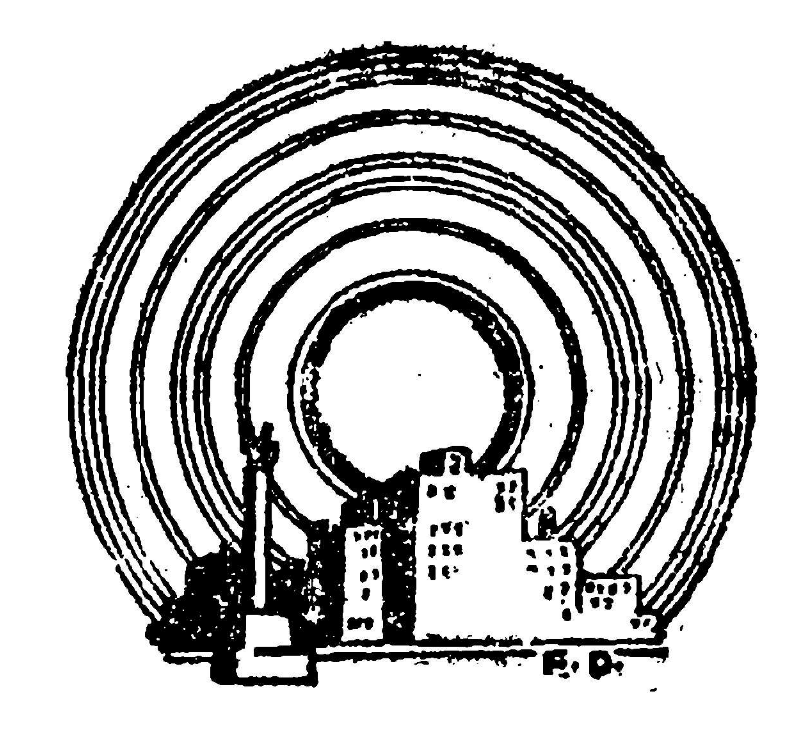
客遊多暇豫。來憩大觀亭。細草迷芳徑。幽花媚遠汀。長江天際碧。潛嶽望中青。留得清暉在。歸時日未暝。

登迎江寺塔望大江

古塔矗晴空。飄然欲御風。眼前迷落日。天際有歸鴻。四野炊烟起。三湘景物同。英雄淘不盡。誰唱大江東。

與滄宇遊龍珠山

龍珠山色好。聯袂且遨遊。水遠天浮碧。峰高樹欲秋。臨流堪濯足。把酒自忘憂。坐對川原樂。良辰爲我留。



外論介紹

反日德提攜論

「日本評論」十二月號

鈴木東民著

自日德防共協定消息傳出後，國際輿論為之譁然，而對於兩國締結此種協定之原因目的及其利害得失，多所檢討。吾人反觀當事國的日本，其一般識者，則多抱憎惑態度。本篇為日本新進評論家鈴木東民所著，亦為反對主張之一，雖作於日德協定尚未公佈之前，但其內容頗多足供參考之點，爰為介紹其大意如下。

希忒拉之所以提倡反共聯合戰線，乃欲使國社主義的德國，脫離其孤立地位也。自從一九三三年德奧合併工作失敗以來，迨至一九三五年四月之斯特萊薩會議為止，在這兩年中，希忒拉在外交上曾作各种努力，謀與英義接近，但皆歸失敗，而在另一面，法國包圍德國之共同戰線則大為强化。希忒拉既知外交手段之不能破壞法方集體安全保障體制的共同戰線，乃改而高呼打倒共產主義。但此種結成反共十字軍的呼聲，對於歐洲各國，全未發生反響，蓋此已成為過去屢遭失敗之舊題目也。

日本為反共十字軍陣營中所不可少的勢力，因日本為亞洲之强大國家，在從背後攻略蘇俄時，日本頗為重要，故希忒拉既提倡結成反蘇十字軍，當然不能疎外日本。而共產主義又為資本主義國家共同之敵，則列强對於一致打倒蘇俄，侵略其廣大的領土，分作各國之殖地，自然必無異議，因之日本參加希忒拉提倡之防共聯合戰線，似有其可能性。不過在此內外多事之日本，有無參加反蘇十字軍之餘裕，參加後能否得到實質的利益，則實為一大問題。

再觀歐洲之防共聯合戰線，除盟主之德義而外，追從者僅奧匈兩國，其實行防共之決心如何，亦尚屬疑問。且從來反蘇十字軍之失敗，乃因資本主義各國間，在政治上經濟上，頗多矛盾與對立，此種矛盾與對立，現在不特未有消解，且日漸深刻化。最近德義關係，雖然親密，但其根本對立，仍未消解，德之接近義大利，乃欲脫其孤立環境之努力，而義大利之接近德國，乃欲牽制英法，而在地中海，多瑙區域伸長其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勢力也。且多瑙區域之小協商國與巴爾幹之協約國對德義之野心，頗有堅强的警戒與結合，而英義在地中海之對立，亦大有激化，如德與義結合，則英德關係，萬難轉好。在法蘇同盟之後，英法關係，仍然鞏固，而波蘭與波羅的沿海各國，亦有與法俄接近之傾向。在歐洲此種情勢之下，德國欲向蘇俄挑戰，幾不可能，即使義大利起而助德，亦有腹背受敵之虞，難操勝算，何況義國全無對俄開戰之意乎。不過攻擊蘇聯，對於希忒拉極為重要，蓋由此可以轉移德國國民對於政治不安與經濟窮乏之注意，同時並可作為擴張軍備之理由，脫出其孤立環境而廣求同志於世界之手段，恢復領土之烟幕也。

現在成為領土資源分割之對象者，為中國，英帝國與蘇聯，反蘇十字軍同時即為領土分割之十字軍。而領土之重新分割，非依武力，不能實現，且在九一八事變當時，德國輿論對日大事攻擊，又在中國市場，依其輸出補助金制度，與日本工業作激烈之競爭

，現在日本竟欲參加此種陣容薄弱之反共聯合戰線與重新分割領土之十字軍，共利害得失可以想見，將來不過爲德國恢復領土之助手法西斯主義宣傳之走狗耳。（子修）

日德協定與中國

The German-Japanese Pact and Its Relation to Chin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Nov, 28, 1936

八年以前，韓費爾特男爵（Baron von Huenefeld）曾在由柏林至東京途中，墜機殞命，他本人原是一個精於飛行術的人，這次的失事，據一般人的傳說，是因爲他身邊帶了一個德日反俄軍事秘密協定的草案，事先難免不有人設法破壞他的飛機的機件，阻止這件事情的發生。所以在失事以後，那個秘密文件，也就不翼而飛。

由於這個舊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出德日反俄同盟的醞釀，實遠在一九二八年。蘇俄在德日眼光中，不啻一個「自然」的仇敵，日本的軍事家，總想把外蒙古及西伯利亞，據爲已有，所以一九二一年，日本遂有佔據蘇俄遠東地帶的企圖，後來因爲美國的反對及其他原因，終於未能實現。接着滿變和內蒙的獨立運動，也都是日本人要的把戲，就是最近想把華北變成特殊區域，以爲防俄的陣地，日本軍人也並不否認。

同時，在另一方面，德國對於烏克蘭的小麥和煤，垂涎已久。。大戰時，烏克蘭曾落在德國人手裏，達兩年之久，後來社會民主黨當權，主張和蘇俄維持友誼關係，一直到希忒拉上台，在某個時期中還曾採用過這個政策。但是，自從希忒拉走上獨裁的路綫以後，不惜毀棄凡爾塞條約，以爲博得民衆信仰的工具；不過這個路綫，早遲總有與法俄發生接直衝突的可能，所以希忒拉在紐倫堡的演說，對於烏克蘭的富源，有露骨的表示，而且認爲下一次他槍口的目標，就是蘇俄。

日德兩國的目的，既然不約而同，那末進一步的舉動，當然是準備締結一個互助條約。今年初，希忒拉親信及第七軍總司令瑞希挪將軍（Gen. von Reichenau），藉環遊世界之便，曾在東京演說，痛詆共產主義。接着東京的二二六事變，歐洲德義的結合，以及西班牙內亂的發生，在在都加速反俄協定的成功。因此，十月間在柏林發動，十一月二日，送至日本內閣待決。十一月八日，德國駐日大使德克森博士（Dr. Herbert von Dirkson），假滿反任，曾與首相廣田，外相有田，及歐亞局長東鄉作數次長談，惟關防極嚴，所以外間一點得不到消息。結果從「巴爾迪摩爾太陽報」主筆派特森（Paul Patt[illegible]son）在上海的宣佈，這個秘密，才被全世界知道。

協定內容，雖然還保守着相當的秘密，可是，依一般人的揣測，不外德國以三十萬萬圓的數值，幫助日本軍隊的機械化，加速六年計劃的成功。同時，日本將東三省的大豆，運往德國，作交換的條件。

莫斯科方面，對於這個消息，當然有反響。最近拘訊德國人的案件，有人認爲就是蘇俄對這個協定的報復，究竟是與不是，我們不敢斷定，不過蘇俄延期批准將舉行的漁業協定，却是一個有力的証明。

南京方面，雖然保持不參與的態度，但是這個協定的本身，對中國是沒有好處的。德國曾極力否認這個協定會激起中國人的反感，可是她對四月間和「滿洲國」所訂的商業協定，爲什麼不受良心的譴責，而把牠終止？再說，因爲恐怕把日本也捲入歐洲的政治旋渦，而這個協定就不包括軍事，也不能使人相信，因爲這個協定，並不一定就要日本參加歐洲的戰爭，而且，即使這種戰爭爆發，也不見得會使日本失望，因爲日本對於法國和荷蘭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正睜大了眼睛在渴望着呢！

這個協定的前途如何，現在不能預決，不過把將來世界上的列強劃分成兩個集團，是無可疑異的。在這兩個集團中，中國當然要擇一而從。（蔭恩）

危急的中日關係

No Longer a Far East

Asia November 1936

Nathaniel Peffer 著

中日關係越來越緊張，不僅緊張，並且到了非常危急的階段，這不僅是中日兩國有識之士所公認，就是歐美人士也有同感。本文作者是美國研究遠東問題的專家，曾代表美國出席本屆在約塞密特舉行的太平洋學會會議，本文便是在該會議席上的講演詞。從他的見解，可以証明一般歐美人士對遠東問題的觀察的確較前進步。茲撮其大意如下。

作者說，這次會議給我的唯一深刻的印象是，中日的敵對于是越來越厲害了。現今國際危機的邊界不在日蘇間，或日本與其他西方列強間，卻在中日間。我就出席此次會議中日代表的態度而論，覺得中日戰爭不僅是可能的，並且是很會實現的。許多人都覺得如果日軍向華北再進一步，戰爭是不可免的。屆時中國一定要反攻，——不顧利害，不計較結果。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我從未對這種意見，這樣的重視過。

大家都知道，中國人不是好戰的民族，不過他們覺得戰比不戰沒有更大的損失，如果日本更進一步，中國人自存的本能便要發揮出來。不管勝利的機會大小，也非這樣幹下去不可。戰而敗，甚麼都完了，不戰而降，也甚麼都完了；但是選擇第二條路，是自認自己的滅亡。事實上，中國這方面像是有一種不能完全解釋出來的信念。它的原因有二：一，近來日本在華北的活動，特別是走私運動，使中國人發生一種共同利害的觀念，與民族意識的感情，將各極端的意見都統一起來。二，南京政府不戰而勝兩廣，在中國人看來，這是統一的表徵。因而他們有了共同行動的意志，基礎與需要。

還有一件事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國人所受刺激過於强烈，他們有意或無意的毫不隱瞞的發洩他們的感情。反之，日本人卻在掩飾，抑制，大概他們的感情被發洩的機會較少。

關於日本的態度，因爲他們不大坦白的表示，所以比較難說。但是我覺得他們不會退讓，也許有些日本人內心裏覺得侵略的危險，但是木已成舟，日本只有前進，不能後退。我想日本也許會簽訂一種國際協定，担保不再侵略中國本部，但這種辦法必須基於一九三六年的現狀，因而正式承認並允諾一九三六年日本在亞洲大陸的地位。所謂華北自治區域必須維持不變，那就是說，一切日本的行動與政策必須得日本人的許可。我們所能希望的僅止於此，而且這點希望還得在極樂觀的情勢中，才有可能。

即令沒有旁的作爲日本反對這種退讓的妥協的理由，憤恨中國這方面的反抗與頑强，便足夠了。中國人在第三者的面前斥責對方，這是多麼令對方失面子的事。中國人要日本人在全世界之前，說明他們行動的目的，這豈不是違背了日本加在他們身上的戒條。那戒條是不許將中日爭端提出於西方列强之前，或請他們干預所謂家裏的遠東事件。這已變爲日本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了。

作者繼續說，在今日世界政局極度不安的時候，一兩年裏，不論遠東或歐洲發生戰爭，必定牽動全世界；因此任何變動都是危險而須防避的。現在我們所要選擇的不是公正與不正公，而是現狀(即令是不公正的)與戰爭。今日我們最主要的任務是維持和平。

據作者的意見，任何加速遠東某種行動與決定的事都是不幸的。如日本能不再前進，中日戰爭暫時可以避免。建築在現狀之上的和平當然是不能持久的，不過似乎比較戰爭好些，因爲戰爭發生，多數列强被捲入漩渦。中國方面雖不承認現狀是永久的，但不至於採取報復的手段吧。

我想多數歐洲國家也是如此想，大家正在努力企求暫時的和平。我想這就是外傳英國將與日本妥協的傳說的根據。英國希望中國暫時承認現狀，不要對日本挑戰。英國的用心不是贊成日本的行爲，而是不願掀動波瀾，影響到歐洲。因爲一旦發生戰爭，將經過蒙古，西伯利亞蘇俄而至歐洲。英國的政策是要盡力拖延避免一切戰爭危機，等到

英國擴軍完成之後，便可有力量來重造歐洲的均勢。

作者的結論說，在政治上已無所謂遠東，因遠東與西歐已連結在一起，一方有事一定影響到他方。中日戰爭也許能地方化，但只有在（一）中國的紅軍不參加，與（二）蒙古邊塞上沒有戰爭，這兩個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可是這兩個條件都是不會實現的。

（奉生）

中英商務關係之推進

Britain and China

The Shanghai Times Nov 25 1936

倫敦方面對於中國之財政經濟情形，最近屢示其關切之意，此當爲旅華英國人士之所樂聞。李滋羅斯來華之可貴，不獨在幣制改革方面予以專家的助力，且以彼能帶與英人關於在華利益之樂觀消息也。其直接發生之結果，即爲（一）英實業同盟組成一特別中國委員會，（二）政府決定擴大出口貸欵保障之範圍，（三）英蘭銀行羅傑士（Cyril Rogers）現仍留華，相機幫助財部改組中央銀行。

上述第三項乃關於幣制改革最要之工作，蓋欲使新幣制成功，必須有中央準備銀行之組織。羅氏在華之薪金與用費，仍全數由英蘭銀行供給，故彼之工作，純係贈予中國之禮物，而由此足証商業關係之好意已經建築完好。

此外足使吾人興奮者，即爲英國投資修築鐵路，此舉實表示消失已久之信賴的重返。據吾人所知，連結粵漢路綫之京贛路，其能達到修築之事實，即由於英銀行界與中國銀團，及庚欵委員會合作之結果。昨電所傳之「財政時報」對此消息表示觀樂者，其來也實有自。不過中英雙方正在締商攻守同盟之謠言，智者實應闢其妄。英國在華主要者爲商務，倘爲促進商務而成立互相幫助之協定，則中英軍事協定之說可以不辯自明。

吾人前已屢屢言之，對華商務共利無窮，英國乃在鞏固其自身之利益，他人勿須認爲示威之舉也。（西夾）

德國的經濟鎖國政策

Germany Makes a Choice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5 1936

Otto D. Toischus 著

德國高林將軍最近被任爲經濟的獨裁者，管理第二四年計劃。這件事對於德國國內外全具有特殊的意義。關於德國國內可注意的，是高林的升權，使得他的地位，已駕乎薩赫特和軍事部長伯倫堡之上，實際已成爲協揆。這新任命使得高林可以決定德國的財政政策，決定德國擴軍運動進行的緩急，以及德國是否將貶抑幣值或是膨脹貨幣。他也有權徵發資本和勞力，規定利潤物價與工值。他可以使用以上的方法，控制全國人民的生活。

前此社會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在國社黨的統治下，維持着一種均勢。現在高林却成爲兩者間的最後仲裁人。他將要決定，德國今後將否仍爲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抑或採取經濟統制的制度，使得生產問題歸企業家個人冒險，但是利潤却須予以「社會化」，夫代他可以用政府規定價格和工資的辦法，夫代

特供求的定律和以分配式的國家專賣來代替貨物的自由交換。

從國外方面看，德政府，任命一個軍人充任經濟獨裁，可以促起大家注意，德國確已採用了一種戰時經濟的程序和鎖國主義，使得她可以獨立於國際資本主義以外，不怕制裁和封鎖。德國現在決心要達到這個目的，不論出何種的代價。從這方面說，高林今日在德國的地位和路易喬治在大戰期中任軍需部長的地位相等。

國社黨中最坦白的鎖國主義者也常講到德國不願意完全退出世界的經濟。但是在另一方面，却有局部經濟Grossraumwirtschaft的組成。這計劃包括中歐全部在內，他們的食品和原料是輔助德國戰時經濟所必需的，因爲德國決不能完全自給。在這次高林和義外長齊亞諾會見的當中，多瑙流域成立這種局部經濟組織的事，無疑的成功了談話的重要部分。

此外，德國還仍舊在要求着殖民地，不過她所側重之點，已由交還原有的殖民地而變爲取得任何殖民地了。她更擬加倍的增加輸出的補助金和輸入的關稅，以便於應付新的貨幣貶值風潮的影響，他更想削減輸出的價格。德國爲了輸出業的利益計，預料不久甚至將有低貶幣值的可能。在新訂的合同中，現在多已採用美金條款。而德國儲蓄銀行最近的報告，也曾向存款人担保，不論德國的貨幣和外幣的將來關係如何，而馬克在國內的購買力，却不會發生變動。

德國的決定，事實上指示我們現在歐洲的第一工業國，和在國際貿易上處於第三位的一個大國又傾向於比較的經濟孤立！這件事實對於世界的經濟是不能沒有影響的。德國是倣效蘇俄義大利，而其他國家也有踵起倣效之勢，像以封鎖資源爲目的的小協約的「經濟中心」運動，就是一例。

照目前的情形看，英法美民主主義國家的大西洋集團，似乎已開始遇到了一個對抗的經濟集團。前者的經濟需要，决定了他們的政策，他們是願意根據自由主義而恢復比較自由的世界貿易的，而後者却多少帶些經濟鎖國的性質，他們拿政治的野心，放在人民的經濟福利之上。（歷德）

葡萄牙與西亂

Portugal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Oct 1936

Spectator 著

凡對葡萄牙現局及國際形勢之公正觀察者，定然獲得這種結論，鑒於葡萄牙獨裁政治對西班牙問題所採之政策，結果恐將於葡國不利。我們很容易瞭解，强大的義德對於西班牙無所恐懼，故援助西國叛軍。但弱小之葡萄牙，竟敢援助叛軍，反對該國合法政府，似乎有些瘋狂。

世界的輿論分成兩大派，一派原諒擁護西政府人士，一派則同情叛軍。無論俄與德義的輿論如何，但英法輿論對於兩極端似皆不表同情。一般公正之士都以爲現在西班牙的鬬爭，乃是世界衝突的發軔。西班牙青年之不惜犧牲生命，擁護極端的原則，使主張民主政治的政客沒有中立餘地。他們必須參加一派，否則即不能存在。無論結果如何，獨裁政治總要出現。勝利者總要消滅他的敵人。故有人對政治家及外交家能否制止這種災難的擴大，頗爲憂懼。德義已表示贊同法西斯政府，葡萄牙亦決定步彼等後塵。

實際上葡萄牙的獨裁政治早已與西班牙發生鬬爭。如西班牙政府軍勝利，他們將援助葡萄牙的反政府派來推翻獨裁。葡萄牙境內亦將發生戰爭。如果西班牙叛軍勝利，葡國獨裁將成爲義德西集團的附庸。這個集團在英法視之，甚爲危險，蓋地中海的自由乃英國的生死問題。故鑒於舊日英葡同盟，葡國地位將甚微妙，其殖民地亦將陷於危險。葡國殖民地對於葡國甚爲重要，如果喪失，葡國在政治經濟上將淪落爲西班牙一省了。故對現局惟一之適宜政策爲採取中立。如叛軍勝利，英國爲自已利益計，自將維護葡萄牙的完整。如政府軍勝利，最大可能爲恢復民主政治。

英國人民對於葡萄牙情形不十分明瞭，茲將十年來的政情擇要述之如下：

戰後的政治經濟困難，使葡國議會陷於紊亂狀態，故引起全國的不滿。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若干軍官利用這種情勢，反對

政府，樹立軍事獨裁。以司令官柯斯達（Gomas da Costa）為領袖。柯氏推一九一〇年葡萄牙共和建立者之一加貝塞達海軍大將（A miral Cabe,cadas）為總統。未幾，柯氏自行取而代之。並以其友人加爾孟納（General Carmona）為內政及教育部長。加爾孟納為一軍人但從未參加戰爭。僅柯斯達入里斯本後，方加援手。加爾孟納利用擁護新政權者之不滿，推翻柯斯達，自任總統。並將柯氏放逐。加爾孟納緩和海軍人之不滿，晉柯斯達為上將，但賽爾孟杜（Sarmlnto）又推翻加爾孟納。當一九二六年柯斯達第一次內閣時，曾任經濟學教授沙拉薩（Salazar）為財政部長。沙氏旋辭職，一九二八年又任財長，整理財政，頗具手腕。雖與軍人常有衝突，但因財政困難，無人負責，軍人莫如之何。一九三二年任總理，遂大權獨握。

自沙拉薩當政，以增稅募債，維持預算均衡。人民工資之低，有每日只得二先令者。彼以統制輿論及秘密警察之鐵腕，實行統治。對政治犯之體罰，實屬在西歐國家所僅見。

上述介紹葡萄牙獨裁政治的實況，可以幫助瞭解葡國在西班牙危機中的地位。（季廉）

汎美和平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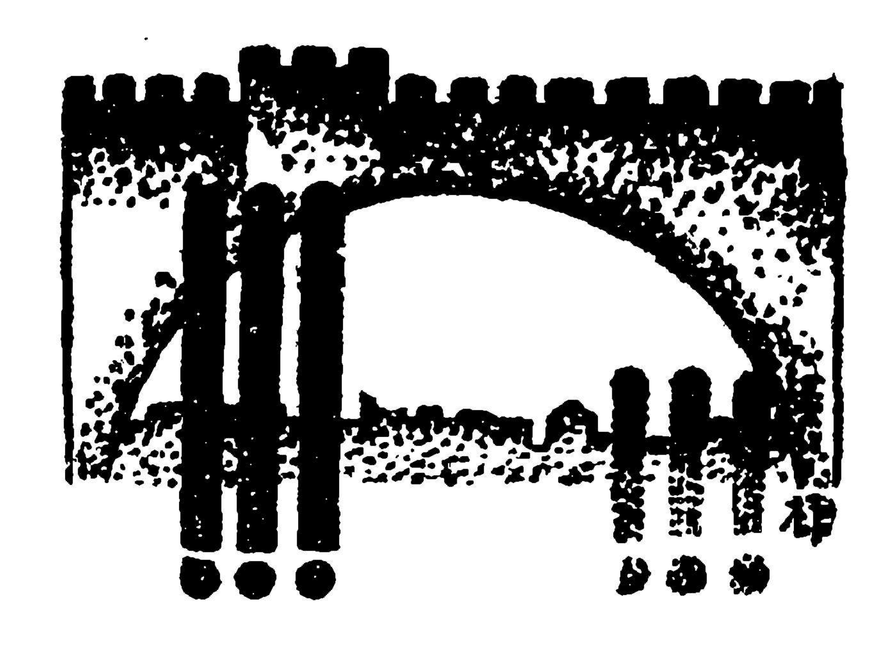
Pan-American Peace Conference

The Shanghai Times, Nov, 28. 1936

汎美洲和平大會已定於十二月一日在阿根廷首都白諾斯艾里斯城（Buenos Aires）舉行，美總統羅斯福並將親臨阿京主持大會開幕典禮。美國務卿赫爾亦已先期而往，赫氏對於汎美和會前途，深抱樂觀，以為必能消除西半球各國達到和平與繁榮之一切障礙。他說：「我們來此開會，必須造成一個國際間推誠相與公平合作的好榜樣，以為全世界之模範。」誠然，在世界危機日益嚴重的今日，確乎須要有這樣一個「好榜樣」；我們希望赫氏的話，能夠早見實現，並且相信美洲各國，最有担負這種責任的資格。因為美洲各國都是新興之邦，文化程度和政治組織皆相彷彿，國際間的衝突較少，而且地曠人稀，物產富饒，各國之間，不但少有向外侵略之野心，反有共同利害之存在，需要互相合作。她們在無形中共推美國為其盟主，以領導並調整美洲各國之對外關係。美國的外交政策，素根據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門羅總統（President Monroe）對議會的宣言，其中最重要的幾句話是：「我們西半球各國，具有特殊的立國精神，從而更應密切聯繫。歐洲聯盟各國（註：指當時的神聖同盟而言）的政治制度，根本不適宜於美洲。因此我們明白宣布，歐洲列強任何謀發展勢力於美洲的企圖，我們皆認為足以危害和平與安全。」這話的意義，就是堅拒歐洲列強對於美洲的土地野心。因此所謂「門羅主義」者，不啻成為保障美洲各小國獨立的法典。同時和「門羅主義」平行存在的，還有「美洲各國不過問歐洲政治」的外交原則，歐戰前美洲代表之拒絕出席海牙和平會議，即因於此。不過在歐戰以後，情形却稍有變遷，「門羅主義雖依舊存在，而南美各國却已先後加入國際聯盟。

最近美參議員波拉曾經警告美國，勿太和南美各國接近，以免捲入非美洲的國際漩渦，因為南美各國都是國聯會員國。不過在我們看起來，國聯盟約未見得就和「門羅主義」相反；同時南美各國，也未見得就會因奉行國聯決議案之故，而強迫美國去干涉非美洲的國際事務。截至今日為止，美洲所有國家的主權和政策都是獨立完整的。美國固然不致有操縱其他各國的野心，就是和阿根廷有密切商業關係的英國與和巴西有密切商業關係的日本，也未嘗有干涉阿根廷或巴西內政的企圖。因此，美洲各國的相互合作，自然是有利無弊的。

當美洲各國脫離歐洲列強羈絆而先後宣告獨立時，一般皆充滿希望，以為從此必能消弭戰禍。此後雖不幸仍有流血慘劇發生，我們無寧視之為建立國家必須經過的一種困厄。可是就今日而論，則美洲的前途是充滿光明和希望的。各國的疆域皆經劃定，各國的政制已趨健全，正好發揚文化，開發富源。其中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諸國，土地甚大，物產極富，將來必能自列於世界強國之林。假如這次在白諾斯艾里斯城舉行的汎美洲和平大會，果能成立廢戰公約，而這公約將來又必被遵守，那麼，不僅美洲各國可以常享和平之福，即就整個世界而論，也眞是一個「好榜樣」了。（丹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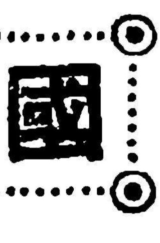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十一月廿五日起至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止

自百靈廟克復後，綏戰形勢劇變；不特綏北失一匪軍根據地；某方數年來經營阿拉善額濟納一帶之苦心，亦毀於一旦。偽匪軍經此一戰，內部益呈空虛動搖，李守信王英部下均有叛變。德王現逃至滂江，頗有悔意，某方監視甚嚴。其他零星殘匪，及新由熱境調來之偽軍，均結集商都，以防我軍進攻。中央當局，對守衛國土，早甚決心，現湯恩伯門炳岳等精銳部隊，均已調至前線，陳誠湯恩伯等亦已分別到綏主持一切。中日外交，因綏局展開，益無繼續之望，張川越八次會談，迄未定期。

德日同盟，已成立宣布，義日間亦正在醞釀協商中，惟性質僅限於彼此「承認」一點，性質未如德日協定之嚴重。同時英法比三國，亦急遽謀團結，以謀對抗；國際間形勢，殆已完全回至一九一四年以前之狀態矣。






綏戰在停止狀態中

百靈廟於二十四日克復，自此大勝以後，前方即絕少劇烈戰事，僅時有某方飛機，飛至我障地偵察。國軍在綏東綏北配置安善，匪偽如再圖反攻，決難得逞。

百靈廟克復之經過

中央社記者二十七日晨赴百靈廟視察，因自武川至廟間，積雪盈尺，車行甚難，故至晚十時始到達。承駐軍劉文新團長導至廟北某方特務機關辦公室遺址休息，記者當詢悉國軍攻克百靈廟經過詳情如下：先是國軍於二十三日晚十時許開始進攻百靈廟；偽匪軍頑抗甚烈，又以某方指揮官及顧問等，均親自出馬督戰，國軍先以步兵由山口南路進攻，連續衝鋒七次，激戰至天明五時，我張振基連長，楊天柱連長，復以鋼甲車率隊奮勇衝鋒，敵勢不支，乃向後退。彼時國軍別部亦將西路敵軍擊敗，孫長勝騎兵隊又擊破山北敵軍後路，某方指揮官等見大勢已去，乃責令蒙偽軍及廟內喇嘛據廟頑抗，彼等乃放火焚燒飛機場，自東北方面山口潰逃。至二十四日晨九時，國軍始將百靈廟完全克復。敵軍積二三年來所購蓄運輸之麵粉二萬餘袋，子彈數萬箱，槍械千餘支，汽油若干箱，均被國軍獲得。蒙偽軍之死亡者，不可數計，國軍死亡者，亦有百餘名，以劉景新團及楊天柱連因奮勇衝鋒，傷亡數較多。復據劉團長談稱，匪偽軍此次陰謀犯我綏境，國軍及時予以痛剿，若遲緩進攻一二日，則匪勢亦更熾，或較爲費

力亦未可知。另悉，國軍並俘擄匪軍二三百名，均從優處置，給資放釋，其中有數名願爲國軍效力，業經劉團長收留。當經呼至，記者詢其加入僞軍及作戰經過。二十八日晨記者復至百靈廟及東南兩山上詳作視察，廟宇建築極雄偉壯麗，惟匪部臨潰逃時，將什物席捲一空，狀極淒涼。而山峯間之工事，亦稱堅固。奈以國軍奮勇進剿，卒獲勝利，山溝間所積匪屍及死馬，遍處皆是，自國軍克復百靈廟後，某方不斷派機前來擲彈，廟前空地上，尙留有大如蘿蔔之炸彈二枚未炸。並有某方標記之迫擊砲藥四箱，散佈空地上未用；幸該廟房屋尙未遭毀。現百靈廟附近數百里間，已無匪蹤。記者視察各處完畢後，劉團長復集合全體兵士，由同去之慰勞團致訓慰勞。末後兵士代表致謝詞，謂我輩若不拚命守土殺賊，誓不爲人等語，其慷慨壯烈精神，令人欽佩無已。總計此役以劉景新團及張振基楊天柱兩連，暨孫長勝騎兵，孫蘭峯步兵旅，作戰最力。

蔣委員長 重要演詞

蔣委員長二十九日上午九時，出席洛陽軍分校總理紀念週訓話。略謂上週有兩件要事：一爲關於國內的，即百靈廟之攻克。一爲關於國際的，即日德防共協定之締結。前者足使全國人心振作，士氣發揚；並使全國軍民確知吾人只須全國統一，共同一致，決心奮鬥到底，必無喪失寸土之理。故百靈廟之收復，實爲吾民族復興之起點，亦即爲我國家安危之關鍵。至於日德防共協定，余深信其主旨惟在協同防共；此外當不致另有任何更深之秘密契合，如一般所傳之說。蓋德國勢不能完全不顧念其與中國及其他國之友誼也。以余觀之，德日協定，不僅於德日兩國對外形勢無所變更，而且於遠東全局，亦無任何影響。又關於防共一點，因中國向有[illegible]係亦即在其國際關係之故，但[illegible]人民生命之目的，在本國家之自由與獨立，故無論對於任何問題，必須獨力保持獨立自主之固有的立場；現在中國殘餘之赤匪，尙爲變相殘存，吾人當然要澈底剿滅，這種始終一貫之主張，但此完全爲中國本身內政問題，決不受國際任何之影響或牽制也。

陳誠談話 不失寸土

陳誠二十八日由太原到綏，二十九日下午三時招待新聞界，到中外記者二十餘人。湯恩伯及王萬齡，王仲廉二師長均列席，陳致詞如下：

本人此次奉命來綏，一爲前來視我在冰天雪地中勞苦忠勇之將士，並致深切慰問之意。二爲與傅主席會商今後剿匪軍事。當前國難嚴重之際，禦侮圖存，是吾人革命最低的要求。綏遠爲我國防最前線，凡有危害我國家民族，與希圖破壞我國家土地之完整者，不論爲赤匪僞匪，以及其他任何惡勢力，本人以爲皆當予以剷除，決不姑息。無論何人，均應具決心與準備，吾人深信自全國統一告成以後，此種共負國難之精神，愈益迫切，尤望我全國民衆，本中央整個國策，在領袖領導之下，完成復興民族抵禦外侮之責任。至國軍入綏各部，除已到達者外；今後當就事實上之需要，陸續向調前來。今後剿匪任務，自一惟中央之命是從云。

日關東軍 荒謬宣言

日本關東軍於二十七日午後三時，以談話方式發表其對綏遠問題之意見如下：共產主義偏重物質，提倡同胞鬥爭，無視人之本性，故在理論上，實質上，皆非所以使人類生活進於幸福之道，此乃已經實驗者。而救濟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缺陷之道，則非依以物心如一，人類相愛，共存共榮爲基礎之皇道，別無他法。抱此確信之日「滿」兩國，乃皇道國家，在國體上絕對不許共產主義之侵入；且日本在共不變之確立東洋和平之國策上，對於在東洋諸國尤其是中國實行之赤化工作，實有重大之關心。……此次內蒙軍之所以敢然蹶起者，實欲脫離中國共產黨及其結託之軍閥之壓迫的防共自衛不得已之手段；因其目的與日「滿」兩國緊切之國策一致，故關東軍對於內蒙軍之行動，爲多大之關心而願其成功。同時萬一「滿洲國」之接壤地受此戰亂之影響，治安爲之紊亂，累及「滿洲國」，一旦接壤中國全土瀕於赤化之危殆的事態時，則關東軍將不得不講求認爲適當之處置也。

我外部已 嚴加駁斥

關東軍宣言之訊到京後，政界咸表憤慨；同時以爲該軍誣我防共最力之傅作義部，及原在西北擔任剿共最前線工作之湯恩伯部等勾結共黨，不特惑世界之觀聽，且又暴露日方宣傳根本不足置信之新事實於國際間。故該軍此項宣言，亦可視爲日方損人不利己之文件，外部方面除向上海要到日本文原文，即時翻譯，於午後電呈蔣委員長外，並由發言人談：此次蒙僞匪軍大舉犯綏，政府負有保衛疆土戡亂安民之責；不問其背景與作

用如何，自應予以痛剿。此爲任何主權國家應有之行爲，第三者無可得而非議，師出以來，節節勝利，匪軍消滅當在不遠。至國內共匪，經國軍連年痛擊，已告崩潰，殘餘之匪，政府仍本自力剿匪之一貫政策，繼續努力，以期完全肅清，我政府遏止赤化之決心與成績，舉世皆知，斷非虛僞之宣傳所能淆亂。中國國民，愛好和平，我政府本自存共存之政策，親仁睦鄰，調整國際關係，以期對於世界和平，有所貢獻，惟領土主權之完整，爲國家生存必具之條件，不容任何第三者以任何口實，加以侵犯或干涉。萬一不幸而發生此種非法之侵犯或干涉，必竭全力防衛，以盡國家之職責也。

廣田對交涉之觀點

據東京三十日同盟社電，日首相廣田因編製明年度預算之難關已過，又已簽訂日德反共協定，準備對付下屆議會，同時實行未解決之政策。據聞日首相考慮之外交方針及政策如左：今後外交國策，應注視日德協定對於蘇俄，中，英，美等有直接利害關係國家之影響如何；且努力向各國解釋協定之新精神，尤其日俄之間，因有漁業條約正待簽字，應爲最善努力，掃除蘇俄疑心，以期年內簽訂漁業條約。對華交涉，因綏遠發生戰事，暫時停頓，然綏遠局勢前途頗可樂觀。蓋「內蒙軍」與日本并無特殊關係，故不至年底，交涉可望重開，且得於最短期間內解決問題。

石原莞爾來華考察

日本參謀本部第一課長石原莞爾（大佐）於日前銜命抵長春，首晤關東軍當局，對綏東及華北一般問題交換意見，並傳達中央部意旨，二十七日上午六時許搭乘平瀋特快車抵津，日軍部高級幕僚，多蒞站迎候。石原下車後，即乘汽車馳日租界芙蓉別館休息，下午二時赴海光寺兵營與田代會晤，由石原報告關東軍當局意見，並聽取田代司令之各項意旨。旋即由田代在軍部召集幹部會議，參議長橋本以下各首腦和知，飯田，塚田等均出席，石原亦與議。開會後，首由石原傳達日本中央部重要意旨，並報告關東軍當局對綏東及華北問題意見，聽取駐屯軍方面之現地情形及設施後，交換意見，迄至下午六時始散。據關係方面昨日透出消息，石原此來所負使命殊爲重大云。石原於二十八日赴平，二十九日仍搭平瀋特快車返長，將晤植田後逕行返國。日本中央部基於石原此行之報告，再定應付華北方策。

國外

德日協定正式公布

德日協定公布後，繼以義日間亦已有妥協，內容尚未公布。此實爲最近國際間極可注意之事也。

協定全文及議定書

二十五日簽字之日德防共協定本文如下：對于共產(國際 協定，大日本帝國政府及德國政府認共產（國際）（所謂第三國際）之目的，係憑藉其種種手段，在破壞及暴壓現存國家，若放任共產（國際）之對于諸國國內關係之干涉，則不僅危殆其國內之安寧及社會之福祉；且確信係威脅世界和平，全般爲防衛共產主義之破壞，願相協力協定如下：第一條，締約國對於共產(國際)之活動，協議互相通報及必要之防衛措置，且由緊密之協力約達成右列措置。第二條，締約國對於由共產（國際）之破壞工作威脅國內安寧之第三國，採取根據本協定旨趣之防衛措置，並共同勸誘參加本協定。第三條，本協定以日文及德文之本文爲正文。本協定自署名之日實施，且有效期爲五年。締約國於右列期間滿了前，適當之時期爾後，兩國務相協力應有諒解，該證據之下名係受各本國政策正當委任調印署名於本協定。昭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印，西歷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柏林作成本文二紙，大日本帝國特命全權大使子爵武者小路公共，德國特命全權大使育亞與逵里賓特羅甫。日德協定之附屬議定書如下：附屬議定書，（一）對於共產（國際）協定之附屬議定書，本日在共產（國際）協定署名時下列之全權委員協定如下，甲，兩締約國之當該官憲交換關于共產（國際）活動之情報，並于啓發及防衛共產（國際）之措置，應緊密協力。乙，兩締約國之當該官憲對于國內或國外直接或間接服務於共產（國際）者，或助長其破壞工作者，在現行法之範圍內，應採嚴格之措置。丙，爲易使上記（甲）所規定，兩締約國當該官憲之協力，應設置

常設委員會，爲防遏共產（國際）之破壞工作必要之共餘防衛措置，應由該委員會講究且協議之。昭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印，西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柏林，大日本帝國特命全權大使子爵武者小路公共，德國特命全權大使育亞與逢里賓特羅甫。

日方聲明

日德防共協定調印之際，二十五日午後十時，外務省發明如下：（一）共產（國際）所謂第三國際，本部設莫斯科，自創立以來，在世界革命之根本方針下爲破壞各國之國家組織及社會組織，施以各種工作，予世界和平以多大之威脅。去年夏開第七次世界大會，爲對抗獨裁及帝國主義決議與第二國際等結成統一戰線邁進；並第三國際今後之活動目標，表明爲日本德國波蘭等。又爲與日本鬥爭宣言，議決援助中國共產軍，（第三國際之實行方法，於該大會後，甚爲巧妙，致其危險性乃益增大，而第三國際如何介入各國之內部關係對於現存國家之安寧及世界和平毒害之甚，即可由此次西班牙之動亂知之。其深刻實不勝驚嘆，又該第三國際大會對向蘇維埃聯邦政府抗議之各國，關於第三國際之活動有害性，必有充分之認識），（二）赤化之進行，于東洋方面，尤以中國特甚，如外蒙古，新疆，已嘗其慘禍，中國本部共產軍跋扈尤甚，第三國際藉中國共黨所行之對華活動，于前記第七次大會以後，頗見活潑。（滿）國方面第三國際亦指導中國共黨滿洲委員會，努力扶殖各地之細胞組織，及誘導懷柔匪賊，赤色之破壞黨在各地出沒等，暗躍殊甚。日本于滿洲事變以後，極左運動，一時有衰微之兆。惟第三國際大會後，依其決議，潛入非合法方面展開統一戰線運動，意在共產主義運動之復興，故該運動再有抬頭之勢。（三）帝國政府爲擁護萬古不動之國體，確保國家之安全，進而維持東亞之永遠和平。對於從來共產主義之活動，堅持明確之方針。茲因鑑于第三國際威脅之增大，被逼而有講求更嚴重之防衛措置；然第三國際之組織及活動，因係國際的而反對抗計，必須有待于國際協力。德國自昭和八年希忒拉政權成立以來，曾實行峻烈之反共產主義政策，一面如前述去年之第三國際大會以日本及德國爲今後第三國際活動主體之對照。故德國在對第三國際之關係與帝國在顯著類似之立場，因此帝國政府對於第三國際防衛工作之第一步，經與德國數度交涉結果。遂於今日調印協定而即實施。（四）本協定以對于第三國際破壞工作之共同防衛爲本旨，故締約國間交換關于第三國際活動之情報，協議及實行防衛措置，並對感受第三國際威脅之第三國亦規定共同勸誘。另在附屬議定書規定施行本協定之必要具體方法，（五）帝國政府爲明對于第三國際之威脅完成防衛措置，務希與多數國家協辦。總之，其目的不外防衛第三國際，凡有關本協定其背後當然無何特殊協定，故並無其外目的形成何項特殊之國際的集團或參加之意圖，又本協定並不以蘇維埃聯邦及其他若何之特定國爲目標，固不待言。

德方聲明

德外交部情報局長波帝徹頓以德日兩國所成立之「反共產國際」協定全文，出示各外國新聞記者，並稱：「協定原文至爲明顯，無須加以解釋，其目標乃在拯救歐洲文化。溯第三國際第七屆大會前於去年八月開會時，即已討論各種切實計畫，用以改造西班牙爲蘇維埃共和國，並在其他各國樹立人民陣線。於以見第三國際已向世界各國公開宣戰。抑德國國社黨反對共產之所爲，並非新穎事實，觀西班牙內戰慘酷已極，乃知時機迫切，不容再事躊躇，必待世界輿論一齊喚起之後，始乃有所舉動」。各國新聞記者，嗣乃叩以此項協定，係由駐英大使里賓特羅甫簽字，其故安在。波帝徹答稱，里與鮑爾雪維克主義相鬭爭，雖與其他德國人相同，但曾奉命主持此項談判云。又駐日德大使迪爾克遜之聲明書如下：日德兩國決意由自外部侵入之破壞的影響，保守其國民個性，欲在其境界內和平且隨其本國之國民性而存，在第三國際主義即和平之假面具下，使一國民之一切歸於荒廢，與以倍於戰爭禍患不得恢復之損害。爲防遏此國際的組織之破壞力，於茲乃相握手。惟貴我兩國，本歡迎其他凡倣效兩國之例之其他國家，因兩國爲防止目爲組織的非道德而欲合其道德的建設的力量之該決意，以兩國對于第三國際邪惡活動之嚴然態度，信有目爲國民的健全性及生活力之表現等之充分理由。

義日間商談之內容

據東京三十日同盟社電，駐義大使杉村，關於日義間新商談之請訓電報，三十日到外務省。外相有田即召集歐亞局長東鄉，通商局長松島詳細檢討請訓內容後，即決定最後的方針，回訓杉村。蓋日義兩國間之協議意見，已完全一致。故杉村與義外相齊亞諾，即根據此次回訓進行協議

，可於兩三日內完全成立。惟各方面對其內容妄逞臆說，謂與日德防共協定有關，係結成法西斯集團者，謀不利于日本之國際環境。故日義兩國政府有鑒於此，決於商談成立後，在東京，羅馬發表內容全部，一掃世間誤解。至此次之商談，不採協定或條約之形式，僅由兩國政府交換公文，相互確認今後應採之措置而已。據聞商談之內容，其主旨如下：（一）日本政府承認亞比西尼亞之既成事實，廢止駐亞公使館，在亞京新設領事館。（一）義大利政府對於「滿洲國」政府，採派遣總領事之手續，其派遣地爲「奉天」。（一）爲使此兩領事非交換的性質，而有獨立性起見。義大利之在「滿洲國」新設領事館，依一年之規定。（一）義大利政府確認充分尊重日本在亞之既得權益，並依此原則，訂立通商之新協定，惟兩領事館之新設，並不因此涉及亞比西尼亞及「滿洲國」之承認問題，不過兩國政府藉此表示事實上承認「滿洲國」及亞比西尼亞而已。

美郝斯上校之推斷

號稱歐戰時曾爲美故總統威爾遜之外交贊助，迄今仍有左右美國外交政策潛勢力之郝斯上校，二十八日在美向日報記者談話，謂日德協定之促進英法蘇三國聯繫之步驟及使日本國際地位之惡化，實爲難免之事。世界潮流，不論其如何急迫，但不能忘却歷史上之事實，武斷者輒盼能迅速成功，似易爲榮譽觀念所引誘，必遭慘敗。誰能願料墨索里尼及希忒拉之不爲拿破崙第二乎？英國軍備，雖近一二年來較德義落後，但此種缺陷之補充，英國必能優爲之，法蘇兩國亦然。據余之意見，英法蘇三國之聯繫，僅時間問題耳。若集合英法蘇三國之軍力而對付德義，則勝負之誰屬，殊爲明顯。在此等環境之下，而締結日德協定，其結果爲何如耶？世界已分成民治及法西斯之兩大相對陣營。蘇聯現已投入英法美集團，日本則加入其他陣營。日本外交途徑前途之荊棘叢生，殆無疑義。苟作美國無戰爭能力之想者，實屬大謬。美國現今如舊時，其國內充滿勇於防禦及戰鬥之人民，準備隨時改變其和平政策。設若菲律賓被佔據，美國之輿論自必趨於沸騰。澳洲如遭威脅時，英美似將取得聯合行動。此種謠傳，由來已久，但尚未成爲事實。日英同盟之廢止，即加拿大實促成之。今後英美同盟成功，將由加拿大開其端，美國當無表示躊躇之餘地。據余之觀察，英國於法蘇合作之時，已完成此項發表矣。日本深知萬一英美聯合艦隊對日攻襲時，蘇聯之對日施行攻擊，自爲必然之事，預料英法蘇三國軍備充分增厚以後，祗須一年，世界局勢即當與目前迥異。

英報評論德日同盟

「曼哲斯特衛報」對於日德防共協定有精透之批評，其言曰：該協定雖名爲反共，實係反俄。德國決不能「防衛」西班牙或捷克斯拉夫，而不犯非法侵略之罪，雖三尺童子不能受其欺。至於德國發動對俄戰爭後，日本是否參加雖不敢斷言，但日本將藉此機會，繼續侵略中國，則在意料之中。該報又謂：就已發表之協定約言，最重要部分在第二段，其用所謂「國外」二字，實將協定之防禦性質之假面具揭穿；所謂取「嚴厲手段」以對付間接助長共產國際一語，實將干涉西班牙，公開進攻捷克與華北等盡包括其中也。該報最後稱：兩國合作之威脅實爲該協定最有力之點，就最低限度估計，該協定亦爲恫嚇之傑作，而最近兩年來，恫嚇已變爲歐洲之最強大力量矣。「泰晤士報」以三欄地位刊載此事，對日本報紙恐懼國際複雜情事，尤以英國之疑慮，如不能預先剷除，將抹殺防共十字軍之

利益，甚爲重視。該報對波蘭之反對企圖將歐洲劃分爲敵對的集團，及義國否認有參加此種協定之任何可能，亦列在重要地位。「每日電訊報」柏林電稱：德外部對此協定完全洗手，因其完全超過外交範圍，且全爲希忒拉與里賓特羅甫所包辦。該報相信日德空軍部密切合作，且將時常交換軍官。「旁觀報」謂整個協定辭句如此含混，顯然重要問題不在公布條款之意義如何，而在其潛在之意義如何。據路透社獲得倫敦代表輿論之綱要，指示英人甚爲焦慮。一位對於中日皆甚友善之重要工業家云：「余對此事並不驚訝，日德處境在政治之孤立，厭棄共產主義及需要原料皆甚相似，彼等自然携手，如果英國認識日本之經濟需要，無庸驚異」。在他方面，據悉英國官場對此協定甚爲疑懼，據悉：蘇俄久已逆料此種協定之成立，在太平洋討論會中。蘇俄代表已告其他代表謂此事即來矣。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十一月廿五日起
至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止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陳誠到并
△板垣赴張北
△何成濬奉召赴洛謁蔣
△德日反共協定簽字
△蘇聯全蘇大會開幕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敵機到百靈廟轟炸
△蔣閻懸賞盼匪投誠
△林主席抵閩
△宋哲元召所屬四師長談話
△板垣返長春
△全蘇大會通過新憲法
△匈攝政訪墨索里尼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匪軍犯興和未逞
△立法院通過出版法修正案
△清水又訪高宗武
△日四相會商對華問題
△日內閣通過下年度預算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陳誠到綏垣
△日關東軍對綏事發荒謬宣言
△石原到津
△西政府請國聯召行政院會議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陳誠傅作義等會商勦匪方略
△李守信部一部反正
△石原赴平
△蔣作賓抵湘
△義大使晉京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一

△陳誠到平地泉視察
△段茂瀾返京
△郭懺繼任武漢警備司令
△石原返長春
△羅斯福抵阿根廷
△西國民軍再度總攻

十二月一日 星期二

△清水又訪高宗武
△黃紹竑任鄂主席朱家驊主浙
△駐鄂綏靖署撤銷設武漢行營
△陳誠任軍政部常任次長
△胡適王芃生等返國
△汎美和會開幕

論評選輯

中國之前途

日來凡留心國內及國際時事者，當無不感覺時局之緊張與重大。雖然自大勢觀之，中國尙瞭然於知彼知己之義，牢守立國最小限度之條件，不屈不撓，自力奮鬬，則前途光明，有必然者。試略剖析兩點，以証此言之不謬。

（一）中國統一之鞏固，自古以來，無如今日，不止爲民國以來所未見。此無他，全國人心定於一之故。一者爲何？全國軍人學子，及一切有正當職業者，與夫受略教育訓練之一般壯丁咸不甘亡國，咸欲奮鬬救國。故中國統一之基礎乃完全建於此一致的守衛祖國之熱情之上。此時勢迫促鍛鍊而成，三十年乃至二十年前所不能夢見者也。中國之積弱久矣，科學工業，皆在初期，安能即有現伏之鞏固國防。雖然，即以軍隊論，較之舊時代之中國，其素質能力，已迴不可同日而語。今日之全國軍隊，皆國軍也。上自指揮者，下迄士卒，皆有熱烈的奉公報國之精神，且紀律森嚴，恪守職分。中國過去，軍隊往往限於地域，今則不然。蓋無論西南之川滇，東南之粵桂，以及西部東部各省之駐軍，今皆在惟一的命令系統之下而服務。一旦國家需要其軍人盡保衛之責任，全國將士，當莫不視死如歸焉。是以中國過去，雖爲大國，實尙未具備國家必需之諸條件，今則精神上已有立國基礎，惟期更不斷的努力建設而已。

（二）在中國自力更生之過程中，國際大勢如何，自亦與我有重大之影響。由此而論，亦與中國利益。何則？中國立國精神，消極的，爲不侵犯人，亦不容人侵犯。積極的則願與一切國家協力謀世界之和平與進步。一言蔽之，對一切國家，有善意，無惡意，尊重各國民之自由，而同情其進步。此種精神，在國際上當然多助。夫中國若自在混亂之中，自不足論世界大事，今則統一完成，人心固結，此廣土衆民之國家，對於國際大局之轉移，已成一積極的因素，中國民族自身之道德志氣政策方針，可漸影響世界，不僅受世界波動之影響已也。再具體言之，關於自身之問題，自身負責，同時對有益於世界和平進步之事，則參加協力。果長守此光明磊落之方針，忍苦奮鬬，到底不懈，則必有撥雲霧而見靑天之一日也。國際最近之形勢，昨報中央社東京電美國郝斯上校告東報訪員之談話，分析最詳。郝斯上校者，世界知名之美國要人，其言論向爲國際所推重，而其人近年屢爲文贊同世界資源重分配之說，以同情日本者也。今乃明告日本報界：日德協定，足促進英法蘇三國之聯合，其完成僅爲時間問題。又云：「勿謂美國無戰爭能力，美國現一如舊時，仍充滿勇於防禦及戰鬬之人民，準備隨時改變其和平政策」。「菲島如被佔，美國輿論，自必沸騰」，「英美同盟之成功，將由加拿大開其端」。通讀全文，蓋說明世界已顯分民治與法西斯之兩大壁壘，而蘇俄已修改憲法以投與英法美之集團。凡此所述，歐人往往言之，今出於美國有權威的名士之口，可更感其重要，而此種形勢之醞釀形成，事實上與中國之立國精神，有益無害也。

雖然，我國民愼勿妄自樂觀而流於懈怠也！昨報載閻副委員長訓告前方軍人愼言，謂哀軍必勝，哀詞獲益。蔣咸斯言，全國各界，咸宜服膺勿失。夫事實明示，豈但我軍隊爲哀軍，此一大民族之遭遇，可謂哀民哀族也已。中國民族今日之決心，僅不甘爲亡國奴，不願爲保護國及分割。其

所願望者，僅和平，獨立，自由，互不侵犯。此世界任何弱小民族所應有之權利，亦任何人類最合理最無損他人之要求。在此一點，中國民族有絕對的道德根據，而無負於任何其他國民者也。中日間之糾紛，近年如此重大，將來更不堪設想，然中國迄未想損害日本國民正當之權利，至今對日本國民毫無惡感，且不斷的口口聲聲希望調整國交，祈求相安無事。使後世歷史家評今日之中國，已不知將如何譏嘲之。若猶不能相容，猶不免於高壓之來，則責任絕對在彼而不在我矣。中國民族既不能棄其數百代先民經營斯土創東亞中心文化之榮譽而不甘於作朝鮮第二，又無處能覓一大曠土，盡遷吾族以避其鋒，則其掙扎自衛以求出路，乃迫於萬不得已，哀軍哀民，誠中國今日之謂矣。軍民各界切記！無論服務何地何時，胸中俱勿忘此「哀」字。因哀而奮，而決心，而貢獻其一切於國家，則中國之獨立自由，當然得以確保，雖經艱辛慘淡之過程終必現出光明燦爛之時代。由此而論，在目前局勢之下，得小勝勿驕，聞警耗勿懼，須鎮靜沈着，確守紀律，言語行動，俱宜自謹。國民已有此精神矣，願更發揚光大之，以共肩負我祖國最重大時期之責任也！

（錄十一月三十日津滬大公報）

綏北大捷之意義

國軍二十四日晨收復百靈廟，為綏遠軍事一重要段落。茲將說明其意義，並致其希望於日本朝野人士焉。

溯至百靈廟之役，國軍新奉命入綏之各部隊，尚未參戰，其突鋒陷陣迅建奇功者，尚只屬平時駐綏之一部分軍隊。匪方有飛機掩護，示威投彈，國軍傷兵，多為炸傷，但匪方傷亡，超逾數倍，我空軍尚在待機未動焉。今欲明國軍勝利之意義，應知三點。其一：漢蒙人民之援助。世人論綏事，不可只注意軍隊，應注意人民，尤應知蒙旗官民援助國軍，關係甚大，意義甚深，試觀紅格爾圖之役，民團助守，蒙員導攻，故能以寡兵奇勝，搗破逆巢。又觀百靈廟收復之後，達爾罕旗官民歡悅，爭來慰勞。此足證國軍勝利之一大原因，為軍民合作，漢蒙一致。較之匪方違公意，擾地方，為人民痛恨者，適為反比例。其二：將士之決心。關於此點，不須多加說明，只簡單相告。即中國今日，凡以軍隊名者，其為國犧牲之勇氣決心，皆如自二十三夜衝鋒肉搏以攻百靈廟者！吾人固感謝讚揚此部隊，同時則願聲明，凡國軍皆如是。且不特軍隊，凡受訓練之民團壯丁，其意氣亦皆如是。夫此種決心何自而來哉？一言蔽之：中國人一致覺悟，不犧牲不自衛，則將亡國；犧牲而自衛焉，則必興國。簡單明瞭，共信共行而已。此次在綏北荒原，冒嚴寒，徹夜猛攻百靈廟之戰績，足以代表新中國軍人一致的精神，所以洛陽太原之高級當局，通宵不寐，佇待捷報者也。其三：匪偽之無鬥志。吾人日前有哀匪軍一文，痛陳從匪禍國而死之愚。昨即偶得王英部下一信，凡所陳述，與吾人豫料正同。蓋吾人堅信並無決心叛國之漢奸，中國人終是中國人。此種信念，定符事實。夫為國家為民族決心犧牲者之赴戰，與受脅被脅不得已姑作嘗試者，其勇怯自不可同日而語。況彼受脅被脅者，心中正有無限煩悶哉？國軍之犧牲，為義也，匪衆則並為利而不可得。況四萬萬同胞之呼聲，無形中早已傳至匪偽心坎，使彼等不得不悲悔以求光明。是以吾敢斷言，不但王英等望不堪再起，縱再調集一切匪偽，其覆敗之速，亦將如百靈廟。吾人日前論匪軍，曾問其為何而死？為誰而死？吾人深信此必為匪偽心中一致之疑問。若求其在同胞一致呼號衛國之時，而決心犧牲生命以戰國軍，此殆必無之事矣。

以上為對於綏北大捷之說明，今將轉論中日關係。夫自綏事起後，日本官方，始終辯稱與日本無涉。今事實上未至演成中日軍隊之對壘，則為東亞和平計，自應希望事態之從速收拾。吾人所見，目前殆為良機。夫中日關係調整之道，簡單言之，為必須改正日本近年之對華理論。蓋日本理論，尤其軍人間流行之理論，太漠視中國國民統一建國之熱望，及中國國家應守之立場。以為中國國土，可依強者之意，劃為若干組織不同之區域，只為中國留其名，而事實上則以外力支配之。去年以來之北方問題，即此種理論所指導者也。吾人願竭誠告日方人士：此種理論，亟須改正，因其不為中國國民所承認。中國人決心守護統一完整的中國，此次綏事所表現者，亦不外此種精神。苟日本有以國際常軌相待之雅量，則對於此種精神，絕無反對或阻礙之必要也。且自事實論，凡分割中國之政策，斷不能成功。蓋其方法不外以華制華，或武力實施之兩途，前者之無效，此次綏事，又證明之，再試亦無益。若依後者，則等於自行縱火於東亞，當亦為強者所躊躇也。吾人願日本朝野同情中國之統一建國，誠有此一點同情，任何困難，皆可克服。因中國人乃求自立自衛，非求戰爭。日本與其鈎心

門角於各種對華之策略，何不以誠求兩大民族握手之道乎？吾人本此意義，望綏事之背景方面，鑒於百靈廟之役，從此收束，毋憎羞成怒，愈走極端。在此前提之下，則望兩國外交當局，繼續交涉。蓋以爲迄今爲止，可謂尚無交涉。關於冀北冀東，關於走私，關於航空，凡中國爲立國計必須調整者，關交涉皆未得之。吾人爲東亞大局計，甚望日本認識新中國的精神，制止援助擾綏之舉動，而由外交交涉，求一新兩國關係之道，此其時矣。

（錄十一月二十六日津滬大公報）

再論日德協定

關於日德同盟消息，前日已略論之，並述及中國人之普通感想。按此事重大，應詳加研討，茲故再就日德關係對於同盟之可能性及其程度與影響而推論之。

杳自去年三月德國實行重整軍備以來，蘇聯宣傳機關即有日德將成立軍事協定之傳說。及法蘇互助協定之成立公布後，法國報紙上亦常有同樣消息。去年十二月，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爾託夫且在公開演說中，謂日德間已有反蘇諒解。今年夏間，日蘇邊境小衝突頻發之際，又盛傳日德協定之存在。以上各種傳說之來源，大抵皆出於蘇聯或其與國，且每次傳說皆經日德雙方政府之正式否認，故世人亦不置信。本月十六日，美國巴的摩爾太陽報記者派特森由日本抵滬，公開談話，謂日德已於兩星期前訂一反蘇聯同盟，但日政府禁止國內報紙通信社登載其事，於是日德協定說又盛傳一時，蘇聯及法國報紙不待言，即英美報紙，亦大抵視爲重大問題而加以論述，故此次之日德協定說，在來源上及世人眼中，俱與從前不同，值得研究。日德雙方此次對於日德協定說之態度，亦與從前有異；日方初否認日德軍事協定之成立，但對蘇聯駐日大使明言，有與第三强國締結某種協定之意向，後又公然承認日德間將簽訂一種協定，但其性質爲文化的，其主要內容在交換兩國之學者學生藝術家。德方則政府方面尚守緘默，惟德國海通社東方經理符厚斯氏，日前曾以私人資格發表談話，認日德同盟說爲妄誕不經，全出某方（大抵指英）之捏造，其目的在離間中德之友誼。日德雙方之對於日德協定說態度，似默認又似半否認，頗極巧妙之致，然惟其如此，吾人乃更不能不作認眞的研究矣。

吾人第一須檢討者，當爲日德協定有無經濟的及政治的基礎之問題。

通例，國家間如結經濟政治乃至軍事的協定，至少須具有兩國共同的經濟基礎或政治基礎；或經濟上有相互的利益交換，或政治上有共通的實利關係。在過去兩三年間，日德兩國除德因油類缺乏，須購日勢力下之滿洲大豆，日在相當範圍內，須購德國之機器外，殆無特殊的經濟互利關係，在政治上，日德距離過遠，日不問歐洲事，德亦不問亞洲事，除對蘇聯問題上含有間接可能的共同利害外，亦無政治的實利關係。故除非日或德欲進攻蘇聯或蘇聯欲積極進攻日德，日德同盟說殆不能有任何合理的基礎。此以前之情形也。至於今日，則情勢有異。在經濟上，日有需於德者，第一爲利用德國之斐雪爾式煤炭液化之權利（據日本報紙記載，「滿洲國」已以二百萬圓買得此項權利，同時並允許投德國一千萬圓之資本於此種事業），以補充軍事上所必需之汽油，第二爲購買「製造機器」之機器及空戰器械並坦克車，以謀軍隊機械化之迅速完成（此據上海字林西報十九日之記載），第三爲共同在遠東商戰上聯合對英；德有需於日者，第一爲獲得重工業上所需之油類，第二爲推銷德國軍備重整約略完成後，德國所不需要之重工業產品尤其軍火，第三亦爲共同在遠東商戰上聯合對英。在政治上，德國目前欲利用完成之軍備以向外發展，甚有獲得同盟者以威脅英國，牽掣蘇聯之必要，日本欲圖趁歐洲多事之秋，迅速實現大陸政策之全部，亦有獲得同盟者以脅英掣蘇之必要。故依通例言之，日德協定之經濟的及政治的基礎，在今日實已存在，似不能謂爲僅出於某某方之宣傳也。

日德協定既有其經濟的政治的基礎，則其有成立之可能，當不待多言。其次成爲問題者，當爲其協定程度如何及其對歐洲及遠東方面國際形勢上之影響如何二者。關於前者，吾人以爲日德協定不成立則已，如成立，則斷不至如日方所公認，僅爲一種無聊的文化協定，亦不至僅爲一種在外交下非徒無益而且有害的空洞的防共協定，更不至遽爲一種在地理關係上極難實行之攻守同盟。如依前述經濟的及政治的基礎言之，其殆將爲一種經濟上的有條件合作，政治上的類似法蘇互助協定之防禦同盟乎？關於此層，在不遠將來，當有事實的證明。假如日德竟成立上述內容之協定，則其足以促進整個國際僵局之打開，及改變國際勢力均衡之現狀，顯然明甚；究竟在全世界爲禍爲福雖不可知，然在更新局面一層上，則未始非國際政局上之一進步歟？至吾國感想如何，前既論之，茲不贅。

（錄十一月二十五日津滬大公報）

日德協定與中國

日德之反共產國際協定，前晚已正式發表。日外務省另有聲明書，茲根據其發表之正文，檢討而批評之。

（一）本條定非軍事同盟，但定可演成為軍事同盟。查協定第一條，兩國協議必要之防衛措置。又附屬議定書甲項，兩國於防衛之措置，應緊密協力。丙項，應設置常設委員會，為防遏共產國際破壞工作必要之其餘必要措置。既稱隨防衛之必要而緊密合作，則自當解釋為軍事合作。

（二）本協定較之普通同盟，尤為廣泛。蓋既稱對第三國根據本協定為防衛措置，而協定中又無區域之規定。是日德對於凡彼等認為是受第三國際威脅之第三國，皆將發動本協定之防衛措置。

（三）日外務省聲明書，特言及中國。通全文而言，可知日本所欲施行其防衛措置之區域，首為中國。故協定之對象，雖非中國，而中國受影響甚大。

（四）再進論之，日德兩國國內，最少共產主義之活動。德國自第三帝國成立以後，共黨殆已屏息。日本近年，左傾思想亦不流行。故兩國將，謂其與蘇聯精神上不兩立則可，若謂特有赤化危險則不可。是以本協定完全注重於第三國，而非其本國。故協定序文，即云「若放任共產國際對於諸國國內關係之干涉，則不惟危殆其國內之安寧及社會之福祉。……」可知協定精神，即在「防衛」第三國，事實上即干涉第三國。

日德此次協定，在國際政局上意義甚大。即（一）日德同為脫離國聯之國，今東西呼應，自組集團。（二）明反共產國際，暗制蘇聯，以互謀軍事利益。（三）尤在日本，可藉此弱英國在遠東之勢力，更積極進行其對華國策。同時日本拋棄其不干涉歐局之傳統的地位，而與德國漸分擔責任。此誠國際上一重大變化也。其在世界之反響，則凡民治國家，皆不贊同，英法動向，尤堪注目。是否因此而促成國際兩大分野之實現，當待此後事實之證明。雖然，吾人茲姑不論世界影響如何，專論中國，則以為在此協定發表之後，我政府應嚴密檢討，以維護本國之利益。夫十年以來，中國政府在其境內遏止第三國際之運動，不遺餘力。共黨在贛暴動以來，政府軍費時數年，犧牲重大而擊破之。十年來之結算，為中國自能防衛其國家組織，不虞赤化之侵入。而近五年來之國難，則因日本分離我東北四省，更進而謀我北方省區之特殊化。此中日間之問題，非共產國際間之問題也。此次日外務省聲明，言及外蒙新疆，中國於外蒙，必將以協議或其他方法，恢復我主權，其事並不甚難，目前特不暇及此。新疆則固依然為我國完整之一省也。假令日本於東北四省，能如蘇聯之於外蒙，以條約承認為我領土，則我雖事實上不能行使其統治權，猶將聊以自慰矣。中國共黨，與共黨國際有關，而受其指導，此事實也。然共產國際，猶不至供給中國共黨以大砲飛機坦克車及無量之軍火，並代為組織而指揮之，一如綏北匪偽之受供給組織與指揮也。總而言之，近年之中國，日本之問題重，第三國際之問題輕。中國於後者力能自禦之，近年剿共軍事之吃力，徒以日本不斷的分割中國激刺人心，影響軍事之故。抑日本勿謂去年以來中國民間之救國運動，為受共產國際之影響也。蓋華北問題勃發以來，使中國民衆感覺關內國土之亦將不可保，惜國家危亡而謀自救，此人情之當然，事實之所迫也。使無此事實，誰能煽之，誠有此事實，何待於煽。故吾人論斷，近數年來使共產國際尚能在東亞有活動之餘地者，日本對華行動使之然也。事實如此，故中日關係之真正調整，為時局之一切前提。此乃根本，他皆枝葉。所以共同防共之提議，中國當局艱於接談，此無他，措言中日外交，應先解決中日自身間之問題，必兩國可以相安，然後能言及對國際上之政策也。今者日德協定發表，依大勢論之，定將勸誘中國之參加，中國不願，則將自行其所謂防衛措置。然吾人敢斷言：倘其能調整中日關係，中國恐勢將不肯參加，倘其行動，更足以削弱中國主權，危害中國利益，則中國必將反對，正不問其名義之如何也。

最後願我政府注意一要點。自歐戰以後，中德國民甚為親睦，以德國在中國無不平等之特權，無政治關係，而其人民則好學有為，故中國人民極同情之。國府執政以還，中德邦交更有增進，經濟上技術上之合作，有長足進步。迄今為止，國民關於政府增進中德關係之政策，亦概無疑問。雖然，今者德國與日本，訂立政治的重大協定，而中日關係，適在最危疑震撼之時，政府除一面關於對日外交，應慎重考慮之外，關於中德關係，亦亟須重新加以澈底之檢討，未知當局者之準備果何如也。

（錄十一月二十七日津滬大公報）



國風社選

題詩縣令圖　疑庵

一卷詒清芬。我觀歎而竦。瞿然詩縣令。片語師門重。嗟茲撚髭手。邂逅殺賊勇。玉貌癯而文。臨難屹無恐。漁亭今何地。淚溉百年壟。遺民拜崇祠。題榜被餘寵。公祠額承堯所書

散水巖　衆異

驚人馬家嶺。跋涉非所嫌。與行五十里。酬我散水巖。披拂固多態。清綺還相兼。何來長鬣人。風際飄霜髯。我今久平視。老眼殊不廉。泉流自駘蕩。寄意終清嚴。

釋戡十三弟有秦淮修禊之約因事未赴拈韻得復字　拔可

性情改盡江南綠。老子婆娑不如叔。永和去世雖已遠。典午江山雁猶熟。清愁把酒祓不淨。得句應堪壓絲竹。詩人短後例常有。底用吐霓助張目。烏帽黃塵隔兩翁。

上下雲龍安可逐。若從單父問歸來。汝上於今難。我復。

自龍門峽歷清音閣觀心坡至華嚴頂由仙峯瀑元老洞下山作　石遺

天彭井絡讓嵯峨。複嶂層巒疊翠多。杜白蘇黃俱未到。樓臺亭館渺如何。數峯削壁短飛瀑。一峽龍門小澗阿。那用爭誇天下秀。積高曰雍軼岷嶓。

龐石帚來自敦愛臨別紀懷　堯生

鐘梵留人聚上方。小憑樓角受風涼。江雲掃翠三山秀。夜雨新妍萬竹香。失笑酒邊談猶曲。移情瀉上坐漁梁。十年不見今初見。眷眷平生盛孝章。

中秋攜家郊游月色甚皎　釋堪

瓜筵爆竹喚無眠。舊俗誰能忍棄捐。佳節每生孤旅寂。清輝猶照一家圓。定林夜氣連城白。鍾阜秋晴隔水妍。人靜後湖應更好。忍寒還與扣朱舷。

人日挈兒孫輩游嶽麓山時四兒自北平歸　子威

片帆。安。穩。指。蘆。碕。依約。春。風。動。客。衣。雪後。山。明。供。我。賞。花前。思。發。盼。兒。歸。碑陰。坐。石。眈。雲。壑。鐘韻。穿。林。盪。夕。霏。上嶺。下。坡。來。去。路。兩三。倦。鳥。逐。人。飛。

奉和纕蘅先生九日東山原均　遐長

年時。賞。析。得。參。寥。選地。招。攜。稱。擁。臯。江表。披。襟。鍾。阜。兀。盋山。行。卷。石。城。高。黃花。負。客。蒙。誰。豁。白墮。醺。人。角。又。號。社約。九。秋。無。嗣。響。黔疆。斁。政。奪。詩。豪。

奉和纕蘅先生九日東山原韻　養吾

秣陵。秋。色。最。淸。寥。喜傍。城。西。陟。巘。臯。掃葉。詩。觴。懷。雅。集。黔山。蠟。屐。仰。登。高。烟開。遙。淚。溪。蠻。格。風急。愁。聞。塞。雁。號。滾滾。長。江。縈。眼。底。狂歌。擊。楫。幾。人。豪。

別堯生　山腴

此生。能。幾。見。倉猝。說。渝。州。更櫂。青。衣。水。來尋。白。社。游。僧閒。齋。後。鼓。人。倚。夕。陽。樓。不。盡。蒼。茫。感。都。從。檻。外。收。人生。漢。任。永。世。亂。託。青。盲。誰。行。龍。蛇。筆。依。然。桀。犍。藏。新詩。光。炯。炯。大。論。節。堂。堂。無。底。書。囊。在。談。深。意。故。長。

層巒。三。百。級。送。我。下。山。行。悵。望。臨。江。渡。還。愁。別。緒。生。一尊。堅。後。約。九。日。愛。嘉。名。好。制。頹。齡。駐。黃。花。不。世。情。

玄武湖眎伯仁　仲恂

僧前。桐。隕。葉。惻。惻。着。秋。心。魚。媚。蓮。房。大。蟬。諳。竹。嶼。深。策時。乖。倚。伏。徇。世。飽。浮。沈。誰。與。攄。孤。寄。期。君。玉。軫。琴。

盧江公園晚步　子言

文德。橋。頭。晚。步。時。河。亭。新。漲。碧。漣。漪。泮。池。東。畔。張。公。柳。（光緒丁酉邑侯蜀中江油張鶴儕太史琴溪任戊戌春偏於隙地植楊柳今僅存一株余嘗應溥川書院月課見張公所書門聯云溥移默化川媚山輝洵屬玉堂人吐屬）猶自。依。依。盡。日。垂。

夏日閒居　寥士

酒後。涼。颸。意。最。親。鋤。頭。帶。雨。記。微。辛。藤。蘿。壁。上。年。年。綠。不結。瓜。兒。也。可。人。

長亭怨慢（畫湖重到風葉漫天渺渺兮余懷也）　孝陸

又來。聽。畫。湖。風。葉。一。片。琤。瑽。碎。璃。騷。屑。斜。日。危。闌。斷。腸。烟。柳。不。堪。折。燕。嗔。鶯。懶。還。憶。否。春。雲。熱。舊。事。愴。延。秋。算只。有。城。烏。能。說。淒。絕。望。丹。山。隱。隱。香。霧。百。重。明。滅。笙寒。月。暝。誰。更。倚。小。庾。吹。徹。撚。素。手。沸。沸。清。商。早。涌。起。亂。愁。千。疊。怕。玉。貌。孫。娘。零。落。舞。裙。如。血。

藏園群書題記

金臺汪諒本史記跋

江安傅增湘

明刻史記。近世通行稱善本者。有震澤王氏。金臺汪氏。及秦藩府刻。凡三本。三本之中。以王本傳世最多。次則秦藩本。而汪氏本較爲希覯。三本咸具集解索隱正義。且版式行欵相同。付梓同在嘉靖初年。而其源又皆出於南宋黃善夫本。宜其文字差異無多矣。余以汪本與王本犄事比核。則汪本之勝異。乃迥非王本所及。茲先攷汪氏校刊之始末。略臚舉異同於後。以爲讀遷史者之一助焉。

按汪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注雙行。行二十三字。白口雙闌。每卷首小題在上。大題在下。與秦藩王氏相同。所微異者。大題在下。有小字旁書。此汪氏以意爲之。決非古式。首行有莆田柯維熊校正七字。目錄後有嘉靖四年。乙酉。金臺汪諒氏刊行牌子二行。前有嘉靖四年。鉛山費懋中序。後有六年柯維熊跋。費序稱諒得舊本重刻。懇大行人柯君徵奇徧求諸家舊本。參互考訂。反覆數四。歷兩歲而始就。視陝西之刻。尤號精絕。又言白鹿本無正義。陝西雖有之。而封禪河渠平準三書特缺。柯君悉爲增入云云。考序中所稱白鹿本。爲正德十年白鹿書院所刊。余家有之。其注無正義。與所言合。至陝西本。繆藝風以爲即秦藩府刻。然汪本刻於嘉靖四年乙酉。成於六年丁亥。秦藩本刻於十

三年甲午。後且有二十九年庚戌黃臣序。與汪氏刻書時。相差至二十餘年。費氏何從而預見之。且費氏謂陝西本封禪等三書無正義。今檢秦藩本三書正義。赫然具在。是陝西於嘉靖初元。必別有一刻本。而非秦藩可知。第今日不可得見耳。又費柯二序。皆言汪氏得舊本重刻。而不明言爲何本。丁氏善本書目。据錢氏甘泉鄉人稿。謂索隱序後。有紹興三年提舉鹽茶司幹辦公事石公憲發刊三行。以爲此本即從紹興本出。然石本久已失傳。而此本行款。正與黃善夫本同。則其與王氏秦藩。同出一源。殆可斷言也。惟王氏雕本雖精。而校讐未審。故奪失闕多。汪本則經柯氏之手。搜求衆本。以定其異同。歷時二年。以勤爲訂正。故費氏推其校閱之精。謂得此而二本不足觀。殆非侈言矣。茲取各卷脫文。凡王本無而汪本有者。備列於後。學者觀之。斯二本之優劣自見焉。

周本紀。二十七葉前四行。攻幽王下。脫注文九字。

索隱曰繒國名夏同姓

又五行。驪山下。脫注文三十八字。

正義曰括地志云驪山在雍州新豐縣南十六里土地記驪山即藍田山按驪山之陽卽藍田山

漢武本紀、十二葉前七行、晉灼曰蓍下。脫注文九字、

辭也或曰符謂瑞應也

禮書。一十一葉後二行。則不可欺以下。脫正文及注二十五字、

而直衡誠懸（鄭玄云衡平也縣謂錘也正義[illegible]）則不可欺以

律書。三葉後一行。能任衣冠下。脫注文八字。

正義曰朕音而禁反

律書。六葉後二行。律中仲呂下。脫注文二十五字。

正義曰中音仲白虎通曰言陽氣將極中充大也故復中之也

又十二葉前二行。二十八宿下。脫注文六十一字。

正義曰宿音息袖反音肅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凡二十八宿一百二十八宿星也此下十母十二字注亦不同

吳太伯世家。二葉前四行。克殷求太下。脫正文十八字。

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

宋微子世家。十六葉前十行。子悼公購由立下。脫正文及注文四十八字。

年表云四十九年索隱曰購音古侯反悼公八年卒索隱曰紀年爲十八年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兵立

楚世家。三十一葉後二行。故爲婚姻下。主文脫誤。汪本改正如下。凡三十二字。

正義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婚姻兩壻相謂爲亞

孟嘗君傳。十葉後四行。東入齊者下。脫正文十七字。

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靷西入秦者

信陵君傳。三葉前九行。爲能急人之困下。脫正文二十一字

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

范雎蔡澤傳九葉前七行木之有蠹也下脫注文八字。

正義曰音妬石柱蟲

西南夷傳六葉前四行脫正文四字。

卒爲七郡

右舉其奪訛之尤甚者凡十二則。汪本皆不差誤。其它單詞賸義。尚未能悉舉。其視王本自爲精善。然合宋元諸本參之。則汪本奪訛。亦正不尠。如秦本紀三十一葉。與三晉燕伐齊下。脫索隱十一字。白起攻楚取鄢鄧下。脫正義十一字。取郢爲南郡下。脫正義二十七字。會襄陵下。脫正義三十六字。白起爲武安君下。脫正義四十七字。及江南爲黔中郡下。脫正義三十字。綜計一葉之內。脫一百六十三字。而王本皆有之。此又汪本之失校。遜於王本者也。至如司馬相如傳中。木蘭及青丘兩集解。則此本並脫。而王本亦正同。所謂楚既失之。齊亦未爲得。蓋其所從來者遠矣。日前張菊生前輩方校印宋本史記。以王本脫誤數則。馳函見訊。因取汪王兩刻。比勘得失。并搜討校記。又得數事。以復張君。異時黃善夫本影印流傳。當屏絕人事。重事丹鉛。庶幾刊謬訂訛。使數百年來殘缺竄亂之文。皆審愼亭平。以歸於至當。則區區所述。或足爲嚆引乎。丙子九月二十有八日。藏園老人記。

章太炎弟子論述師說(二)

章炳麟在學問上之造詣，實有不磨之價值，士論目以「國學大師」，蓋無愧焉。其言論及見解，深可重視。前錄姜亮夫(寅淸)孫思昉(至誠)兩君來書，爲「章太炎弟子論述師說」，以餉讀者，俾作硏究章學之助。茲又得姜君由巴黎來書，於師說續有闡述，意甚殷拳，特再迻錄如下，公諸當世：

前書倉卒，不意有「相綱无礙」之擧，愧甚愧甚。孫君擧餘杭先生自書及親自審定之言以爲信讞，較不佞翔實。細繹文義，幸鄙說之无大違離，于本願已足；不欲更有他說。惟近來讀此文者，頗有誤不佞爲有所折衷。此四語之深淺，本不足爲餘杭損益；然與前書初衷頗易，欲爲誤者一解，用再爲申說，即維引孫君所引各文爲喩。

一代學人，自有其一貫之學術思想；此吾人所當知者。先生學術之中心思想，在求「救世之急」，菿漢微言之所以作也。而其方法在教人不忘其本。不忘本故尊史，春秋史之科條畢具者也，故宗春秋。然今文家亦言拯民，亦未嘗不言尊史，則史以何者爲可徵信？公穀多雜陰陽怪迂之說，說人世惟左氏爲最平實，而司馬班陳皆衍其學，爲數千年史宗。故凡先生微義，在于尊史，而左氏傳爲之埱始，以其不爲怪迂之說也。此十年前讀先生書一得之愚，雖證驗未具，自信不誣也。此義既明，用以衆量茲四語，則前書所陳，不待申言而明矣。茲再謰謱析不如左：

一　以今文疑羣經　今文家一般之現象，在雜揉陰陽五行家奇異之說，易詩不關史事，（此舉大者言。）尙書所事多在字句間，獨三傳異說最爲奇詭，而公穀雜揉爲尤甚，以人事推之迂怪，所關蓋不僅于禮樂制度之間，故自東京以來，三傳之爭最烈，「三統」「三世」之說，已令人迷惘，而「素王爲漢制法」之語，實等俗世推背圖燒餅歌之流，大爲不經，故先生之闢今文，亦以說公穀者爲最，（于公羊之說，則主棄董何而存其眞。此于侍坐時屢屢言之。）而尙書次之，三家詩之異，蓋已不甚過問，（此亦就畧言。）是則先生之闢今文者，蓋闢其怪迂不近人情之說；非闢全部之今文，如南海之必以一切古文經爲劉歆一人所僞也。此即孫君所引先生論漢學一段，已大可作吾說之証。「吳廣張角」之言，其微義詎不令人沉痛哉！故「以今文釋羣經」之語，不佞所欲申說者，以爲不可以辭害義。必欲明以章之，則或可申其義曰：「今則以今文怪迂之說疑古史。」重在怪迂一語之眞義，往往當貫其學說之全部。世或將以此詞面之言概先生，而耳食不觀全書者，將以此致疑矣。

至思昉君按語：「南海新學僞經考出」云云一段，爲另一問題，更望閱者勿以與餘杭先生之說相牽合，則幸矣。

二　以彝器校正史　先生既尊史而又有所徵信，自不容妄疑信史。本此一貫之主張，則以吉金文訂古史，蓋已達異，大可商量。（此不僅于尊史如先生者所以爲不可，即海寧王靜安先生，博涉羣書，貫穿金石，其所論列，亦甚精謹，但讀觀堂集林者，無不能見之也。）先生所甚慮者，恐放者爲之，而忘棄舊史撏撦作祟也。然于吉金本身，亦相當承認其價值，一則曰：「以器物作讀史之輔佐品則可，以器物作訂史之主要物則不可。」再則曰：「今人欲以古器物訂古史，第一須有精到之眼光，能鑒別眞僞，不爽毫釐，方足以語此。」又曰：「鐘鼎僞造者多。」（皆見孫君前文。）其言之平實近人，雖強〇亦無可辯，孫君所引之証，較不佞前書所言爲尤溫婉矣！大抵世人于先生學行，有一種誤解，少年有激論，中年有激行，（即如孫君所記廷辱袁項城等類。）而世又傳雅謔之號，因以想像其學爲戈矛森列，不意其爲溫婉平易，不僞不飾之學者也。

三　以甲文黜許書　經古文家多究心小學，故兩漢經古文家幾無一非小學家。先生于小學，沉雄勁偉，貫穿音義，有三百年來過人之處。然于字形則不甚究心。甲

文之要，則專在于形體，其事遂大相左。且甲文形體又與秦篆殊，亦因與漢人所重訂之經典文字殊。此事既與尊史之見不相脗合，（以其必改史以就甲文故。）又與己所持之音義一貫之見相扞格，而徵之載籍，又「無足信賴」，故先生闢之，語無游詞，則致疑於龜甲獸骨之存在，蓋必有之結果。孫君所引兩文，皆足以証前書「先生疑慮，晚年仍不得解」之語，惟謂說有「泛涉甲文，以默契于我心，而出之以謹嚴」云云，似稍不合。或因不佞于甲文有偏愛，先生知其集習不能解，故因其器而施之教與？

四　以臆說詆諸子　此事前書既無所陳，茲亦無可辯說。

總之，先生除甲文外，其他三事，皆決無偏執之意。意有急舒，言有畛界，此不佞所爲斷斷爭辯者也。

上來所陳，皆本于先生之意以立言，是非自當有歸於至當者。不佞于先生之學，欣佩無旣。然尚有一言不能不爲世人告者；先生治學之歆向 Vers 與今世學人不相合，此亦不容爲諱。近世治學之歆向，在于求「眞」：而先生治學之歆向，在於求「用」于救民。苟異詞以明之，則求眞者在無我而依他起信；求用者存爲我而求其益損。求用者在不離故常；（離故常則不可用故。）而求眞者或且毀其根株。此中並無絕對之是非。此意不明，則論先生者必不免于誣妄，而擁護之者，亦未必得其本眞。此前書所以綜合先生之學，標二旨，曰：「救世以剛中之氣，教人以實用之學」也。此義既明，則一切毀譽，皆當是是非非，各歸于至當矣。

不佞嘗謂近代有四學人，其學說皆可爲過去數千年及未來時日作樞紐者，則先生爲經小學之蘇，井研爲經今文之殿，海寧開考古之學，新會啓新史之途。不幸十年來先後辭世，使天禍中國，從此而斬，則四先生其將爲華夏學術之殿；若黃裔不喪，則四先生蓋必爲後世之宗師矣。俟歸國後，擬合四先生爲四君學譜一書，下愚如不佞，不知其能有成否也。信筆布意，不覺其長矣。

黔苗竹枝詞（三）

仲番

箐苗

居倚山箐，靑苗類也，男勤耕鑿，女子衣服，皆能自織。

怪鳥呼人瘴雨間。密林深箐路迴環。穿梭籠竹裁雲布。抉石撞刀種火山。

東苗

在貴筑廣順等處，男女皆着半臂，仲春屠牛陳饌，延巫師祭神。

連山石角走嶙峋。雲錦裁成半臂新。篝火野塘春祭散。漫將銅鼓賽江神。

猺人

本粵西苗種，自雍正年間，遷居貴定淸平等處，居無定地，喜傍溪水，沿寨行醫，祀神曰槃瓠，藏書曰榜簿，鳥篆魚文，義不可解，風俗醇厚，道不拾遺。

圖書榜簿久模糊。鳥篆魚文事刻模。掛起搖燈春社靜。藥街雲管祀模瓠。

卞尤仲家

在安順都勻等府，女子短衣小袖，細摺長裙，善蓄蠱，名曰金蠶，可殺人也。

玉奴纖手惜摻摻。五色雲毯打翠嵐。掛起銅鉦低拜月。竹樓飛蠱下金蠶。

花犵狫

一名犵兜，在鎭遠施秉黃平等處，婦女衣繡五綵，裙邊飾瓔珞累累如貫珠。

幾家籬落隱紅牆，門巷深深鎖綠楊。一串蠶珠雲半袖。女兒新裹犵兜妝。

女官

即倮玀正妻，稱之曰耐德，首戴銀絲花，拖長裙二十六幅。

錦繖呼雲驛路開。珠幢油幕鎭徘徊。長裙百摺銀花綴。駿馬嬌馱耐德來。

克猛牯牛苗

在安順之金筑司，擇懸崖鑿硐而居，高百仞，搆竹梯上下，耕不用牛，以鐵鏵代犂，親死不哭，次年聞杜鵑聲始哀曰，鳥猶歲至，親死不復來矣，墳前架屋數椽，置木主其中，曰家親殿。

毛把鋤犂代犢耕。懸崖千仞竹梯橫。新墳夜掃家親殿。腸斷年年杜宇聲。

狆犵

散處州縣，祀鬼，用草龍插五色旗，郊外祭之，居喪七日，延巫歌舞，謂之送七。

老巫槐笏玉腰圍。載酒人家送七歸。亂捲鬼旗春社散。莫龍環咒白雞飛。

白狆家

在荔波縣，女子身秀多美，穿勾雲細摺裙，男女抱腰相戲，父母在旁不禁，未嫁之女，多與漢人來往，謂之曰外郎，嫁後，送苗絹數疋，名曰斷郎禮以絕。

欲把明珠擊繡襦。外郎居處未應孤。殷勤寄與洪州絹。爲報羅敷近有夫。

狆家苗

在荔波縣男子喜漁獵，女子善紡織，有狆家布之名，穿桶裙短衣，四圍綴花布，男女成羣，聯袂歌舞，相約者負之苟合。

狆家新布縠羅紋。小袖團花百桶裙。妾住丹江風浪靜，任郎來往荔波雲。

八寨苗

在都勻府，女子於曠野搆竹樓，名曰馬郎房，男女以蘆笙爲約，相聚歡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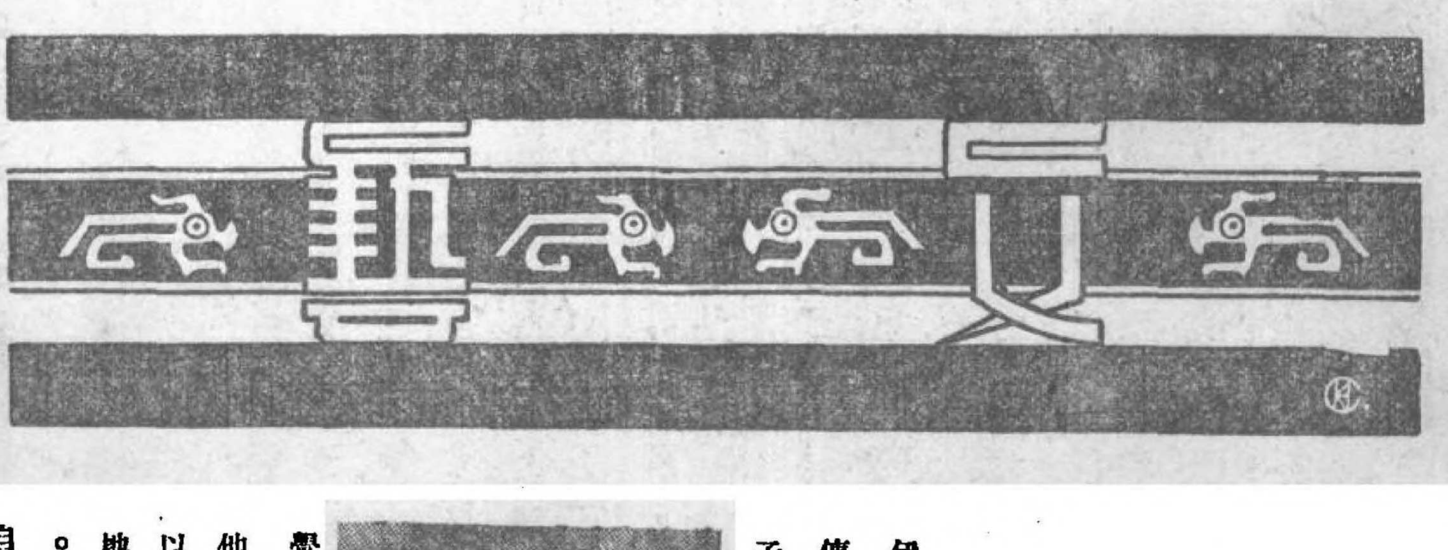
溪山稠疊藹春陽。花布裁雲巧樣妝。一曲蘆笙人不見。綠楊深鎖馬郎房。

紫薑苗

在黃平淸平等處，多入行伍，讀書，不知爲苗也。

金汁河邊春柳長。勛名鐵柱表蠻疆。搖笙歌舞昇平世。不獨馴苗是薑薑。

（完）



走向動亂的漩渦

—由西班牙來的報告文學—

蘇聯・愛倫堡著
韋特孚譯

伊里亞，愛倫堡（Ilya Ehrenburg）生於一八九一年。他是現今全歐文壇上的一顆遊星，是蘇聯五年計劃的宣傳者，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著作家。他不僅寫長短篇小說，而且更長於小品，批評文；自朱利與朱列尼脫與其弟子之遊歷（英譯爲——The Extraoedinary Aduentures of Tulio Tureuits）發表以來，除小品文，遊記，戲劇之外，已經出有十幾本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集。他長期住在巴黎，這使他更容易了解歐洲的生活與政治。斯特魯夫氏（Gleb Struve）在他去年出版的蘇俄的文學（Souiet Russian Litrature George Routledge S sons Ltd, 1935）一書上曾說：『他是深刻地認識歐洲的少數的蘇俄作家中的一個，而且他也可以——雖然很淺薄——寫些關於歐洲生活與政治的小說，這件事正補助了在蘇俄裏感覺不足的外來的情感主義的缺乏。』



愛倫堡像

他主要的作品除前說的朱利與朱列尼脫與其弟子的遊歷之外，尚有歐羅巴的滅亡，共產戰士的烟斗，第二日，以及最近（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喘息。這本書在莫斯科曾於短短的時間內售出三十萬冊。他另外的作品也一樣地刺激各地的讀者，特別是在蘇聯與法國。據我所知，最先而且是惟一將愛倫堡介紹到中國來的是曹靖華先生。他曾在一九二八年北平未名社發行新俄小說集烟袋上，譯了愛倫堡的短篇名作烟袋（即共產戰士的烟斗），自此以後我們便沒有看到愛倫堡的作品出現於中國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譯者—

在塔喇維拉

洛托里格斯向我說：

「機關槍什麼的我不怕。在瑪德里我空着兩隻手就朝着機關槍跑去啦。不過，那些王八旦，一飛到他們頭上，他們就沒法動手了。………」

到了話也沒說完，也擺擺手。

現在我想說一點關於塔喇維拉附近，撼動了戰線的那苦痛的一日的事件。空中充滿了凄慘的轟聲。………的爆炸機在平野上迴旋低飛。他們將爆彈描得準準的投下來，民兵不支，把陣地讓出了。

我隨着詩人拉發爾阿爾伯奇，女作家瑪里亞鐵列莎里昂一塊往瑪里皮加去。他們抱着滿懷的傳單帶往前線上。我和阿爾伯奇，瑪里亞鐵列莎是在作家大會上彼此認識的。以前我們會屢次談論格維德，「羅蔓契洛」，瑪雅珂夫斯基。然而現在我們所談到的却只是高射砲，驅逐機，以及像潮水起落似的撼動人的勇氣與恐怖的感覺。

托明高巴列斯村附近，聚集有一羣農民，在他們高大的叫嚷中隱藏着有些憤怒。他們對我們說，許多脫走兵從村旁穿過去。農民們想攔住他們，逃亡者反拿起旋條槍嚇他們。

「嘿嘿，瞧這里！」

一位上了年紀的農夫向我說：

「咱們的事，只有這一着！」

他把三根獵槍舉給我看。

在遙遠的那邊，出現了四個民兵的影子，他們正快步向瑪德里那方走去。瑪里亞鐵列莎跑過去在他們背後追趕着。

永不變的，快活的，神氣的，像美麗的熱帶的小鳥那樣的她，手裏握着一把小手槍，擋住了這四個民兵。他們又是慌張，又是害臊似地回答着。

他們說這是第一次逃走，中間有一位臉上顯着淡黑色，身個瘦高瘦高的青年，一邊用手指着天空一邊說：

「因爲胆魂都飛了！」

他們把旋條槍交給瑪里亞鐵列莎，心裏充滿了深深的恥辱，彼此避免着眼光，在滿是灰塵的大道上走着。

農民們都表示憤慨，有人說些怨言，讓受驚了的小孩子們糾纏着的婦女們大聲叫着：

「這些東西，到不如殺了好。」

到處都是戰線。托明高巴列斯村也在備戰。瑪里亞鐵列莎庇護着這幾位民兵。她說：

「他們將來一定會再英勇作戰的！………」

她一會同女人們談天，一會又哄着那些村裏的小孩子。

拉發爾阿爾伯奇對農民們講說了駐在阿維拉的民兵的勇敢。農民們聽到這些，便舉起拳頭（註——人民戰線側的敬禮）顯出高興的微笑。天已經是黃昏了。牧羊人將羊羣趕到村裏去。年老的婦女在暖爐上煮着 Custard（註——將砂糖加到牛肉與鷄子中煮或燒）。從窄狹的房屋那邊，漂來了一陣暖溫的生活的香味。

一位老農夫，兩眼釘在由脫走兵那裏拿下的四桿槍。他把我喊到一邊

，向我說：

「你總能明白我的話。因為你也是上了年紀的人。把槍給我，我到戰線上去！哩，那一位（他指着阿爾伯奇）——那一位年輕，我不好同他說。為什麼那些男子都跑回來了呢，一個一個都像條壯羊樣？這是因為年輕的人們都想活着啊，管牠天南地北，只要能活着就行啦。但是我決不逃走，我倆把他們打個七零八散，你只要能讓年輕的小夥子們拿着槍在這里就行啦。把槍交給我，我飛奔到前線去………」

我知道共和主義者方面是勇氣餘而槍支不足。臉面前就有這難以忍受的瞬間，我感覺難受，把臉背過來。

在杉・奧拉里亞部落附近的砂利道上，谷碌谷碌地開來了一輛載重汽車，這是瑪德里的建築勞動者們派遣一個部隊到前線上去。汽車停住了，塔喇維拉前線的司令官阿建夏將軍，做了一段簡短的演說。他說：

「同志們！胆小的東西們，今天把陣地失落了。我們無論如何必得奪回來。伊斯巴尼亞（註——西班牙的別名），勤勞者的共和國在期待着諸君，我們農民的兄弟們在期待着諸君，瑪德里在期待着諸君。這兒，與我們並立着的有一位蘇聯的作家。他向偉大的國度的民衆們証明着你們的勇氣，你們的勝利。」

歡呼的雷鳴將鎭下，我們又聽到了大砲的聲音。阿建夏將軍的長長的面孔，因為不休不眠，已經失了血氣，然而他的眼睛却宿有意力，强烈地照耀着。我在紛亂中握了幾百隻手。

出發往前線上去的民兵們，誰也希望向遠近的人們致敬。在手掌的熱味中，我感到了生命。在曝露着房屋的殘骸的暗黑的道路上滿充着歡樂與青春。

夜間，我們知道塔喇維拉方面的戰線的情况已經恢復過來了。在矮小的尊嚴中，鼓舞着四個民兵。他們在砲火之下，和着朋友不停地跑了約有一基羅米特的路程。他們將前夜放棄了的山丘又奪回來了。

我馬上認出了那位淡黑色，高個的青年人。他驕慢地緊握着那桿曾經失去而又拿回來的旋條槍。

「海麥Ⅰ號」

碼頭上擠滿了像是參加盛會似的羣衆。

巴爾色洛那的市民都擁擠着跑來看「海麥Ⅰ號」戰鬥艦。人們吃着甜瓜與車厘凍。

揩風琴的奏着不合調的「國際歌」。小販等機敏地販賣着五花八門的，上面帶有「黨」的首字的帽子。有一位老兄開頭將紅與黑的「FAI」（註—伊伯里亞無政府主義者同盟）的帽子湊合到一塊試試，然而，稍微再一想，又把另外一頂釘有「uPT」（註—統一勞働者同盟）等字樣的高舉起來了。船上的海軍將士們都在高興地裂嘴大笑。

吊橋旁站着一位拿着旋條槍的步哨兵。他不住地喊：

「同志，絕對不許走進這隻浮艇！」

軍官集合室裏開着船艦委員會。在巴列亞里克諸島的大地圖上，還殘留着幾點着了煤的汚穢的手印。脫得光光的水兵們的胸膛，曝晒在亞非利加的太陽下。

豎形的鋼琴裏放有一把手槍。我想起了那難以忘記的，往時電影上的一個場面。司令官沙爾發德爾，珂拉克告訴了我們七月某日的事變。士官們都在甲板上用機關槍射死了。死體被投到海裏，無線電報員發出這樣一條消息。

「「海麥Ⅰ號」全部服從人民！」

戰鬥艦的大砲在斯達，在阿爾黑西拉斯會粉碎了白軍的巢窟。

蘇聯的電影攝影師，給水兵們照了像；這是戰爭與航海之後的休息日，水兵們想做出威武的神氣來，然而不到一分鐘，都又大笑起來了。他們

像圍着木馬的小孩子們樣，做出圍繞着大砲的姿勢。

「嘿！狗東西，老婆住在加德伊斯，偏偏就……」

他大大地嘆了一口氣，惹得四圍的人們笑得直不起腰來。

高射砲旁邊站有一位水兵，臉上現着人參色，似乎是在望着天空。他呆呆地站着，什麼時候也沒有想要離開那里。他倔强地凝視着難忍的白亮的八月的正午的天空。他對我說：

「我記得那時咱們停在馬格拉。飛機飛來了。很低很低地飛下來。咱們抬頭一看！紅旗子！誰都興奮得要死，跑到甲板上來，筆直地站立着，擧起拳頭向天空上揮舞，對方也同樣地露出身體來，向咱們致敬禮。但是，後來怎樣了呢，在離有一百基羅的地方投下了三枚炸彈，鼻子受了傷，弄得滿是血。有三個朋友被炸死。那時心裏眞像開水煮的樣，總想亂嚷。這些流氓，殺死他們都不足惜，狗畜生們用什麼方法想來戰勝我們呢，他們的手段是欺騙。同樣，當初時，司令官也說過。『我們是共和國方面』，其實，那個流氓肚子裏是要在加德伊斯把我們賣了，全叫我們看穿了。那些畜生也有他們的格言，那就是隨時隨地，扯謊，放屁。二隻眼睛不够，要沒有個百十隻眼，就得吃虧。不過，下次再玩的時候，幹幹瞧，不要臉的畜生們，拿着紅旗子搖！至今還記着哩！」

他很有感情地撲撫着輝煌發亮的大砲。

夜間，在雜亂的蘭伯拉那裏，我看見了一位水兵，帶着一個女孩子。他把兩隻脚扯得寬寬地走着，正像在他的脚下還有搖搖幌幌的流水樣。他臉上沒有一點笑色，女孩子也沒有回頭看看。

他一定還在想着人間的狡猾吧！

一位淡黑色的，俏瘦的女郎朝前面跑去，凝想着那寫「海麥I號」的飄帶與絲色的憤怒的眼。女郎有點惶張地微笑着。

二位飛行家

市民戰爭開始的當初，佛蘭克將軍指定了飛行家伊道爾畢爆炸共和主義者方面的陣地。

正在擠上飛機的時候，伊道爾畢殺死了一位士官，飛到瑪德里來。人們都去歡呼迎接他，要授與他名譽他回答說，『即時準備吧！』

兩個月之間，他架着驅逐機飛來飛去，他曾保護了和平的市街，曾打落了白軍的飛機。他完成了他幾十位朋友所做了的事。

『你是勇士。』人們這樣向他說，他便覺得很驚奇，馬上就回答說：

『我是飛行家啊！』

九月十三日，敵人四架爆炸機飛來襲擊杉·奧拉里亞附近的共和主義方面的陣地。白軍的驅逐機包圍住了伊道爾畢，正在這時候，他突然闖進到敵人的一架飛機裏。偉大的，愉快的，人間的燃燒的一分，落到地上來。

有一個飛行家用降落傘從被伊道爾畢打落的飛機裏降落下來。民兵們把他圍住了。這位飛行家駭得發抖，伸起兩手，用外國的言語大聲叫。

『塔瓦里西奇（註——意爲同志），留我一命！』

人們把他帶到瑪德里。他直到此時還不放下兩隻手。這是一位二十三歲的義大利人。他詳詳細細地說白軍的將官對於各色各樣的傭人們給了多少錢，他數數皮色塔（西班牙貨幣），達拉（美幣），還有里拉。（意幣）他說給別人們的更多，埋怨那種極端的不公平。給了他一瓶檸檬酒之後，他才相信命是保下了。這才放下兩隻手。人們都問他，爲什麼去幫助佛蘭克將軍呢！

大家都在期待着他開始說些偉大的意大利的指導者與法西斯蒂；然而吃飽了酒之後，他又開始重復那一套皮色塔，達拉，里拉。他就知道一件事，這便是「FIAT」商會的代表者與他訂的合同比與別人訂的多。

日子是艱難的。莫洛哥人的部隊由塔喇維拉向瑪格達進軍了。我想起了伊爾畢的命運。而且我知道，報紙上登載的「我們勝利」的大標題，便是完全明白了的惟一的眞理。

（譯自文學案內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號）

紀念碑

高沐鴻

總歸是千百萬中的一個吧：小張的不復存在，正如天上的繁星倏然閃滅了一個。

一九二四——二六，我在故鄉的小城市中，時常見到了一個黑條條的活潑的孩子。他呈現給我，以他的永遠，一直到現在還閃着不滅的光的，黑亮的一對眼睛。我當時還不知道他的名字。然而我想到他是我的近鄰了。我一如愛青春那樣熱忱，暗暗地熱愛了這個孩子，把他活潑的條影子放在心中，沒有告訴一個人知道。

兩年之後，我心中的種子抽了芽——那個孩子長大成人了。他出現在我的面前，格外更帶來了一派蠻野樸訥的風味。那時，他好像已經是我們時代的主人了，即是一種巨大的事業里的一個機構。而在我的理想主義的精神中，（我永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勿論什嗎東西也泯滅不了的那樣光芒四射，永遠沿着實際發展着的理想主義的崇拜者。）他也成爲一隻光彩的翼，生機地，連繫骨肉地和我相併着，鼓動着，幫助了我的歡樂的飛躍。我憶起我們最初的一次握手，竟是在一個繁孳的夏天——香噴噴的甜瓜正上市的日子了。在他的扁小而緊湊的，豐滿的，兩片紫褐色的嘴唇中，狂亂地品嚼着一顆甜瓜，那些香瓤香子，拖鼻涕沾芝蘇似的，便四濺在他的嘴唇的四邊。他的這樣動作，簡直好笑地一直又把我拖進我的理想主義的天國去了。我看見了一個發光的社會，一種發光的人類，和一番發光的事業。……

那時，我們的談話，也正如同這香噴噴的甜瓜一般，經常噴射出甜美的香味。我問到他的生活，知道他已經是一個中學生了。同他來和我見面的，還有兩個中學生。但他們却都不如這個小張的姿態來得最生野而潑。

「你是住的『鹹菜兩碟碟』（一）的學校吧？」

我笑了一面問他說。並且看了看他的同伴們。

他的同伴們都笑了。他也睜了一下黑亮的眼睛，對我的詼諧歡迎地接受着，口吃一點地滑出一串生野的可愛而又可笑的諸諸：——

「是那一個。嗄，嗄，嗄！……是那個窮鬼窩呀，嗄，嗄，嗄！」

他的聲音並不嘹亮，但却嘹亮得有如一種生鐵被了撞擊，而發出來的執悶的音韻。那兩個同伴：却一個具有了一付柔柔綿綿的女孩子似的聲帶，一個慣發出一套空空洞洞的世俗式的哈哈，使我和小張都幾乎瞪了白眼，感到毫無意味了。我特別愛準了小張這個傢伙在我心中暗暗地拍着他的腦袋，呼他爲有意味的「小兄弟！」（二）

時間跑馬似地衝過去了。

一九三〇，已是歷史上中國大波再起的時節。小張也成爲一員有力的水手了。他的歸到故鄉，和我一般無二，都等於是一個機器上的一個旋轉機。他不再十分貪圖大嚼那些香噴噴的甜瓜，和漆亮地閃動他那逼人的黑眼球，使人玩味去彷彿他仍然是一個小孩子了。在他的精神上已經具體而微地誕生了一個現實的雛形——事業的雛形，正如同甜瓜那般嫩，而且脆而香。他和我的談話，於是有時便移轉到人生，政治，哲學的全面大問題上去。我們迴避着那樣直接和直線的單純地去接觸一切。爲得我們不再願意如一般人自居於簡陋，正如同永遠是一個小孩子了。他的嘴里，關於藝術與人生，所能吐露出來的，已經够爬上一條水平線。

他曾經說：「大概我們不得不活，所以便不得不這樣活吧；大概我們不得不這樣活，所以便不得不這樣表現吧！」

這便是他的人生與藝術的哲學。他慣於用這樣含混的公式，彷彿他腦子里所知道的很不單純了。他的這條公式，便老是：

「不得不這樣，所以便不得不這樣。」

我要笑了。然而也很愛了他的真摯和純樸。正如同我們有時走到田野去，打獵幾只鴿子玩，他的槍法總比我準確，他的單純的理論，一樣是比我的複雜到糊塗的思想，來得活潑，而有把握。

「那末，『小兄弟，』——我慣常賜給他這個名號——你的命運，一定是注定了做一輩子窮小子吧！」

我笑着對他開玩笑說。他臉紅了。好像很不服似的，突然突出着那一對小眼睛，便掣起一只小鐵錘般的拳頭來，響亮地擲到我的腦殼上。他硬硬地敲了我幾下，然後說：

「你敢估定我的命運嗎！你這惡魔！……」他一下又似乎有點怔忡了。好像在回憶中，他抗斗着壓在他頭上的命運；那個從小以來便由自己茹痛含辛而抗斗，直到現在還沒有把它推翻下自己腦袋來的命運。但當我抱着頭呀呀呀地向他討饒時，他便丟開對那個惡命運的可怕的睥睨，轉來對我送出一付笑臉來了：「你這不死的老鬼！我的命運的代理人！我要做皇帝給你看！」

關於「皇帝，」我們十分知道是怎末一回故事，於是我們都大笑起來了。我玩味着他這個「皇帝，」品嚼出一股很新穎的滋味。

一九三一，他的「鹹菜兩碟碟」的學校還沒有住完，他出走了。那時

。我還在故鄉。我們相距有三百里，但我確切得如在夜行中望天上的星斗一般，我望見了他的轉移的方向了。他一定飛隱了：如同北斗的尾巴，飛隱在夜的雲幔里去；而在另一面這條尾巴又必然光芒四射地被另一地帶的眼睛看見。

當我拋棄了開墾的工作，而來再登上藝術之境時，我走到一個都市去了。我在這里恰巧又碰到了他！這是個奇遇！他第一面便對我說：

「好呀，朋友，我們又來相聚了。可是你再不能罵我做『小兄弟。』我已經長大了呀，你看！」他拍了拍脯子，又上下等了等身量，顯出他那一條已經够四尺八九寸來長的黑條條的身子。「我已經有了這樣一條好身子！」

我眞歡忭極了。現在我的眼前，他是一條黑犇犇的茁壯的常青樹！在還上面，實在已經支持得住一個無量沉重的大事業的担子了。我眞歡慰我有了這樣一個大的「小兄弟。」我於是拍了他一下肩頭，仍然不禁地有意地又挑撥了他說：

「你是長大成人了，『小兄弟！』但你仍然是一個『小兄弟！』」

他不再和我爭辯了。過了一陣，忽然在他的眼睛里，放出一條歡快的亮光，表示了不僅不愛再和我爭辯，反而更好像非常歡喜有我這樣一個「老哥」的樣子，知道了爲了什嗎我叫他「小兄弟，」——因爲在我面前再沒有一個比他小的可愛的弟弟——他於是說了：

「我們就這樣生活下去吧，老哥！我們兄弟們永遠携着手！」

他拖着我的一只臂膀，於是走到我們的廳中了。

便在這里，我們研究了一個時期的哲學，和政治問題，並且自由地開闢了一點榛莽。

我們主要的閑暇時間里的談天材料，是這樣一束東西——「人類性的傾向，」「階級性的決定，」和社會與藝術混合的從實際體驗中出發來的一般問題。他對於這些，都有了很好的見地。如同一個老歌劇家，高唱他的熟悉的詞句，他句句道出了嘹亮的眞理。

在他的生涯中，突然又出現了一段羅曼司了。

他被愛於一個小小的姑娘，彷彿藤蘿爬上了樹枝，那般被縛得吃緊而且不吝惜糾纏。他好好地被綁住了，雖然看去幷不情願，可是在他還未決定盡全力來掙脫時，他是如同一只小雀，死死地被抓在鷹爪中。即使他是一只猛虎，也如同陷入陷阱中了。

那個小姑娘——是個有意識的女孩子。可以說她的精神的成長，完全是由小張灌溉來的。小張在這里開墾，開始便開出了這樣一塊寶石！哈，妙！但她僅僅可以說是一個窈窕的女孩子。她的對於理想事業，也僅是抽出了一點愛慕的窈窕的小芽。而這生命的芽子，還不能說是有用無害的東西。正如同生物的芽剛抽出土，她是帶着一切生發，新鮮和猛進來了，然而也就在其中帶來了毒素與害虫。她的土壤太不深厚。她無知地迷想了他

，幾乎使他離開了工作。

「『小兄弟，』」我照例開他的玩笑說，「你的花兒開了。——你有了一個小洋囝囝呀。」

他便對我眯一眯眼，吃的一聲笑了。彷彿他很以為這個小洋囝囝比喻得不錯。隨即訴苦似的給我傾倒出他的不安和顧慮來，使我聽去如同在夏季的午後，從夢中醒來，孤獨的不耐煩地聽到了一串繁瑣的夏虫的叫噪。

我們有時携了手，走向野外去了。這時也是一個夏日。原野廣大的敞着懷抱，在麥浪奔湧的田野的四面，鑲了花邊似的盛開着一束一束的小花。我知道在這些麥浪深處，我的小張和他的小洋囝囝，無語地只用了一顆默然的心講過多少糾纏不清的愛的交涉了。那個小洋囝囝並不會說話，而却在臉上悲戚地挂出一付比會說話還要難堪的凄然的希望；一點願望要說出什嗎來的苦悶，使她的頭永遠抬着望着天了。而小張更痛心，確切地感到自己還沒有愛的資格。

過了一個時期，他便決然丟開這個地方走了。

在另一個地方，爲我所想像到的地方，存在了他的脚印。我知道那些脚印是多末勇毅，多末堅決。他彷彿再沒有那末一回事似的，丟開我們——我和他的愛人——並不紀念起什嗎小洋囝囝和「冒牌哲學家」——他慣常戲呼給我這個綽號——無語的可愛的悲劇來了。

最後，又彷彿從一個三角形的A角轉到B角，又從B角轉到C角，他倏忽地一月里給我來信，便轉換了三個都市。在第一個都市上，他來信說：他幾乎被貓爪抓去了，雖然自己的生活，並沒有一時在一個白天。在第二個都市上他來信說：他觀光了全面的，廣大的洋囝囝市，簡直是一個洋囝囝的世界，他驚奇這個世界來得太古怪了。不過這古怪也只存在了一陣，他便又立刻予以決定的解決——對它放出一付嚴悪的憎恨的臉色。在第三個都市上，他來信說——不，那幾乎不是來信，而是一陣風的傳語了；他已經作了待決者；希望四方的朋友，予以可能的援助。然而不幸，世事經常在可能的範圍內，却不被人們努力地實踐去，便這樣在可能而却不被人盡力於這可能的人性間的卑劣下，我們的小張犧牲了。他使我永遠再看不見他的那一對有力的黑亮的眼睛。……

總歸是千百萬中的一個吧，小張的不復存在，正如同天上的繁星，倏然閃滅了一個。

(一)這是一個窮鬼中學校的佳號。因爲它只給學生們在每次餐桌上放兩碟子乾鹹菜，所以被人編出一隻歌來了。「××省，××師範，早起蒸饃，晚上稀飯，辣角角，鹹菜兩碟碟。」

(二)這是頗不容易地我所賜給一班少年朋友們的一個特別愛重的榮號

在城市裡（二十三）

張天翼

第十五章

屋子裏的娘兒三個——給唐老二驚動了一下，就噤住了聲。一直到那位客人走了，她們的談話就像一塊石頭突然掉到了水裏似的，再也揀不起來了。她們覺得煞風景，可是她們故意維持着這種有點兒僵的局面，彷彿要拿這個來加深對唐老二的憎恨。

老太太把腿子掛在床上，兩脚離地半尺來高——重甸甸地盪了幾盪。她用種挺小心的聲氣叫小小高來裝水烟袋，一面儘回想着唐老二那付有把握的臉相：她努力叫自已相信他的話對。

『他說的道理倒是不錯的，』她很內行地判斷着，把口形裝得要發一個『O』字音的樣子——去門上水烟袋。『政府的規矩向來就是這個樣子，』她想了一想，似乎要勾出她早年的什麼回憶來，『嗯，的確。憑他的才具——眞的要升下子才行哩。不錯，還有他的——他的——他辦事那個樣子認眞。………』

她歎一口氣，兩道烟打鼻孔噴了出來。芳姑太太可退了一步，拿手絹揮揮衣襟，還擺出一付滿不願意的臉色。

做娘的垂下了視線。她忽然感到她做了一樁什麼對不起女兒的事：這麼一個唐老二！——她也太相信他的話！芳姑太說不定在生她母親的氣。做什麼呢——一點個小事情也生氣？這位姑太太自從出門就沒過過一天好日子，可是別人還拿這些來傷她身體。

她五成爲了要安慰這大女兒，五成爲了替自已補過，她對芳姑太抬起眼睛來：

『這樣子好不好？——找梁太太來摸十六圈：陪你。怎幹？』

小鳳子在唐啓昆走的時候，掀開窗帘往外面張望了一下。嘴裏咕噥：

『這倒頭的東西！』

不過心裏總有點兒什麼攪得她不大平靜。她有種奇怪的想法：她覺得唐老二常常跑來——不是爲的姐姐，也不是爲的爹爹姆媽。那個男子漢死了老婆，幾年來都打着單。他身上發散着那種三四十歲的爺們常有的氣味——肥皂不像肥皂，油垢不像油垢，祇要你一聞到，就似乎感得到他內部有種什麼念頭在那裏發酵。

『討厭鬼！』

一罵着這句話，她那張血紅的嘴就一堵。

可是連她自已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她總感到蹈在一個軟綿綿的墊毯

地方似的。她隱隱地覺得她身份比家裏什麼人都不同了點兒，有時候——當着那位客人的面，她故意裝出一付冷漠的樣子，把那張瓜子形的臉抬起些，哼兒哈的不怎麼理會，一面趁人不注意的當口瞟別人一眼。

她想像着她可以把那個男人隨便使喚：她覺得這是一樁很稱心的事，不過她一直沒這麼做過。她一直讓自己站得高高的。可是那位客人顯出了膽小，不敢想法子去親近她，她就生起氣來，好像人家該替她做到的事沒給辦到似的。

『混蛋！——他走了！』她臉有點發紅，尖着嗓子嚷。『人家好意要換換牌，他倒走了！……這個樣子倒也好：不然的話——哼，那付賊頭賊腦的樣子眞犯嫌！老是朝人家看——一股賴皮涎臉相！……下回子我要不許他上我們的門！』

似乎爲着要加强她這樣自信，她又壓着聲音叫：

『眞犯嫌！眞犯嫌！眞犯嫌！』

隨後她索性放任了他，祇顧做她自己每天的功課去了：她叫小高端一張椅子放在廊子上，照平常那樣拿起標點本的紅樓夢來——永遠是第一冊。

這時候做娘的就用着幾年來的老笑法，用着幾年來的老口氣——扁着嗓子跟芳姑太取笑她：

『你望望你這個好妹子瞧！——這倒頭的丫頭！這些個書人家家裏哪個作興看的嗄：紅樓夢總是偷着看，生怕給人家曉得，要是給人望見簡直不得了。這倒頭的丫頭倒——，嗯，大方得很哩！——坐在廊子上看！』

『該派的嘛，』小鳳子搶着答，拚命忍住了笑。

溫嫂子可在旁邊笑得喘不過氣來。然後往門框上一靠，揉着胸脯來調理自己的呼吸。嘴裏不住地哀求別人別再往下說，不然的話她眞的會倒下地去。

那位老太太於是把人家早就知道了的那件事又報告一遍，並且照例是有條有理地從頭講起：

『都是她哥哥哎：他叫她看小說子的。那天子是這個樣子的：我跟小鳳子到梁家去，後來上街買襪子。小鳳子是——不是絲的就不穿：她揀了好一陣子，不得個生意。倒是梁太太代她揀了一種花式：青蓮的顏色倒不大深。買了。一家來華太太來了，玩了八圈牌。到晚上老太太就說要買一本什麼書的，才好哩，價錢倒不貴。第二天就買嘛。文侃就說：小鳳子也要看點個書才行哩，看看小說子也好。……』

芳姑太耐心着一直等母親說完，可是嘴巴不自然地動着，不知道要怎麼下斷語。

全家祇有她還滴溜着那封電報的事。上床睡了之後，她仔仔細細把唐老二嘴裏的官場規矩想了一遍。她輕輕敲敲板壁：

『姆媽，姆媽。……那塊恐怕是有這個規矩的。』

『什麼地方的規矩？』

『我說哥哥。』

『當然囉。』

接着老太太怕女兒怪她太相信唐老二的話，於是又小聲兒說：

『不過唐老二——他的話靠不靠得住還不曉得哩。』

三太太房裏飄出了哼聲。文侯今晚大概又不回來，祇讓那小孩子哭着，像沒有了父親似的。那個做娘的的嗓子發了抖，說不定在淌着眼淚。她似乎並沒顧到——她能不能哄她孩子睡覺，能不能逗得她孩子安靜。她祇是替她自己掙扎：掙扎得沒了力氣，就不期然而然地哼出她心底裏的一些什麼東西來。

芳姑太靜靜地聽着，忽然覺得這麼苦苦哼着的是自己。她兩腿擱在冰上的樣子，冷得發了一陣麻。於是她把耳朵緊緊貼在枕頭上。好像滑到了一個深坑邊沿上又猛的轉了身似的，她大聲說：

『那句話是對的，那句話是對的！唐老二一蹄子祇有這一句話靠得住。……』

那封電報老實是個喜訊，不然文侃不會憑空花錢來打這麼一個電報。她提心吊胆地把臉抬起點兒——聽聽三太太那邊的響動，彷彿窺探什麼可怕的人在不在那裏伏着。

隔壁小鳳子尖聲嚷了起來：

『三嫂子你做做好事行不行！——大家都睡了，你還吵得人家不安神！』

於是就祇剩了小孩子那有氣沒力的哭聲。這邊小鳳子又委屈又憤怒地吼了一口氣。

那不成調的哼聲一被住，芳姑太忽然覺得丟失了一件什麼東西的樣子。她有點高興，似乎那件失掉了的東西是一個禍害。一方面她又感到空蕩蕩的，糢里糢糊想要把牠找回來。

眼睛閉着。可是她放不下心，彷彿有一個難題糾住了她，叫她去弄弄明白——那丟了的到底是件什麼東西。

床在那裏翻筋斗，耳邊響起了誰的不成句的談話。她瞧見了一個人低着頭在忙着什麼事——那個人的面貌漸漸變得分明起來，漸漸向她走近來。他是文侃。他捧着一件什麼往她跟前一推。她知道這就是她剛才丟失了的那件東西。……

可是她身子一震，完全清醒過來了。

『這是一個好兆頭，』她對自己說。『他要升次長……』

她這就決定明天要打個電報去問，不過她不知道這該怎麼措詞。這時候文侃家裏也許有許多客人，不住地對文侃作着揖：

『恭喜恭喜！……』

她翻了一個身。眼睛發着濕，好像有藥水滴了進去似的。聽着祝壽子打鼾，她自己可怎麼也睡不着。她這種清醒勁兒叫她十分厭倦，十分疲勞，身上又發着燙。

第二天晚上她可又忍不住要去想這件事。接着第三夜，第四夜。

白天裏她做什麼事都不在意，連嵌五條都忘記了吃。總要溜嫂子提醒她：

『吃哎吃哎！……怎麼不吃呢——哎喲我的媽！眞是！』

芳姑太靜靜地想：

『不吃不要緊，我倒不在乎這一點個。反正祝壽子再過五六年就成了大人，怕什麼。舅舅一定照應他。』

隨後她精密地把文侃的官運預測了一下。過這麼七年，總會再死一個上官的。一個部長位子——不怕文侃拿不穩。那時候祝壽子剛好二十歲。

『祇要他肯幹——舅舅一定給他。』

她認定她這時候該早點兒給祝壽子決定一個位置。這件事頂好跟老太爺細細談一下。

『爹爹，你看祝壽子——到底做什麼事好？』

這時候才吃過晚飯，電燈還沒有開。桌子下面點着蚊烟，滿屋子都滾着濃濃的霧，刺得鼻子發疼。

桌子擺着五六隻錶，像兵隊那麼照大小排着。老太爺正拿起一個很小的來，湊近嘴哈了一口氣，然後用一小塊絨布使勁地擦起來。

『這個是新買的，』他得意地說。『我還看見一口鬧鐘——從頭到脚碧綠，才好玩哩。明兒個我要去買來。……你望望瞧：這個錶。』

他女兒剛要把牠接過去——他可又縮回了手：他怕她給弄髒。他取下眼鏡放到抽屜裏，接着很謹愼地拿錶掛到墻上的釘子上。那里已經掛着牠的好幾個同件：方的，圓的，黃的，白的，灰色的。還有兩隻小手錶——連着帶子掛着。

對面香几上可放着一口座鐘，旁邊配兩個小的，彷彿帶着兩個女兒。書架上有兩口鬧鐘對牠們窺探着，祇有那口雙鈴的——對着茶几上那口八音琴。

老太爺似乎想要掩飾他剛才的舉動——他回到了原先的題目：

『你說的什麼？——祝壽子怎幹？』

那個重說了一遍。

『哦，這個！』他打桌上又拿一隻錶。『祝壽子——當然囉，他高興念書就給他念書。他要歡喜算學的話——也祇好隨他。唉，沒得辦法，如今的孩子！世界也就是這個樣子，這個樣子。一人不念書，光祇學學英文，也有飯吃。祝壽子——你隨他罷：不念書就不念書，學師範不也是一樣的？——我的眼鏡呢，我的眼鏡呢？』

他怔了一陣，不耐煩起來：

『眞要命！眞要命！家裏人太多了，東西一下子就找不到。他們代我放到哪塊去了嘎，放到哪塊去了！』

一直到抽出了抽屜他才平靜下去，不過還嘟噥了幾句。他用老手法擦着那隻錶，突然又抬起了臉：

『我剛才說的什麼，……哦，是的。這個世界作興這個樣子。你哥哥還叫小鳳子看小說子哩。報紙上也談過紅樓夢，在那天子的報上，在—』

他起身到那些新打的書櫃跟前翻着。那裏面嵌得滿滿的——都是一樣大小，一樣裝釘的簿子。這全是老太爺的手鈔本。每天晚上新聞報一送到，他就拿下那份快活林來，帶上眼鏡，把上面每一篇文章都從頭至尾鈔一遍。

『看報是有益處的，』他說。『我這個功課——十幾年沒有斷過，倒學了許多新學問。不管什麼東西，一查就曉得。比那部家庭萬寶全書還要有用。』

從前這些本子全給堆在書架上。文侃一得了好差使，這才定做了這些書櫃。他生怕別人翻亂他的：每年伏天裏把這些本子拿出來晒的時候，總是他老人家親自動手。

可是他現在怎麼也查不出那篇文章：這上面——他沒抄下題目來，作者名字也沒有，也沒有註明日子，沒寫上冊數。

他茫然地關上櫃子門，回到原來的坐位上。他帶着確信的樣子補了一句：

『的確有的：報上談過的。』

隨後就沒那回事的樣子——專心對付手裏那隻錶去了。

老太爺的這些舉止——他女兒似乎全沒瞧見。她祇拿小指注在桌上，眼對房門出神。她想到祝壽子二十歲那年可以在他舅舅部裏幫點忙。他可以當個科長，再不然就是秘書。將來大家說不定對唐老二氣忿不過，把他做的那些壞事全舉發出來——到祝壽子那里去告。

他該怎麼辦呢——祝壽子？

那張唐老二的長臉在門角落裏顯現了出來：苦巴巴地在哀求着她。

她歎了一口氣：

『唉，其實也可憐哩。』

一個人做事別做得太過份：傷了陰隲對自己可沒好處。

然而不多幾天——丁壽松來吐露了一些消息之後，她又改變了主意。

『什麼，他要把棐公蕩的田賣給何六先生？他還要問華家裏借錢？』

這些事逼得她回到了實實在在的世界裏來。她馬上想像到唐老二跟前堆着一疊疊的現洋，笑嘻嘻的在表示勝利。

『這殺坏！』芳姑太太用力掀動着她那發了白的嘴唇。『現在想個什麼法子呢，想個什麼法子呢？……我們一定要對付他！』

丁壽松說着華幼亭的名字的時候——他食指在左手手心裏寫着字。現在他發了楞，覺得自己做錯了一件事，那根手指就一直莫明其妙地在掌心裏畫着。他在肚子裏怪着他自己：

『怎麼一順嘴就說了出來的嘎！』

好久沒來看他這家自家人，他就覺得生疏了些。他在唐家裏倒還住得慣，唐老二對他一點也不見外：他到底在二少爺那里拿到了三塊錢。

『哪，』二少爺鏘郎地把錢往桌上一扔，『接濟你的！』

明明別人應允過他，可是他也吃了一驚。

『不是鉛版的吧？……』

拿到老陳房裏細細地考究了一下：塊塊都足有七錢二分，並且沒一塊啞版。

他對自己立過誓：他要替二少爺忠心做事。可是——唉，怎麼的呢？眞見鬼！他做人似乎嫌太熱心了點兒：他瞧着溜嫂子那股暖勁兒，瞧着那位向來冷板板的姑奶奶——居然這麼看重他，他覺得全身都輕鬆起來，飄了起來。起先他還賣關子，可是這種派頭在這種地方有點不合宜。他想：

『我們姑奶奶倒是個好人。』

就這麼一下子——那些話溜出了嘴巴。他並且還加了一句：

『我看見的：我看見唐老二跟他們十爺商量。……』

一瞧見芳姑太臉子板了起來，嘴唇發了白，丁壽松可惶惑起來了。他結里結巴地說：

『不過——不過——的確不的確——我是——眞的，我倒不明白。』

今天他左眼睫得更加細了些，不住地擠出了淚水。時不時霎着，看來他很不安的樣子。他好幾次抬起手來——好像要去撫摩溜嫂子似的，可又放了下來。嘴裏咕嚕些連他自己都不明意義的話。他恨不得逼他家姑太太明明白白說一句——

『我相信連你也不明白。』

半點鐘之後他敗退似地坐了下來。他拿右手撑着下巴，定下心來想了一想：到底會不會出什麼亂子。

熱鬧——他倒愛看。在鄉下他就來這麼一手。

『你望着罷：我要煽得他們做戰給我看，』他常常小聲兒告訴他老婆。『頂多到下個月初幾裏——有人要孝敬我塊把錢。反正世界人心都壞，並不是我格外乖巧，歡喜掉人家槍花：不這個樣子活不下去嘛。』

不過他從來沒在爺們兒跟前玩過花樣：這還是頭一次。他向來就知道奶奶少爺他們難說話，這回——

『唉，眞是的！這回我偏偏夾在中間！』

他要叫自己別這麼提心吊胆，他拚命叫自己相信——沒有他耽心着的

這麼難辦。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的。眞是的。怕他們會打架啊？』

瞧着姑奶奶這麼愛體面愛乾淨，二少爺這麼有禮節，丁壽松簡直想像不起——他們決裂起來是怎麼個勁兒。他們頂多吵鬥幾下，兩個人連面都不見：唐老二就再也不會明白——他那些秘密打算是誰洩露的了。

丁壽松變得活潑了點兒。他到廚房找着瀏嫂子說了幾句，還一路地跟她走出來。她一進了太太小姐們的屋子裏，這位男客就在廳上等她一會。

『不是我歡喜說人家閒話，』他小聲兒說。『唐老二的確是——是——嗯，』他搖搖頭。

既然他做了一件不安心的事，做了一件對不起唐老二的事，於是想要對自己解釋似的——努力去想一些唐老二的壞處。他站在明白事理的人的地位上把那位少爺批評了幾句。他認為唐家這麼大一筆家私——敗到借債過日子，這是第一樁混賬的事。還有，待一個寡嫂也不該來這麼一手。這里丁壽松抿了會兒嘴，輕輕地歎了一聲，彷彿一位老太公談起他的敗家子。末了他往前趕了一步，讓自己跟瀏嫂子靠得更近些：

『吃又吃得那樣子兇，那個唐老二。天天要吃鷄，魚呀肉的唉！』

對他丁壽松呢——哼！這就叫人不懂！——怎麼寶田偏偏要賣給那個什麼何雲蓀！

丁壽松念頭一觸到這上面，他就覺得受了委屈。在小火輪上的何仁兄跟如今的何老爺——簡直是兩個人。他越想越古怪，越想越不服氣，這心情就好像他好心借給朋友一筆錢，人家可反口不認，或者逃開了他。

他把嘴一披：

『嘿，寶田！那個姓何的才不買哩。姓何的也沒得錢——跟我一樣！……』

